顧寧人先生學譜

謝國楨編



亭林先生中年以前小像

顧寧人先生學譜提要

顧寧人先生爲有清一代大儒．清代考證之學．寧人實開其端．其學風大旨可分二點．（一）通方致用．（二）求知求眞．求知求眞．即啓有清考訂之學．而通方致用則淸儒所不及．顧其箸述甚繁．初學者不易卒讀．而且欲得其思想系統甚難．

本篇之旨．在將寧人之學．爲有系統之介紹．便初學之閱覽．亦可供研究寧人之學者之一助．大旨效黃太冲著學案及李穆堂著陸子學譜體例．共分爲四章．

一傳略　將寧人一生事實學問品格加以介紹．用阮芸臺國史儒林傳稿體例．彙參己意．取便發揮．

二學術述要　寧人箸作如日知錄文集天下郡國利病書諸類．茲撮要鉤玄．分爲經學．治道．文史諸篇．爲有系統之介紹．雖此寥寥三萬餘言．已足見寧人學術之梗概．

三著述考　寧人著述甚繁．考其存亡板本原委．近人顧頡剛所著之亭林著述考．及日

人長澤規矩也之著述考均經採入。

四學侶考　寧人交遊最廣，身與江南社事，亦爲革命人物（見拙作晚明黨社考）而其見善勇爲，取於人者最多。此篇在述晚明社會之背景及寧人時代之學風。

至寧人之先世，張石舟撰年譜已未能詳言。今承江安傅沅叔先生假陳濟生啓禎遺詩有顧氏先世傳，爲世間祕本，雖石舟亦未嘗見之也。

顧寧人先生學譜

目次

顧寧人先生學譜

一　傳略（生於明萬曆四十一年癸丑卒於康熙二十一年壬戌）（公元一六一三——一六八二年）

先生諱炎武初名絳．更名繼紳．後仍名絳．字忠清．乙酉更名炎武．字寧人．學者稱亭林先生．又嘗稱名曰圭年．亦或署蔣山傭（張穆撰年譜）顧氏爲江東望族．五代時由吳郡徙徐州．南宋時遷海門．已而歸吳下．遂爲崑山人．（江藩漢學師承記）曾祖章志．字子行．號觀海．嘉靖癸丑進士．官至南京兵部右侍郞．贈都察院右都御史．侍郞生左贊善紹芳及紹芾紹芳字實甫．號學海．萬曆丁丑進士．翰林院檢討．經筵日講官．左春坊左贊善．紹芾字德甫．號蠡源．生員．遵例入國子監．天才俊逸．工詩古文．善書法．爲董香光稱許．贊善生同應．字仲從．一字賓瑤．廩生．萬曆乙卯戊午副榜．恩蔭入國子監．工詩文．著有藥房秋嘯等集．娶何氏．仲從之子五．

寧人其仲也。德甫生同吉。字仲逢。早卒。聘王氏。未婚守節。撫寧人爲嗣。(張譜)

嗣母王氏。遼東行太僕寺少卿宇之孫女。太學生述之之女。年十七而仲逢亡。來歸於顧。(亭林餘集先妣王碩人行狀)養寧人於襁褓中。撫育守節。事姑孝。曾斷指療姑疾。崇禎九年直指王一鶚請旌於朝。(漢學師承記)未幾天下兵起。明亡。乙酉清兵入南京。其時寧人奉母避兵僑居常熟之語濂涇。介兩縣之間。七月乙卯崑山陷。癸亥常熟陷。母聞之遂不食。絕粒者十有五日。遺言曰。我雖婦人。身受國恩。與國俱亡義也。汝無爲異國臣子。無負世世國恩。無忘先祖遺訓。則吾可以瞑目於地下。己卯晦。母王氏卒。又數日而兵至。(行狀)

寧人幼時。母王氏授以小學。紡績之暇。尤好觀史記通鑑。及明代政紀諸書。而於劉文成。方忠烈。于忠肅諸人事。自寧人十餘歲時。即舉以教。年十一歲。祖蠡源公即授之以溫公資治通鑑。且訓之曰。「著書不如鈔書。凡今人之學。必不及古人也。今人所見之書之博。必不及古人也。小子勉之。惟讀而已。」(亭林文集鈔書自序)寧人生而雙瞳子。白邊黑。見者異之。三歲時患痘。左目微眇。讀書一日十行。年十四爲諸生。與里中歸莊善。同遊復社。有歸奇顧怪之

目。（張譜稼案徵雲堂雜記云。元恭歿。余以詩哭之。又爲文祭之曰。「先王道喪。士習儒懦。孔子有言。必也狂獧。歸奇顧怪。一時之選云云」按四字出於此。）方常熟圍守時。寧人方應崑山令楊永言之辟。與嘉定諸生吳其沆歸莊。共起兵。奉故鄖撫王永祚。以從夏文忠公彝仲於吳江。東授寧人兵部司務。既不克。永言遁去。其沆死之。寧人與玄恭幸得脫。而母王氏遂不食卒。寧人既膺母教。常懷反正之思。次年閩中（唐王）使至。以職方司主事召。欲與族父延安推官咸正赴之。念母氏未葬。辭未赴。次年幾預吳勝兆之禍。葬事畢。將之海上。道梗不前。庚寅有怨家欲陷之。僞作商賈遊京口。又遊禾中。次年之舊都。拜謁孝陵。變姓名爲蔣山傭。癸巳再謁。是冬又謁而圖焉。甲子僑居神烈山下。遍遊沿江一帶。以觀舊都畿輔之勝。顧氏有三世僕曰陸恩。見寧人日出遊。家中落。叛投里豪。丁酉四謁孝陵。歸持之急。乃欲告寧人通海。（時通鄭成功者謂之通海。實江南之大獄也。可知者有金壇無爲等九縣。大士皆羅通海之獄。）乃亟往禽之。數其罪。湛之水。僕壻復投里豪葉氏。謀報怨。以千金賄太守。告寧人通海。不繫之訟曹。而繫之奴家。甚危急。有求救於錢謙益。謙益欲寧人自稱門下。而後許之。其人知不可。而恐

失事機。乃私書一刺。與之。寧人聞之急索刺還。不得。列揭文於通衢以自白。謙益亦笑「曰事人之卞也。」（見張譜）時路舍人澤溥者。故相文貞公振飛之子。寓洞庭東山。識兵備使者。爲之愬寃。其事遂解。至鍾山葉遭刺客。追至金陵太平門外。擊之。傷首遇救得免。（按張譜云歸玄恭集有與葉嵋初書。爲亭林解說。）於是寧人浩然有去志。五謁孝陵。始東行。墾田於章邱之長白山下。以自給。戊戌遍遊北都。謁長陵以下。圖而記之。次年再謁十三陵。而念江南山水有未遊者。復歸。六謁孝陵。東遊至會稽。次年復北謁思陵。攢宮。由太原大同以入關。又北走榆林。康熙甲辰。與李因篤天生同謁攢宮。爲文以祭。往代州墾田。每言馬伏波田畯皆從塞上立業。欲居代北。曰「使吾澤中有牛羊千。則江南不足懷矣」又苦其地寒。但經其始。使門人掌之。而身出遊。丁未之淮上。次年自山東入京師。萊之黃培有奴姜元衡告其主詩詞悖逆。案多株連。又以吳人陳濟生所撰忠節錄指爲寧人作。寧人聞之。馳赴山左。自請繫勘。李天生爲告急於有力者。親赴歷下解之。獄釋。復入京師。五謁思陵。自是遍往河北諸邊塞者幾十年。（師承記）每念故國。發爲詩歌。悲壯激烈。（石韞玉撰傳）丁巳六謁思陵。始卜居陝之華陰。嘗

謂人曰「徧觀四方惟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清議。而華陰綰轂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一出關門。亦有建瓴之便。」乃定居焉。王徵君山史築齋延之。寧人置田五十畝於華下。供晨夕。「而東西開墾所入。別貯之。以備有事。觀此則寧人之舊所學。固欲待時而用。未嘗一日忘乎光復之大計也。」（自而東西至末錄鄧實節顧亭林學說）凡寧人之遊。以二馬二騾載書自隨。所至阨塞。即呼老兵退卒。詢問曲折。或與平日所聞不合。則即坊肆中發書而對勘之。或徑行平原大野。無足留意。則於鞍上默誦諸經注疏。偶有遺忘。則即坊肆中發書而熟復之。（師承記）有勝地。必訪名士。交好古君子。卿大夫致位巷處者無不慕寧人。所至爭逢迎之。欣然欲與之游。唯不喜榮利。嘗事要人。拒不與通。（劉紹攽撰傳）方大學士孝感熊賜履主明史館事也。以書招寧人爲助。答曰「願以一死謝公。」戊午特開博學鴻辭科。同邑葉閣學訒庵。長洲韓慕廬侍講。欲以寧人名薦。寧人致書曰。先妣未嫁過門。養姑抱嗣。爲吳中第一奇節。蒙朝廷旌表。國亡絕粒。以女子而蹈首陽之烈。臨終遺命。有毋仕異代之言。載於誌狀。故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矣。

「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則以身殉之，一死而先妣之大節愈彰於天下，使不類之子，得附以成名，此亦人生難得之遭逢也。」（亭林文集與葉訒庵書）知寧人志不可屈乃已。於是寧人絕迹不入都（張譜以上參節全謝山祖望鮚埼亭集顧先生炎武神道碑江子屏藩師承記張石洲穆年譜亭林文集國粹學報丙午黃晦聞節顧亭林學說（按張譜云先生之辭大科乃二徐之力謝山蓋誤以梨洲之事（刃鋸具在無速我死）例先生也故從張譜）或曰「先生盍亦聽人一薦，薦而不出，其名愈高矣。」笑曰「此所謂釣名者也，夫今婦人之失所天也，從一而終，之死靡忒，其心豈欲見知於人哉，若曰必待人之強委禽焉而力拒之，然後可以明節，則吾未之聞矣。」（與人書二十四）又與人書曰「彈琵琶侑酒，此倡女之所爲，其職則然也，苟欲請良家女子出而爲之，則怫然而怒矣，何以異於是。」（與人書十九）是誠有爲而言者矣。崑山徐相國元文兄弟，寧人之甥也，檵庵尚書未遇時，寧人振其困乏，垂是一門鼎貴，以書迎之，南歸爲買田置宅，拒而不往，或叩之，答曰「昔歲孤生，飄搖風雨，今茲親串，崛起雲霄，思歸尼父之轅，恐近伯鸞之竈，且猶吾大夫，未見君子，徘徊渭川，以畢餘年足

矣。」庚申其妻卒於崑山。寄詩輓之而已。又二年壬戌正月。卒於華陰。年七十。（據張譜改正。墓表及師承記作六十九非）（神道碑）無子。自立從子衍生爲後。門人奉喪歸葬。弟子吳江潘耒收其遺書序而傳之。（師承記）事人之學。於書無所不窺。尤留心經世之學。（神道碑）晚益篤志六經。謂。「古今安得別有所謂理學者。「經」學即「理」學也。自有舍經學以言理學。而後邪說以起。不知舍經學則其所謂理學者禪學也。」故其本朱子之說。參之以慈谿黃東發日鈔。所以歸咎於上蔡橫浦象山者甚峻。於同時諸公雖以苦節推百泉二曲。以經世之學推梨洲。而論學則皆不合。（神道碑）

其論學則博學有恥爲先。（國史儒林傳本傳）其於友人論學書云。「愚所謂聖人之道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恥之於人大矣。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嗚呼。士而不先言恥。則爲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爲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

(亭林文集卷三與友人論學書)所謂博學於文者寧人復申之云.「君子博學於文.自身而至國家天下.制之爲度數.發之爲音容.莫非文也.品節斯斯之謂禮.」又曰「禮誠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故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日知錄卷六博學於文條)所謂行己有恥者.寧人復申之云.「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不爲.人而如此.則禍敗亂亡.亦無所不至.」又曰「恥之於人大矣.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日知錄卷十三廉恥條)然而博文有恥之要.尤在約之以禮.嘗曰「禮者本於人心之節文.以爲自治治人之具.」(文集儀禮鄭注句讀序)又曰「諸君關學之餘也.橫渠藍田之教.以禮爲先.孔子嘗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而劉康公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然則君子就學舍禮何由.」」(蔣亭林學說節錄)其於禮之界說.包含至廣.嘗曰.「聖人之道.下學上達之方.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職在灑掃.應對.進退.其文詩書三禮周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處.辭受.取與.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法.其所著之書皆以

撥亂反正。移風易俗。以馴致乎治平。而無益者不談。一切詩賦銘頌贊誄序記之文。皆謂之巧言。而不以措筆。其於世儒盡性至命之說。必歸之有物有則。五行五事之常。而不入於空虛之論。僕之所以為學者如此。（文集卷六答友人論學書）故寧人論學綜覈名實於禮教尤兢兢。謂風俗廉恥之防潰。由於無禮以維之。常欲以古制率天下。故其辨析名物。窮原竟委。切深不苟。不為夸大之言。（彭紹升撰述）

由是而考寧人學行之旨。非欲徒存諸空言。在求諸行事。故於家國之責。則曰。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魏晉人之清談。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謂楊墨之言。至於使天下無父無君而入於禽獸者也。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日知錄十三正始條）又曰。「張子有云民吾同胞。今日之民。吾與達而在上位者所共也。教民以事。此達而在上位者之責也。教民以言。此亦窮而在下位者之責也」。（據亭林學說節錄）故寧人之學。大抵主於斂華就實。救弊扶衰。（國史儒林傳）自經史以至國

家典制郡邑掌故。以至聲韻。金石。輿地。天文儀象。河漕。兵農之屬。莫不窮源究委。條理燦然。其所著書皆有裨於世風學術。（亭林學說）九經諸史。略能背誦。尤留心當世之故實。（潘耒次耕日知錄序）太息天下之材。以致敗壞。自崇禎己卯後。歷覽二十一史。十三朝實錄。天下圖經。前輩文編說部。以至公移邸抄之類。有關民生利害者。隨錄之。旁推互證。務質之今日。所可行而不泥古之空言者曰天下郡國利病書。然猶未敢自信。後周流西北且二十年。遍行邊塞亭障。無不了了。久而始成。其別有一編曰肇域志。則考利病之餘。合圖經而成者。（神道碑）其於經學也。於易則以昔之說易者。無慮數千百家。然未見有過於程傳者。嘗曰。「聖人所聞所見。無非易也。若曰掃除聞見。并心學易。是易在聞見之外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告人行事。所謂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者也。若夫墮枝體。黜聰明。此莊周列禦寇之說。易無是也」（文集卷四與友人書二）其於書已疑書序。及泰誓之僞。已漸起疑古之風。寧人之於音韻學也。嘗至萊州從任子良唐臣。假吳才老韻譜。而校之。（張譜）遂精韻學。（神道碑）言古韻者。自明陳第雖創闢榛蕪。猶未邃密。至寧人乃推尋經傳。探討本原。（國史儒林傳）

於是據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據古經以正沈氏唐人之失。而三代以上之音。部分秩如。賾而不可亂。乃別古今音之變。而究其所以不同。爲音論二卷。考正三代以上之音。注三百五篇爲詩本音十卷。注易爲易音三卷。辨沈氏部分之誤而一一以古音定之爲唐韻正二十卷。綜古音爲十部爲古音表二卷。而六經之文乃可讀。其他諸子之書。離合有之。而不甚相遠也。初寧人爲韻書旣成。厚自寶祕曰五十年後乃有知我者耳。當時見其大異舊說。知者尚少。未及十年。而言韻者無不宗寧人者矣。（劉傳）（文集卷二音學五書序）寧人自少旣好訪求金石之文。謂在漢唐以前者。足與古經相參考。唐以後亦足以與諸史相證明。可以闡幽表微。補闕正誤。不但詞翰之工而已。所至名山巨鎭。無不尋求。登危峯。探窈壑。捫落石。履荒榛。伐頹垣朽壤。可讀者必手自鈔錄。以得前人所未見者。輒喜而不寐。著有金石文字記。求古錄。抉剔史傳。發揮經典有歐陽趙氏二錄之所未具者。（以上據神道碑師承記金石文字記亭林學說相參而理之者。）

然寧人爲學之旨雖以金石音韻之學。觀之似無用矣。然實以考證古書與證明史學爲

歸．故與人書曰「某自五十以後．篤志經史．其於音學．深有所得．今爲五書以續三百篇以來久絕之傳．而別著日知錄．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共三十餘卷．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而未敢爲今人道也．」（文集四與人書二十五）由是知寧人負用世之略．當明末年奮欲有所自樹．而迄不得試．（神道碑）旣窮約以老．然憂天閔人之志未嘗少衰．（日知錄序）所至每小試之．墾田度地之法．隨寓饒足．（神道碑）而其所至無不察民之隱．俗之臧否．故其與薊門當事論積粟之利．則可以活千百萬人之命．而尤莫切於秦隴者．莫貴於貯米於倉．至來年而糶於民之法．救民水火．莫先於此．（用與薊門當事書之意）其見於文集著述處處皆然．於此而知寧人之學．必期關於朝政民生．酌古通今．旁推互證．不爲空談．一本於致用．（師承記）

寧人爲學之旨則在通方致用．而其治學精神．則在求知求眞．蓋不求知則學術之鑽研也必不能篤．不求眞則其方法．必不能確．玆舉寧人治音韻之學．於前所未詳之意以明之．古無切韻之說．許氏說文．鄭氏箋注．但曰讀若讀某而已．洎後古音不明．後人往往以今音肊改

古字，如朱子之詩經集註，爲叶音之說，其故在於不明音變之原因，故事人曰，「然一郡之內，聲有不同繫乎地者也，百年之中，語有遞轉繫乎時者也，況有文字而後有音讀，由大小篆而八分，由八分而隸，凡幾變矣，音能不變乎，所貴誦詩讀書尙論其當世之音而已矣，」故倡古詩無叶音之說，以「今之音讀古之作，不免乖剌而不合，於是悉委之叶，」此不知古音之過也，蓋四聲之起，始於宋王斌著四聲論，沈約撰四聲譜，於是始有四聲之說，古人之詩實無四聲之說，惟有遲疾輕重之分，在歌者之抑揚高下而已，故四聲可以並用，騏騮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合軜邑念四字皆平而韻驂，是古人四聲可以並用也，古人之詩雖無四聲之說，然韻之部位則有一定，「平聲音長，入聲音短，平聲之字多，入聲之字少，」詩之中以入爲韻者什之三，以平上去爲韻什之七，是知古人未嘗無入聲，但入聲爲閏聲耳，聲之高下本有部分，故聲韻之中有平上去而無入聲者，故歌戈麻三韻舊無入聲，侵覃以下九韻舊有入聲，是其例也，於是事人於讀詩之時而爲整理古音之事，事人云，「晚年獨居海上，惟取三百篇日夕讀之，懼子姪之學詩不知古音也，於

是稱爲考據列本證旁證二條．本證者詩自相證也．旁證者采之他書者也．二者俱無．則宛轉以審其音．參伍以諧其韻．無非欲使於歌詠可長言嗟歎而已矣．」本證旁證茲復可援例如后．

——本證者．如皮爲蒲糜切．而波坡頗跛皆以皮得聲．則當爲蒲禾切．又如服之房六切．其見於詩者凡十有七．皆當爲蒲北切．而無與房六叶者．以是類推之．雖無以他書爲證可也．旁證者．寧人之愚偏旁證采易獨詳．以時世近而聲音同也．如天如行．如慶．如明．凡五十餘字．悉載之首矣．此實周代之音非叶也．歷數彖象行凡四十有四．明凡一十有七．慶凡一十有二．無不同音者．又如當字詩無所附．六十四卦位．當不當凡二十有七皆讀平聲．決其爲古音無疑也．宛轉以審其音者．如唐玄宗以尙書洪範無偏無頗字互改爲陂．蓋不知古人之讀義爲我．而頗之未嘗誤也．易象傳鼎耳革失其義也．覆公餗信如何也．禮記表記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是義之讀爲我．而其見於他書者．遽數之不能終也．其列本證旁證參互諧法以眞確之見解．因科學分析之精神．眞實而不可移者如此．寧人對於治學之態度最

精確之言曰.

嗟夫古今一意.古今一聲.以吾之意而逆古人之意.其理不遠也.以吾之聲而調古人之聲.其音不遠也.患在是今而非古.執字泥音則支離日甚.孔子所謂幾於不可讀矣.

以吾之意而逆古人之意.其理不遠也之意.原本誠篇之旨具見治學問之方法能設一科學上之假設而獲其眞理.有清一代學術.實事求是之精神.能將古代學術還諸本來面目.所謂以清還清以明還明之旨.即倡導於此.校讎考訂訓詁諸學.寧人實有以啓之.即以音韻而論.寧人既有此結論.於是分古音爲十部.(音表附後)洎後音韻之學.益以倡明.由十部而推爲婺源江氏之十三部.金壇段氏之十七部.歙縣江氏(有誥)及高郵王氏之廿一部.音韻之學.蔚爲大國.影響於後世者如此.然在寧人之學.亦不過其一端而已.(據音論)

其論文也.凡文之不關於六經之旨.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爲.嘗曰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亂神之事.無稽之言.勦襲之說.諛佞之文.若此者有損於己.無益於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損矣.」(日

知錄卷十九文須有益於天下條）論著書之指曰．「今人纂輯之書．正如今人之鑄錢．古人采銅於山．今人則買舊錢．名之曰廢銅．以充鑄而已．所鑄之錢．既已麤惡．而又將古人傳世之寶舂剉碎散．不存於後．豈不兩失之乎．承問日知錄又成幾卷．蓋期之以廢銅．而某自別來一載．早夜誦讀．反復尋究．僅得十餘條．然庶幾采山之銅也．」（文集卷四與友人書十）蓋必古人之所未及．後世所不可少者．而後爲之．（日知錄卷十九著書之難條）寧人著書態度謹嚴若此．痛講學末之流弊．有請講學者謝曰．「近日二曲以講學得名．遂招逼迫．幾致凶死．雖曰威武不屈．然而名之爲累．則已甚矣．況東林覆轍．有進於此者乎．蓋以近來講學之師．專以聚徒立幟爲心．而其教不肅．方將賦茅鴟之不暇．何問其餘哉．」（師承記）

寧人性兀傲．不諧於世．身本南人．好居北土．嘗謂人曰．「性不能舟行食稻．而喜餐麥跨鞍．又謂北方之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南方之人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時人謂其切中南北學者之病．（師承記）寧人既斐然異人．以是不爲鄉里所喜．而寧人亦甚厭裙屐浮華之習．（神道碑）嘗慨然曰．「余嘗遊覽於山之東西河之南北．二十餘年．而其人益以

不似。及聞之大江以南。昔時所稱魁梧丈夫者。亦且改形換骨。學爲不似之人。而朱君乃爲此書。以存人類於天下。若朱君者。將不得爲遺民矣乎。吾老矣。將以訓後之人。冀人道之猶未絕也。」（文集卷三唐宋遺民錄序）嘗至京師。東海徐氏兩學士延之夜飲。怒曰。「古人飲酒卜晝不卜夜。世間惟淫奔納賄二者皆夜行之。豈有正人君子而夜行者乎。」（師承記）原一（徐乾學）南歸。欲延潘次耕同坐。寧人與書戒之曰。「在次耕今日。食貧居約。而獲遊於貴要之門。常人之情。鮮不願者。然而世風日下。人情日諂。而彼之官彌貴。客彌多。便佞者留。剛方者去。今且欲延一二學問之士。以蓋其羣醜。不知薰蕕不同器而藏也。吾以六十四之舅氏。主其家。見彼蠅營蟻附之流。駭人耳目。至於徵色發聲而拒之。乃僅得自完而已。況次耕以少年而事公卿。以貧士而依廡下者乎。夫子言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子貢之爲人不過與不若己者游。夫子尙有此言。今次耕之往。將與豪奴狎客。朝朝夕夕。不但不能讀書爲學。且必至於比匪之傷矣。」（餘集與潘次耕札）其狷介嫉俗如此。(師承記)李光地稱。「其孤僻負氣。譏訶古今人。必剛切。徑情傷物。以是吳人訾之。」（李光地寧人小傳）宜矣。

按李氏說之謬。全謝山爲寧人神道已辯之。全謝山之言曰。歷年漸遠。讀先生之書者雖多。而能言其大節者已少。且有不知而妄爲立傳者。以先生爲長洲人。可哂也。及讀王高士不菴之言曰。寧人身負沈痛。思大揭其親之志於天下。奔走流離。老而無子。其隱幽莫發。數十年靡訴之吏。曾不得快然一吐。而使後起少年推以多聞博學。其辱已甚。安得不掉首故鄉。甘於客死。噫。可痛也。潘次耕敍日知錄曰。有通儒之學。有俗儒之學。學者將以明體適用也。綜貫百家。上下千載。詳考其得失之故。而斷之於心。筆之於書。朝章國典。民風士俗。元元本本。無不洞悉其術。足以匡時。其言足以救世。是謂通儒之學。若夫雕琢辭章。綴輯故實。或高談而不根。或勦說而無當。淺深不同。同爲俗學而已矣。自宋迄元。人尙實學。若鄭漁仲。王伯厚。魏鶴山。馬貴與之流。著述具在。皆博極古今。通達治體。曷嘗有空疏無本之學哉。明代人才輩出。而學問遠不如古。自其少時鼓篋讀書。規模次弟。已大失古人之意。名成年長。雖欲學而無及。間有豪雋之士。不安於固陋。而思嶄焉自見者。又或採其華而棄其實。識其小而遺其大。若唐荊川。楊用脩。王弇州。鄭端簡。號稱博通者。可屈指數。然其去古人有間矣。崑山顧寧人先生。生長世族。少

負絕異之資，潛心古學，九經諸史，略能背誦，尤留心當世之故，實錄奏報，手自鈔節，經世要務，一一講求，當明末年，奮欲有所自樹，而迄不得試，窮約以老，然憂天閔人之志，未嘗少衰，事關民生國命者，必窮源溯本，討論其所以然，足跡半天下，所至交其賢豪長者，考其山川風俗疾苦利病，如指諸掌，精力絕人，無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書，出必載書數簏自隨，旅店少休，披尋搜討，曾無倦色，有一疑義，反覆參考，必歸於至當，有一獨見，援古證今，必暢其說而後止，當代文人才士甚多，然語學問必斂衽推顧先生，凡制度典禮有不能明者，必質諸先生，墜文軼事有不知者，必徵諸先生，先生手畫口誦，探源竟委，人人各得其意去，天下無賢不肖，皆知先生爲通儒也，要之寧人先生爲一代儒宗，清代考證之學，先生實開其風，然先生固有先生之旨在，固不可僅以考證之學目之，亦耕之言，固不可謂阿好之語也，

纂輯所用書目

錢儀吉碑傳集全祖望撰神道表　李光地撰小傳

李桓國朝耆獻類徵劉紹攽撰傳　石韞玉撰傳　彭紹升撰述

江藩漢學師承記

國史儒林傳

唐鑑國朝學案小識

張穆顧亭林年譜

顧亭林文集　餘集

音學五書音論

日知錄集釋　潘耒日知錄序

國粹學報鄧實顧亭林學說　學衡柳詒徵顧氏學術

附顧寧人十部表

部類	平	上	去	入
一部	東冬鍾江	董腫講	送宋用絳	

二部	三部	四部	五部	六部	七部	八部
支脂之微齊佳皆灰咍	魚虞模侯	眞諄臻文殷元魂痕寒桓刪山先仙	蕭宵肴豪幽	歌戈麻	陽唐庚	耕清青
紙旨止尾薺蟹駭賄海	語麌姥厚	軫準吻隱阮混狠旱緩潸產銑獮	篠小巧皓	哿果馬	養蕩梗	耿靜迥梗
寘至志未霽祭泰卦怪夬隊代廢	御遇暮候	震稕問焮願慁恨翰換諫襉霰線	嘯笑效號幼	箇過禡	漾宕映	諍勁徑映
質術櫛昔職物迄屑薛錫月沒曷主點鎋麥德	屋沃燭覺藥鐸陌麥昔		屋沃覺藥鐸錫			

九部	蒸登	拯等	證嶝	
十部	侵覃談鹽添咸銜嚴凡	寢感敢琰忝儼豏檻范	沁勘闞豔㮇釅陷鑑梵	緝合盍葉帖洽狎業乏

遺事

亭林先生貌極醜怪。性復嚴峻。鼎革後獨身北走。凡所至之地。輒買媵妾。置莊產。不一二年即棄去。終已不顧。而善於治財。故一生羈旅。曾無困乏。東海兩學士宦未顯時。常從假貸累數千金。亦不取償也。（吳翔鳳人史）

在京師邸舍。王士禎曰。先生博學強記。請誦古樂蛺蝶行可乎。即朗誦一過。同坐皆驚。

善爲詩。詩筆皆妙。朱彝尊曰。復社諸君多負文章經濟。若顧寧人媕雅而繼國風者也。予嘗分書題其柱云。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誦其詩。讀其書。友天下之士。尙論古人。其詩若孝陵圖。天壽山。衡王府。邢州。秀州。井陘。諸詩。雄渾悲壯。漢魏之遺音也。詩無長

語。事必精當。詞必古雅。杼山長老所云。清景當中天地秋。庶幾似之。有古俠士歌云。「廣柳車中人。異日河東守。空傳魯朱家名字人知否」。尤得古意。自大同至西口有云。「印鹽和菜滑。桐乳入茶凝」。又極彩緻也。（錢林文獻徵存錄）

嘗游關中。善盩厔李中孚。富平李子德。華陰王宏撰。寓華下最久。故關中學者多能言先生事。（劉紹攽撰寧人傳）

顧亭林古所謂義士。不合於時。以游爲隱者也。丰姿不揚。而留心經術。胸中富有。日新不易窺測。下筆爲文。直入唐宋大家之室。講明音韻。克傳絕緒。他所爲日知錄金石文字記。天下郡國利病諸書。卷帙之積。幾於等身。朝野傾慕之。行誼甚高。而與人過嚴。詩文矜重。心所不欲。雖百計求之。終不可得。或以是致怨。弗顧也。居恒自奉極儉。辭受之際。頗有權衡。四方之游。必以圖書自隨。手所鈔錄。皆作蠅頭行楷。萬字如一。每見予輩或宴飲終日。輒爲攢眉。客退必戒曰。可惜一日虛度矣。其勤厲如此。所著昌平山水記二卷。巨細咸存。尺寸不爽。凡親歷對證。三易稿矣。而亭林猶以爲未愜。正使博問強記。或倘有人而精詳不苟。未見其

倫也。

又曰。「博稽詳研。發前人所未發。爲不朽之業者。顧亭林之於音韻。梅定九之於曆數。顧景范之於地理也。」（王山史山志）

亭林黎洲博極羣書。其於古今治亂興廢得失之數。皆融貫於胸中。因筆之於書。以爲世世法。（程魚門晉芳正學論）

按昭代叢書有張元賡著卮言一書有一條云。顧氏觀海。嚴監嵩之門。獲有嚴氏羃絲帳四世相傳。曾孫寧人與南陽搆訟。將不直。賄於當事。寧人無子。於珍玩皆不甚惜。生平尙氣節。其無子。蓋夫奄也。語似不經。蓋傳聞之辭也。

楊鍾羲雪橋詩話續集云。亭林題李先生矩亭詩序。德州東二十五里。矩亭故鄉。舉思伯李君誠明讀書處。天啓中。權奄柄國。閑君通陰陽象緯之學。遣使徵之。辭疾不就。潔志以終。其子源修是亭。以表遺躅。余爲之詩。源字江餘。一字星來。順治丙戌進士。授河津令。有能稱。能歸後。築退菴。因以自號。植花竹。購圖籍。和易好讀書。至老不衰。亭林聞其談易數。歎曰。

今之管輅也。亭林戊戌赴東手讀所謂北李家卽此、甲寅有過矩亭拜李先生墓下詩。

潛邱劄記有與戴唐器書云、十二聖人者、錢牧齋馮定遠黃南雷呂晚村魏叔子汪苕文朱錫鬯顧梁汾顧寧人杜于皇程子上鄭汝器、更增喻嘉言黃龍士凡十四人、謂之聖人、乃唐人以蕭統爲聖人之聖、非周孔也。

王蘭泉昶與汪容甫書、聞顧亭林先生少時、每年以春夏溫經、請文學中聲音宏敞者四人、設左右坐、置注疏本於前、先生居中、其前亦置經本、使一人誦而己聽之、遇其中字句不同、或偶忘者、詳問而辯論之、凡讀二十紙、再易一人、四人周而復始、計一日溫書二百紙、十三經畢、接溫三史、或南北史、故亭林先生之學如此習熟、而纖悉不遺也。

楨節　先師梁任公先生家、獲見余越園紹宋藏歸玄恭畫竹、萬年少畫船、均爲寧人先生作者、題曰顧詩顧船、爲梁節菴故物、今藏余越園家、其中所書寧人之名爲圭年、張石洲撰年譜卽取材於此、有題跋記、惜寧人所爲詩僅題一首、任公師爲補題於後、抑一時之佳話也。

亭林遺事．已見及者．擇要附錄於此．

二　學術述要

謹按寧人之學．體大精深．容包至賾．而其潛研之塗要亦多端．不可執一而論．後之治程朱之學者．則援引崇朱抑陸之言以爲伊洛嫡傳．治漢學者則又以爲樸學所歸．雖各有其是．要未見其全也．竊以寧人之學曷嘗專主一是．而響應於後世者甚衆．其講廉隅之風及名節之說．則洵出乎伊洛之書．而抑卽近世革命思潮所由起也．其述古之方．及治音韻金石之學．則吳皖樸學家所由興也．其治文史之法．則浙東史學間接亦與有力焉．至其經世之學．則有淸一代政治亦多採用其說．（如重縣令諸說是）嘗以爲寧人治學之宗旨．實事求是．決不苟同．必察其所安．不爲人已爲之言．而仍歸於是．其學雖本程朱而於末流之節亦時加評騭．蓋於程朱之學．有所修正．袪其空談性命之說．而參之以深寧東發之旨．爲考正名物之學．以歸之於有用者也．

凡學術之興也．其學說能立言於一時．響應於後世．而成一代之學風者．方爲大儒．

寧人治學之徑如彼.而響應於世者如此.洵不媿一代儒宗.今取日知錄文集諸書擇其學術之要於此.蓋爲經學.治道.文史.三章.以略見寧人學風云爾.

經學

匡學

理學之傳.自是君家弓冶.然愚獨以爲理學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謂理學經學也.非數十年不能通也.故曰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今之所謂理學禪學也.不取之五經.而但資之語錄.校諸帖括之文.又曰.「論語聖人之語錄也.舍聖人之語錄.而從事於後儒此之謂不知本矣.」(文集卷三與施愚山書)竊歎百餘年以來之爲學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命與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與天道子貢之所未聞也.性命之理著之易傳.未嘗數以語人.其答問士也則曰.「行己有恥.」其爲學則曰.「好古敏求.」其與門弟子言舉堯舜相傳.所謂危微精一之說.一切不道.而但曰.「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嗚呼聖人之所以爲學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故曰.「下學而上達.」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

之學者數十百人。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而一皆與之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是必其道之高於夫子。而其門弟子賢於子貢。祧東魯而直接二帝之心傳也。我弗敢知也。孟子一書言心言性。亦諄諄矣。乃至萬章公孫丑陳代陳臻周霄彭更之所問。與孟子之所答者。常在乎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間。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也。而今之君子之所恆言也。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辯。孔子孟子之所恆言。而今之君子之所罕言也。謂忠與清之未至於仁。而不知不忠與清而可以言仁者。未之有也。謂不忮不求之不以盡道。而不知終身於忮且求者。而可以言道者。未之有也。我弗敢知也。（同上卷與友人論學書）

寧人痛明人講學空疏之病。故首倡理學即經學之旨。力祛性命天道之言。而反之以行己有恥平白通易腳踏實地之說。此寧人之本旨。梁任公師所謂「鞭辟近裏」者。洵爲篤論。故凡歷來玄渺心性之說。而寧人皆以日常經見之理。應刃而縷解之。其解「致知」爲知止於人倫之大節。其解「格物」謂知當急之務。其解「天命」即謂動作威儀之則。

其解「性與天道」而在文行忠信之中．其解「心學」則以爲心不待傳所以驗理而明事物者卽吾之心．其解一貫卽終身可行之意．凡深晦難曉之理．今則豁然明白不出日用之外．此寧人之卓見也．其對陸王近禪宗之理固闢之不遺餘力．卽程朱之學亦時加匡正．蓋不外示人以力行之意．故今茲斯編於寧人所謂「心」性命諸字皆一一條舉之而列之於後．故破學案排比之例．而最其要於此．以略見寧人之旨云爾．

「致知」「格物」

致知者知止也．知止者何．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是之謂止．知止然後謂之知至．君臣父子國人之交以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之謂物．

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孟子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昔者武王之訪箕子之陳．曾子子游之問．孔子之答．皆是物也．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以格物爲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則末矣．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日知錄卷六致

知）

「天命」

惟天之命，於穆不已，其在於人日用而不知莫非命也。故詩書之訓有曰：「顧諟天之明命。」又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彼其之子邦之司直，而以爲舍命不渝，乃如之人懷婚姻也，而以爲不知命，然則子之孝，臣之忠，夫之貞，婦之信，此天之所命而人受之爲性者也。故曰：「天命之謂性，求命於冥冥之表則離矣」（同上卷顧諟天之明命）

「仁」

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又曰：「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此於祭而觀其仁也。自此而推之，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而天下之大經，畢舉而無遺矣。故曰：「孝弟爲仁之本」（同上卷肫肫

其仁）

時中

古之聖人內之爲尊．外之爲樂．少之爲貴．多之爲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惟其稱也．此所謂君子而時中者也．故易曰「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同上卷君子而時中）

忠恕

忠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恕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夫聖人者何以異於人哉．知終身可行．則知一以貫之之義矣．」（同上卷忠恕）

性與天道

夫子之教人文行忠信．而性於天道在其中矣．故曰．「不可得而聞．」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孟子以爲堯舜性之之事．夫子之文章莫大乎春秋．春秋

之義。尊天王。攘戎翟。誅亂臣。賊子。皆性也。皆天道也。故胡氏以春秋爲聖人性命之文。而子如不言。則小子其何述焉。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由是而充一日克己復禮。有異道乎。今之君子學未及乎樊遲司馬牛。而欲其說之高於顏曾二子。是以終日言性於天道。而不自知其墮於禪學也。（同上卷七性與天道）

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此性善之說所自出也。節性惟日其邁。此性相近之說所自出。「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遒矣。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同上卷二節性）

曲沃衞嵩曰。「孔子所謂相近。即以性善而言。若性有善有不善。其可謂之相近乎。」如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若湯武之性不善。安能反之以至於堯舜耶。湯武可以反之。即性善之說。湯武之不即爲堯舜。而必待於反之。即性相近之說也。孔孟之言一也。（同上卷七性相近也）

好古敏求，多見而識，夫子之所自道也，是者六爻之義至賾也，而曰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三百之詩至汎也，而曰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三千三百之儀至多也，而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十世之事至遠也，而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雖百世可知，百王之治至殊也，而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此所謂予一以貫之者也，豈非天下之理殊塗而同歸，大人之學舉本以該末乎，彼章句之士，既不足以觀其會通，而高明之君子，又或語德性而遺問學，均失聖人之指矣。（同上卷予一以貫之）

心

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是所存者，非空虛之心也，夫仁與禮未有不學問而能明者也，孟子之意，蓋曰，「能求放心然後可以學問」。（同上卷求其放心）

黃氏日鈔解尚書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一章，略曰，「近世喜言心學，舍全章本旨而獨論人心道心，甚者單摭道心二字，而直謂即心即道，蓋陷於禪學而不自知，其去堯舜禹授天下之本旨遠矣，」愚按心不待傳也，流行天地間，貫徹古今，而無不同者理

也理具於吾心，而驗於事物。心者所以統宗此理，而別白其是非。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天下之治亂，皆於此乎判。此聖人所以致察於危微精一之間，而相傳以執中之道，使無一事之不合於理，而無有過不及之偏者也。禪學以理爲障，而獨指其心曰不立文字，單傳心印。聖賢之學，自一心而達之天下國家，無非至理之流行，明白洞達，人人所同，歷千載而無間者，何傳之云。俗說浸淫，雖賢者或不能不襲用其語，故僭書其所見如此。（同上卷　心學）

黃氏日鈔曰：「心者吾身之主宰，所以治事而非治於事，惟隨事謹省，則心自存，不待治之而後齊一也。」又曰：「夫心之說有二，古人之所謂存心者，存此心於當用之地，後世之所謂存心，攝此心於空寂之境也。造化流行，無一息不運，人得之以爲心，亦不容一息不運，豈空寂無用之物哉。世乃有游手浮食之徒，株守攝念，亦曰存心，而士大夫溺於其言，亦將遺落世事，以獨求其所謂心。迨其心迹冰炭，物我參商，所謂老子之弊，流爲申韓者，一人之身，已兼備之，而欲人之不我應，得乎。此皆足以發明易薰心之義，而周公先已繫之於易矣。」（同上卷一易薰心）

雜說

東莞陳建作學蔀通辯、取朱子年譜、行狀、文集、語類、乃與陸氏兄弟往來書札、逐年編輯、而爲之辯曰、朱子有朱子之定論、象山有象山之定論、不可強同、專務虛靜、完養精神、此象山之定論也、主敬涵養以立其本、讀書窮理以致其知、身體力行、以踐其實、三者交修並盡、此朱子之定論也、乃或專言涵養、或專言窮理、或止言力行、則朱子因人之教、因病之藥也、今乃指專言涵養者爲定論、以附合於象山、其誣朱子甚矣、蓋自宏治正德之際、（以下寧人語）天下之士、厭常喜新、風氣之變、已有所自來、而文成以絕世之資、倡其新說、鼓動海內、嘉靖以後從王氏而詆朱子者、始接踵於人間、而王尙書（世貞）發策謂今之學者、偶有所窺、則欲盡廢先儒之說而出其上、不學則借一貫之言以文其陋、無行則逃之性命之鄉、以使人不可詰、此三言者盡當日之情事矣、故王門高弟爲泰州（王艮）龍溪（王畿）二人、泰州之學一傳而爲顏山農（均）再傳而爲羅近溪（汝芳）趙大洲（貞吉）龍溪之學一傳而爲何心隱（本名梁汝元）再傳而爲李卓吾（贄）陶石簣（望齡）昔范武子論王弼何晏二

人之罪，深於桀紂，以爲一世之患輕，歷代之患重，自喪之惡小，迷衆之罪大，而蘇子瞻謂李斯亂天下，至於焚書坑儒，皆出於其師荀卿，高談異論，而不顧者也，困知之記，學蔀之編，固今日中流之砥柱矣。（同上卷朱子晚年定論）

　　孔門弟子不過四科，自宋以下之爲學者，則有五科，曰「語錄科」

　　劉石亂華，本於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孰知今日清談有甚於前代者，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遺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辭其末，不習六藝之文，不攷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蕩覆，宗社丘墟，昔王衍善玄，自比子貢，及爲石勒所殺，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尙浮虛，勠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媿乎其言。（同上卷七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先王治天下之具，五典，五禮，五服，五服，其出乎身加乎民者，莫不本之於心以爲之裁制，

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故孟子荅公都子。言義而舉酌鄉人敬尸二事。皆禮之用也。而莫非義之所宜。自此道不明。而二氏空虛之教。至於槌提仁義。絕滅禮樂。從此起矣。自宋以下一二賢智之徒。病漢人訓詁之學得其粗迹。務矯之以歸於內。而達道達德九經三重之事。置之不論。此眞告子未嘗知義者也。（同上卷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今之言學者必求諸語錄。語錄之書。始於二程。前此未有也。今之語錄幾於充棟矣。而誤於禪學者實多。然其說蓋出於程門。故取慈谿黃氏日鈔所摘謝氏張氏陸氏之言。以別其源流。而衷諸朱子之說。夫學程子而涉禪學者上蔡也。橫浦則以禪而入於儒。象山則自立一說。以排千五百年之學者。而其所謂收拾精神。掃去階級。亦無非禪之宗旨矣。後之說者。遞相演迆。大抵不出乎此。而其術愈深。其言愈巧。無復象山崖異之路。而示人以易信。苟讀此編。則知其說。固源於宋之三家也。（文集卷六下學指南序）

以上闢陸王之說。泛言淸談之弊。

品德

人之爲學不可自小。又不可自大。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足以朝諸侯。有天下。不敢自小也。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不敢自大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則可謂不自小矣。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則可謂不自大矣。故自小小也。自大亦小也。今之學者。非自小則自大。吾見其同爲小人之歸而已。（同上卷七自視欿然）

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爲政者玩歲而愒日。則治不成。爲學者日邁而月征。則身將老矣。（同上卷一損其疾使遄有喜）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先公而後私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先私而後公也。自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矣。故先王弗爲之禁。非惟弗禁。且從而恤之。世之君子必曰。「有公而無私」此後代之美言。非先王之至訓矣。（同上卷三言私其豵）

古人求沒世之名。今人求當世之名。吾自幼及老。見人所以求當世之名者。無非爲利也。名之所在。則利之所歸。故求之惟恐不及也。苟不求利。亦何慕名。（同上卷七君子疾沒世而

名不稱焉）

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一聖人慮人之有過。不能改之於初。且將遂其非而不反也。教之以成有渝无咎。雖其漸染之深。放肆之久。而惕然自省。猶可以不至於敗亡。以視夫迷復之凶。不可同年而論矣。（同上卷一成有渝无咎）

彼醉不臧。不醉反恥。所謂一國皆狂。反以不狂者爲狂也。以箕子之忠而不敢對紂之失日。況中材以下。有不尤而效之乎。是以聖人重特立之人。而遠苟同之士。保邦于未危。必自此始。（同上卷三不醉反恥）

今日人情有三反。曰彌謙彌僞。彌親彌汎。彌奢彌吝。（同上卷三三反）

天下不仁之人有二。一爲好犯上好作亂之人。一爲巧言令色之人。自幼而不孫弟。以至於弒父與君。皆好犯上好作亂之推也。自脅肩諂笑。未同而言。以至於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皆巧言令色之推也。然而二者之人。常相因以立於世。有王莽之篡弒。則必有揚雄之美新。有曹操之禪代。則必有潘勖之九錫。是故亂之所由生也。犯上者爲之魁。巧言者爲之輔。故大禹謂

巧言令色孔壬，而與驩兜有苗同爲一類，甚哉其可畏也。然則學者宜如之何，必先之以孝弟，以消其悖逆陵暴之心，繼之以忠信，以去其便辟側媚之習，一言一動，皆出於其本心，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夫然後可以終身而治國矣。（同上卷十九巧言）

經旨

夫子言包犧氏始畫八卦，不言作易，而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文王所作之辭始名爲易，而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連山歸藏非易也，而云三易者，後人因易之名以名之，猶之墨子書言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周燕齊宋之史，非必皆春秋也，而云春秋者，因魯史之名以名之也。（日知錄卷一三易）

聖人設卦觀象而繫之辭，若文王周公是已，夫子作傳，傳中更無別象，其所言卦之本象，若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外，惟頤中有物，本之卦名，有飛鳥之象，本之卦辭，而夫子未嘗增設一象也，荀爽虞翻之徒，穿鑿附會，象外生象，以同聲相應爲震巽，同氣相求爲艮兌，水流溼，火

就燥．爲坎離．雲從龍．則曰乾爲龍．風從虎．則曰坤爲虎．十翼之中．無語不求其象．而易之大指荒矣．豈知聖人立言取譬．固與後之文人同其體例．何嘗屑屑於象哉．王弼之注．雖涉於玄虛．然已一掃易學之榛蕪．而開之大路矣．不有程子大義．何由而明乎．（同上卷一卦爻外無別象）

易之互體卦變．詩之叶韻．春秋之例日月．經之纏繞破碎於俗儒者多矣．文中子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同上）

凡卦爻二與四．三與五．同功而異位．特就兩爻相較言之．初何嘗有互體之說．

王炎晦叔嘗問張南軒曰．「伊川令學者先看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易．何也．」南軒曰．「三家不論互體故爾．」（以上二則同上卷互體）

記者於夫子學易之言．而卽繼之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是知夫子平日不言易．而言詩書執禮者．皆言易也．人苟循乎詩書執禮之常．而不越焉．則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矣．故其作繫辭傳於悔吝无咎之旨．特諄諄焉．而大象所言．凡其體之於身．施之於政者．無非

用易之事。然辭本乎象。故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觀之者淺。玩之者深矣。其所以與民同患者。必於辭焉著之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若天一地二。易有太極二章。皆言數之所起。亦贊易之所不可遺者。而未嘗專以象數教人爲學也。是故出入以度。无有師保。如臨父母。文王周公孔子之易也。希夷之圖。康節之書。道家之易也。自二子之學興。而空疏之人。迂怪之士。舉竄迹其中。以爲易而其易爲方術之書。於聖人寡過反身之學去之遠矣。（同上卷孔子論易）

愛惡相攻。遠近相取。情僞相感。人心之至變也。於何知之。以其辭知之。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是以聖人設卦以盡情僞。夫誠於中。必形於外。君子之所以知人也。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先王之所以鑄鼎也。故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周身之防。禦物之智。其全於是矣。（同上卷凡易之情）

數往者順。造化人事之迹。有常而可驗。順以考之。於前也。知來者逆。變化云爲之動。日新而無窮。逆以推之。於後也。聖人神以知來。知以藏往。作爲易。書以前。民用所設者。未然之占。所

期者未至之事。是以謂之逆數。雖然若不本於八卦已成之迹。亦安所觀其會通而繫之爻象乎。是以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

劉汝佳曰。「天地間一理也。聖人因其理而畫爲卦以象之。因其象而著爲變以占之。象者體也。象其已然者也。占者用也。占其未然者也。已然者爲往。往則有順之之義焉。未然者爲來。來則有逆之之義焉。」如象天而畫爲乾。象地而畫爲坤。……此皆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者也。不謂數往者順乎。如筮得乾而知乾元亨利貞。筮得坤而知坤元亨利牝馬之貞。筮得震而知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此皆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者也。不謂之知來者逆乎。夫其順數已往。正所以逆推將來者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數往者順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知來者逆也」。故曰「易逆數也。」若如邵子之說。則是羲文之易已判而爲二。而又震離兌乾爲數已生之卦。巽坎艮坤爲推未生之卦。殆不免強孔子之書以就己之說矣。（以上二則同上卷易逆數也）

是故盡天下之書皆可以注易。而盡天下注易之書不能以盡易。此聖人所以立象以盡

意。而夫子作大象多於卦爻之辭之外。別起一義。以示學者。使之觸類而通。此卽舉隅之說也
天下之變無窮。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者亦無窮。若但解其文義而已。韋編何待於三絕哉。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執禮之文。無一而非易也。下而至於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秦漢以下史書百代存亡之迹。有一不該於易者乎。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愚嘗勸人以學易之方。必先之以詩書執禮。而易之爲用。存乎其中。然後觀其象而玩其辭。則道不虛行。而聖人之意可識矣。」（文集卷三。與友人論易書）

知兄潛心於易數十年。可謂勤矣。近世號爲通經者。大都皆口耳之學。無得於心。既無心得。尙安望其致用哉。易於天道之消息。人事之得失。切實示人。學者玩索其義。處世自有主張。兄至今日而能孑孑不隨流俗。竟作羲皇上人。知所得實深。視愚之尋索於音叶者淺甚。（徐某與任鈞衡）

右釋易

商之德澤深矣．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武王伐紂．乃曰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曰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何至於此．紂之不善．亦止其身．乃至并其先世而讎之．豈非秦誓之文出於魏晉閒人之僞譔者耶．（日知錄卷二秦誓）

有秦誓．故列秦誓．有秦詩故錄秦詩．述而不作也．謂夫子逆知天下之將并於秦而存之者小之乎知聖人矣．吳淵穎曰『秦之興始於孝公之用商鞅．成於惠王之取巴蜀．蠶食六國．并吞二周．戰國之秦．非春秋之秦也．其去夫子之卒也久矣．夫子惡知周之必并於秦哉．若所云後世男子自稱「秦始皇入我房．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者．」近於圖澄寶誌之流．非所以言孔子矣．』

甘誓天子之事也．允征諸侯之事也．並存之見諸侯之事．可以繼天子也．費誓秦誓之存猶是也．（同上卷秦誓）

竊疑古時有堯典無舜典．有夏書無虞書．而堯典亦夏書也．孟子引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而謂之堯典．則序之別爲舜典非矣．

曰若稽古。以古爲言。明非當日之記也。世更三聖。事同一家。以夏之臣。追記二帝之事。不謂之夏書而何。夫惟以夏之臣而追記二帝之事。則言堯可以見舜。不若後人之史。每帝立一本紀。而後爲全書也。（同上古文尙書文長未全錄其首節全文俟著述舉要中詳之）

益都孫寶侗仲愚謂書序爲後人僞作。逸書之名亦多不典。至如左氏傳定四年祝佗告萇宏其言魯也曰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其言衞也曰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其言晉也。曰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其言晉也。曰命以康誥。而封於夏虛。是則伯禽之命康誥唐誥周書之三篇。而孔子所必錄也。今獨康誥存。而二書亡。爲書序者不知其篇名。而不列於百篇之內。疏漏顯然。是則不但書序可疑。幷百篇之名。亦未可信矣。（同上卷書序）

周南召南。南也。非風也。豳。謂之豳詩。亦謂之雅。亦謂之頌。而非風也。南豳雅頌爲四詩。而列國之風附焉。此詩之本序也。（同上卷三四詩）

孔子刪詩。所以存列國之風。有善有不善。兼而存之。猶古之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而季札聽之。以知其國之興衰。正以二者之並陳。故可以觀。可以聽。世非二帝。時非上古。固不能使四

方之風。有貞而無淫。有治而無亂也。文王之化被於南國。而北鄙殺伐之聲。文王不能化也。使其詩尚存而入。夫子之删必將存南音。以繫文王之風。存北音。以繫紂之風。而不容於沒一也。是以桑中之篇。溱洧之作。夫子不删志淫風也。叔于田爲譽段之辭。揚之水。椒聊爲從沃之語。夫子不删。著亂本也。淫奔之詩。錄之不一而止者。所以志其風之甚也。一國皆淫。而中有不變者焉。則亟錄之將仲子畏人言也。女曰雞鳴相警以勤生也。出其東門不慕乎色也。衡門不願外也。選其辭。比其音。去其煩且濫者。此夫子之所删也。後之拘儒。不達此旨。乃謂淫奔之作。不當錄於聖人之經。是何異唐太子宏謂商臣弑君。不當載於春秋之策乎。（同上卷孔子删詩）

吳楚之無詩。以其僭王而删之。與非也。太師之本無也。楚之先熊繹辟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惟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而周無分器。岐陽之盟。楚爲荆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牟守燎而不與盟。是亦無詩之可采矣。況於吳自壽夢以前。未通中國者乎。滕薛之無詩微也。若乃虢鄶皆爲鄭滅。而虢獨無詩。陳蔡皆列春秋之會盟。而蔡獨無詩。有司失其傳爾。（同上卷楚吳諸國無詩）

詩之次序．猶春秋之年月．夫子因其舊文．述而不作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宗廟．魯之頌．頌其君而已．而列之周頌之後者．魯人謂之頌也．世儒謂夫子尊魯而進之爲頌．是不然．魯人謂之頌．夫子安得不謂之頌乎．爲下不倍也．春秋書公書郊禘亦同此義．孟子曰其文則史．不獨春秋也．雖六經皆然．今人以爲聖人作書．必有驚世絕俗之見．此是以私心待聖人．世人讀書如王介甫．纔入貢院．而一院之事皆欲紛更．此最學者之大病也．

商何以在魯之後．曰草廬吳氏嘗言之矣．大師所職者當代之詩也．商則先代之詩．故次之周魯之後．（同上卷魯頌商頌）

詩之世次．必不可信．今詩亦未必皆孔子所正．且如褒姒滅之．幽王之詩也．而次於前．召伯營之．宣王之詩也．而次於後．序者不得其說．遂幷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魚藻采菽十詩皆爲幽王之作．恐不然也．知今日之詩已失古人之次．非夫子所謂雅頌各得其所者矣．（同上卷詩序）

春秋不始於隱公．晉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

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蓋必起自伯禽之封以洎於中世當周之盛。朝覲會同征伐之事皆在焉。故曰。「周禮而成之者古之良史也。自隱公以下。世道衰微。史失其官。於是孔子懼而備之。自惠公以上之文無所改焉所謂述而不作者也。自隱公以下。則孔子以己意修之所謂作春秋也。然則自惠公以上之春秋。固夫子所善而從之者也。惜乎其書之不存也。」（同上卷四）

廣川書跋載晉姜鼎銘曰。「惟王十月乙亥。而論之曰。聖人作春秋於歲首則書王。說者謂謹始以正端。今晉人作鼎而曰王十月。是當時諸侯皆以尊王正爲法。不獨魯也。」李夢陽言。「今人往往有得秦權者。亦有王正月字。以是觀之。春秋王正月必魯史本文也。言王者。所以別於夏殷。並無他義。劉原父以王之一字爲聖人新意非也。」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亦於此見之。（同上卷王正月）

右釋諸經

按寧人之學。一本致用。故不爲虛僞玄渺之言。其於經也蓋本乎古文家之言。將歷來

記注者之非常異義可怪之論，痛除而掃溉之，而本之以可徵可信之說（卽胡適之先生反玄學之旨）實齋六經皆史之旨，蓋由於此。

其於易也，力破象數互體之說，以爲易者，卽述人事代謝之書，所謂「孔子不言易，而易卽在詩書執禮之中」。凡日常之事，雖日變萬端，然其盛衰之理今日如是，而往日亦無不如是，是知孔子殷因於夏禮，其旨卽不外乎此。苟能洞達事理，所謂老於事務家者，其度事務之成敗，往往讖言微中，由今可以識彼，故曰「易逆數也」。私嘗以爲世間學問所謂有哲理者，有所謂物理者，而余以常爲事亦有事理，易之言陰陽卦象，亦猶數學之加減之號，可以推知宇宙間無窮之變相，由易之卦象，而可推知人事無窮之變相，故不極而承之以泰，訟極而承之以師，使人能觀事理之變幻之無常，而可以知反矣。故曰「易事理之學，亦卽人事之學也」。

其論書也，則以書之次序亦無何等意義，而從秦楚等篇及書序之僞，已啓百詩以設疑古之風。其論詩之次序春秋之年月日，皆不過因其舊文，所謂「述而不作」，實齋論史

之旨，蓋出乎此，

古經古子，自經記注家湮毀之弊，玄之又玄，遂成不可卒讀之書，自寧人闢之，始稍平易近人，所謂平易之中，即寓經久不磨之論矣，

秦以焚書而五經亡，本朝以取士而五經亡，今之爲科擧之學者，大率皆帖括熟爛之言，不能通知大義也，（日知錄卷一朱子周易本義）

其在政教則不能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而所司者籩豆之事，其在學術則不能知類通達以幾大學之道，而所習者佔畢之文，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小人則无咎也，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故君子爲之則吝也，（同上卷童觀）

五經得於秦火之餘，其中固不能無錯誤，學者不幸而生乎二千餘載之後，信古而闕疑，乃其分也，近世之說經者，莫病乎好異，以其說之異於人而不足以取信，於是舍本經之訓詁，而求之諸子百家之書，猶未足也，則舍近代之文而求之遠古，又不足則舍中國之文，而求之

四海之外，如豐熙之古書世本，尤可怪焉，夫天子失官，學在四夷，使果有殘編短簡，可以裨經文而助聖道，固君子之所求之而惟恐不得者也，若乃無益於經，而徒為異以惑人，則其於學也亦謂之異端而已。愚因歎夫昔之君子，遵守經文，雖章句先後之間，猶不敢輒改，故元行冲奉明皇之旨。用魏徵所注類禮，譔為疏義，成書上進，而為張說所駮，謂「章句隔絕，有乖舊本」，竟不得立於學官，夫禮記二戴，所錄，非夫子所刪，況其篇目之次，元無深義，而魏徵所注，則又本之孫炎，以累代名儒之作，申之以詔旨，而不能奪經生之所守，蓋唐人之於經傳，其嚴也如此，故啖助之於春秋，卓絕三家，多有獨得，而史氏猶譏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謂後生詭辯，為助所階，乃近代之人，其於讀經，鹵莽滅裂，不及昔人遠甚，又無先儒為之據依，而師心妄作，刊傳記未已也，進而議聖經矣，更章句未已也，進而改文字矣，此陸游所致慨於宋人，而今且彌甚，（原注陸務觀曰「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況聖人乎，自慶曆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然，排繫辭，毀周禮，疑孟子，譏書之允征顧命。不難於議經，況傳注乎，趙汝謙至謂洪範非箕子之作，」）而今且彌甚，徐防有言，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為非義，意說

爲得禮經侮道術寖以成俗。嗚呼。此學者所宜深戒。若豐熙之徒又不足論也。（同上卷二豐熙僞尚書）

傅說之告高宗曰。「學於古訓。乃有獲。」武王之誥康叔。旣祇遹乃文考。而又求之殷先哲王。又求之商耈成人。又別求之古先哲王。大保之戒成王。先之以稽我古人之德。而後進之以稽謀自天。及成王之作周官。亦曰「學古入官。曰不學牆面。」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以求之。」又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不學古而欲稽天。豈非不耕而求穫乎。」（同上卷其稽我古人之德）

詩三百篇。卽古人之韻譜。經之與韻本無二也。病在後之學者。執韻而論經。其不能通則改經而就韻。夫道若大路然。安用此多歧乎。休文之四聲。神珙之翻切。三代之所未有也。顏師古章懷太子始有叶韻之說。而漢以前亦未之有也。乃援今而議古。焉得不圓鑿而方枘乎。且經學自有源流。自漢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後及於近儒之所著。然後可以知其異同離合之指。如論字者。必本於說文。未有據隸楷而論古文者也。（文集四與人書四）

右統釋經義

苟能省察此心，使克伐怨欲之情，不萌於中，而順事恕施，以至於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則可以入聖人之道矣。以向者橫逆之來，爲他山之石，是張子所謂玉汝以成者也。至於臧否人物之論，甚足以招尤而損德。自顧其人能如許子將，方可操汝南月旦，然猶一郡而已，未敢及乎天下也。不務反己，而好評人，此今之君子，所以終身不可與適道，不爲吾友願之也。（文集卷三與戴楓仲書）

處此之時，惟退惟拙，可以免患。吾行年已邁，閱世頗深，謹以此二字爲贈。（同上卷四答次耕書）

人之爲學，不日進則日退，獨學無友，則孤陋而難成，久處一方，則習染而不自覺。不幸而在窮僻之域，無車馬之資，猶當博學審問，古人與稽，以求其是非之所在，庶幾可得十之五六。若既不出戶，又不讀書，則是面牆之士，雖子羔原憲之賢，終無濟於天下。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夫以孔子之賢，猶須好學，今人可不勉乎。」（同上卷與

人書一）

論語二十篇。惟公冶長一篇多論古今人物。而終之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力自訟者也。是則論人物者所以爲內自訟之地。而非好學之深。則不能見己之過。雖欲改不善以遷於善。而其道無從也。（同上卷與人書十四）

按寧人論學之大旨。既揭之於上。今復取佳言之可法者錄之於此。其論講學授徒之弊。於其言之可見寧人耿介之情者。附之於後。以略可瞻寧人先生之品德云爾。

林文恪材曰。「近日講學之蠹。彌近理而大亂眞。士附其門者。皆取榮名。於是一唱百和。伐木者呼邪許然。徐而叩之。不過徼捷徑於終南。而其中實莫之能省也。（日知錄卷七擧業）

伏承來教。閔其年之衰暮。而悼其學之無傳。其爲意甚盛。然欲使效顰者二三先生招門徒。立名譽。以光顯於世。則私心有所不願也。若乃西漢之傳經。弟子常千餘人。而位高者至公卿。下者亦爲博士。以名其學。可不謂榮歟。而班史乃斷之曰。蓋祿利之路然也。故以夫子之門人。且擧干祿。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而況於今日乎。今之爲祿利者。其無藉於經術

也審矣。於此時將行吾之道。其誰從之。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若徇衆人之好而自貶其學。以來天下之人而廣其名譽。則是枉道以從人。而我亦將不暇。惟是斯道之在天下。必有時而興。而君子之教人。有私淑艾者。雖去之百世而若同堂也。所著日知錄三十餘卷。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惟多寫數本以貽之同好。庶不爲惡其害己者之所去。而有三者起。得以酌取焉。其亦可以畢區區之願矣。(文集卷三與友人論門人書)

近來講學之師。專以聚徒立幟爲心。而其教不肅。故欲反其所爲。衞詩言武公之德。曰瑟兮僩兮。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倘有如阮籍之徒。猖狂妄行。而蔑禮法爲仇讎者。則亦任之而已。(同上卷六與毛錦銜)

按手書具感急難之誼。尤欽好學之篤。顧惟鄙劣不足以裨助高深。故從遊之示。未敢諾。今以天下之大。而未有可與適道之人。如炎武者。使在宋元間。蓋卑卑不足數。而當今之世。古今之人。則已似我者多。而過我者少。俗流失。世壞敗。而至於無人如此。則平生一得之愚。亦安得不欲傳之其人。而望後人之昌明其業者乎。君子之爲學也。非利己而已也。有明道淑人之

心。有撥亂反正之事。知天下之勢何以流極而至於此。則思起而有以救之。不敢上援孔孟。且六代之末。猶有一文中子者。讀聖人之書而惓惓以世之不治。民之無聊爲亟。沒身之後。唐太宗用其言以成貞觀之治。而房杜諸公。皆出於文中子之門。雖其學未粹於程朱。要豈今人可望哉。仰惟來旨有不安於今人之爲學者。故先告之志以立其本（亭林餘集與潘次耕札）

必如執事所云有實心向學之機。多則數人。少則三四人。立爲課程。兩日三日一會。質疑問難。冀得造就成材以續斯文之統。即不能依白鹿之規。而其遺意須存一二。恐其未必辨此。則徒餔餟也。豈君子之所爲哉。一身去就。係四方觀瞻。不可不慎、（文集卷六與友人辭往教書）

吾異日局面。似能領袖一方。然而不坐講堂。不收門徒。悉反正德以來諸老先生之夙習。庶無遺議於後人。（餘集與潘次耕）

右論門人。按寧人與次耕之書非不喜講學也。蓋痛當日講學之甚一唱百和。欲取榮名於一時。固有所不屑爲耳、其與次耕之書。則固已具諄諄教誨之意矣。

天之方懠，無爲夸毗。釋訓曰，「夸毗，體柔。」天下惟體柔之人，常足以遺民憂，而召天禍。白居易有云，以拱默保位者爲明智，以柔順安身者爲賢能，以直言危行者爲狂愚，以中立守道者爲凝滯。故朝寡敢言之士，庭鮮執咎之臣，自國及家，浸而成俗。」故父訓其子曰，「無介直以立仇敵。」兄教其弟曰，「無方正以賈悔尤。」且慎默積於中，則職事廢於外，強毅果斷之心屈，畏忌因循之性成，反謂率職而居正者，不達於時宜，當官而行法者，不通於事變。是以殿最之文，雖書而不實，黜陟之典，雖備而不行。其於末俗之敝，可謂懇切而詳盡矣。至於佞諂日熾，剛克消亡，朝多沓沓之流，士保容容之福。苟由其道，無變其俗，必將使一國之人皆化爲巧言令色孔壬而後已。然則喪亂之所從生，豈不階於夸毗之輩乎。（日知錄卷三夸毗）

荀子曰，「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使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而武王勝殷，得二俘而問焉，曰，「若國有妖乎。」一俘對曰，「吾國有妖，晝見星，而天雨血。」一俘對曰，「此則妖也，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拜之。自余所逮見五六十年，國俗民情，舉如此矣。不教不學之徒，滿於天

下。而一二稍有才知者皆少正卯鄧析之流。是豈待三川竭。而悲周岷山崩。而憂漢哉。書曰。「習與性成。詩云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識時之士。所以引領於哲王。繫心於耆德也。（同上卷不弔不辭）

古之時庸醫殺人。今之時庸醫不殺人。亦不活人。使其人在不死不活之間。其病日深而卒至於死。夫藥有君臣。人有強弱。有君臣則用有多少。有強弱則劑有半倍。多則專。專則效半倍則厚。厚則其力深。今之用藥者。大抵雜泛而均停。既見之不明。而又治之不勇。病所以不能愈也。而世但以不殺人爲賢。豈知古之上醫不能無失。周禮醫師。終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爲下。是十失三四古人猶用之。而淳于意對孝文尚謂時時失之。臣意不能全也。易曰。「裕父之蠱。往見吝。」奈何獨取夫裕蠱者以爲其人雖死。而不出於我之爲。嗚呼此張禹之所亡漢。李林甫之所以亡唐也。」（同上卷五醫師）

莊生有言。子不聞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余嘗遊覽於山之東西。河之南北。二十餘年。而其人益以不似。

及聞之大江以南昔時所稱魁梧丈夫者。亦且改形換骨。學爲不似之人。而朱君乃爲此書。以存人類於天下。若朱君者將不得爲遺民矣乎。（文集卷二唐宋遺民錄序）

天生豪傑必有所任。知人主於其臣授之官。而與以職。今日者拯斯民於塗炭爲萬世開太平。此吾輩之任也。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故一病垂危。神思不亂。遂遠焉長逝。而於此任已不可謂無尺寸之功。今既得生。是天以爲稍能任事而不遽放歸者也。又敢怠於其職乎。（同上卷病起與薊門當事書）

某雖學問淺陋。而胸中磊磊。絕無閹然。媚世之習。貴郡之人見之。得無適適然驚也。（同上卷四與人書十一）

某君欲自刻其文集。以求名於世。此如人之失足而墜井也。若更爲之序。豈不猶之下石乎。惟其未墜之時。猶可及止。止之而不聽。彼且以入井爲安宅也。吾已矣夫。（同上卷與人書二十）

承諭負笈從遊。古人之盛節。僕何敢當。然中心惓惓。思共晨夕。亦不能一日忘也。而頻年

足跡所至，無三月之淹，友人贈以二馬二騾，裝馱書卷，所雇從役多有步行，一年之中，半宿旅店，此不足以累足下也。近則稍貸貲本於雁門之北，五臺之東，應募墾荒，同事者二十餘人，闢草萊，披荊棘，而立室廬於彼。然其地苦寒特甚，僕則遨遊四方，亦不能留住也。彼地有水而不能用，當事遣人到南方求造水之車，水碾水磨之人，與夫能出資以耕者，大抵北方開山之利，過於墾荒畜牧之獲，饒於耕耨，使我有澤中千牛羊，則江南不足懷也。列子盜天之說，謂取之造物，而無爭於人，若今日之江南，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雖微如蟣蝨，亦豈得容身於其間乎。（同上卷與潘次耕）

憶昔萬曆庚申，吾年八歲，今年元旦作一對曰，六十年世聖升遐之歲，三千里外孤忠未死之人，便中有字與吳門，可代爲錄此與一二舊知心者觀之。（同上卷與毛錦銜）

生子不能讀書，事爲商賈百工技藝食力之流，而不可求仕，猶之生女不得嫁名門舊族，寧爲賣菜傭而不可爲目挑心招不擇老少之倫，而滔滔者天下皆是，求一人焉，如陳君與之論心述古而不可得。蓋三十年之間，而世道彌衰，人品彌下，使君而及見此，其將嗷然而哭，如

許子伯之悲世者矣。（餘集陳君墓誌銘）

右數則可見寧人之性格。按寧人固耿介痛明末世俗之弊。故發疾世之言。皆深中時病。然觀與次耕健菴諸札。亦時時露其誠摯敦厚之意。蓋非有耿介孤絕之操。不能有誠摯之情者也。又寧人閱世之深。洞悉世情。復憙考究而省察之。故明末風俗良劣。亦可藉此考見。其關風俗者。則另條詳之。其破碎無關於學術思想者。則姑從略。茲者專以能見寧人性格爲主。俾知寧人之性。彌可愛而彌可敬畏。非其人則有不可與同日處者。於是吾人讀之有得而深省也。

蓋自武庚誅而宋復封。於是商人曉然知武王周公之心。而君臣上下各止其所。無復有怨對不平之意。與後世之人主一戰取人之國而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者異矣。（日知錄卷二武王伐紂）

嗚呼。吾於洪範之書言十有三祀。微子之命以其舊爵名篇。而知武王周公之仁。不奪人之所守也。後之經生不知此義。而抱器之臣。倒戈之士。接迹於天下矣。（同上卷微子之命）

古人謂所事之國．爲本朝．魏文欽降吳表言．「世受魏恩．不能扶翼本朝．抱媿俛仰．靡所自厝．」顏氏家訓．「先君先夫人皆未還建業舊山．旅葬江陵東郭．承聖末啓求揚都欲營遷厝．蒙詔賜銀百兩．已於揚州小郊卜地燒塼．值本朝淪沒．流離至此．」之推仕歷齊周．及隋而猶稱梁爲本朝．蓋臣子之辭無可移易．而當時上下亦不以爲嫌矣．（同上卷十三本朝）

右可見寧人志節高標．不忘明室之意．雖時易境遷．似無可記述之趣．然響應所及．以及近世．其途亦有二面．宗國之思．改新之制．多由明季諸儒興起．自無異說．然守正不阿．仍存故舊之思．自居勝代遺臣．甘守寂寞而不悔者．亦皆受寧人篤守之意．然此者亦不可謂寧人志趣之偏也．若謂寧人之學．不避其支離．引申而附會之．則其所云政治經濟之建設．與夫所云「生子寧爲商賈百工．無爲貴仕．」等語．則於今之所謂勞工神聖之說何異．吾人之治某人學術．必欲得其眞相之全．不可因人而就己．章實齋已詳乎言之．是以於輯寧人性情之際．雖於其君國之思亦略附焉．

治道原治

人君之於天下，不能以獨治也。獨治之而刑繁矣，衆治之而刑措矣。古之王者不忍以刑窮天下之民也，是故一家之中父兄治之，一族之間宗子治之，其有不善之萌，莫不自化於閨門之內，而猶有不帥教者，然後歸之士師。然則人君之所治者約矣。然後原父子之親，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愼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夫然刑罰焉得而不中乎。是故宗法立而刑清，天子之宗子各治其族，以輔人君之治，罔攸兼於庶獄，而民自不犯於有司。風俗之醇，科條之簡，有自來矣。詩曰「君之宗之」，吾是以知宗子之次於君道也。（日知錄卷六愛百姓故刑罰中）

坐而論道謂之王公，王公亦爲六職之一也，未有無事而爲人君者，故曰「天子一位」（同上卷五王公六職之一）

爲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與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絕世之貴；代耕而賦之祿，故班祿之意，君卿大夫士與庶人在官一也，而非無事之食。是故知天子一位之義，則不敢肆於民上以自尊；知祿以代耕之義，則不敢厚取於民以自奉。不明乎此，而侮奪人之君，常多於三

代之下矣。（同上卷周室班爵祿）

漢書百官表。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爲長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爲少吏。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徼循禁賊盜。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皆秦制也。高帝紀二年二月令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衆爲善。置以爲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此其制不始於秦漢也。自諸侯兼幷之始。而管仲蔿敖子產之倫。所以治其國者。莫不皆然。而周禮地官自州長以下有黨正。族師。閭胥。比長。自縣正以下有鄙師。酇長。里宰。鄰長。則三代明王之治亦不越乎此也。夫惟於一鄉之中官之備。而法之詳。然後天下之治若網之在綱。有條而不紊。至於今日。一切蕩然。無有存者。且守令之不足任也。而多設之監司。監司之又不足任也。而重立之牧伯。積尊累重以居乎其上。而下無與分其職者。雖得公廉勤幹之吏。猶不能以爲治。而況托之非人者乎。後魏太和中給事中李沖上言。

「宜準古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長取鄉人強謹者．鄰長復一夫．里長二．黨長三．所復復征戍．餘若民三載無愆．則陟用陟之一等．」孝文從之．詔曰．「鄰野鄉黨之制．所由來久．欲使風教易周．家至日見．以大督小．從近及遠．如身之使手．幹之總條．然後口算平均．義興訟息．」史言立法之初．多稱不便．及事既施行．計省昔十有餘倍．於是海內安之．後周蘇綽作六條詔書曰．「非直州郡之官．皆須善人．爰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隋文帝師心變古．開皇十五年．始盡罷州郡鄉官．而唐柳宗元之言曰．「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由此論之．則天下之治．始於里胥．終於天子．其灼然者矣．故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興亡之塗．罔不由此．（日知錄卷　鄉亭之職）

常熟陳梅曰．「周禮五家爲比．比有長．五比爲閭．閭有胥．四閭爲族．族有師．五族爲黨．黨有正．五黨爲州．州有長．五州爲鄉．鄉有大夫．其間大小相維．輕重相制．綱舉目張．周詳細密．無以加矣．而要之自上而下．所治皆不過五人．蓋於詳密之中．而得易簡之意．此周家一代良法

美意也．後世人才遠不如古．乃欲以縣令一人之身．坐理數萬戶口賦稅色目．繁猥又倍於昔人．雖欲不叢脞其可得乎．」愚故爲之說曰．「以縣治鄉．以鄉治保．以保治甲．觀所謂不過五人者．而加倍焉．亦自詳密．亦自易簡．此斟酌古今之一端也．」又曰．「一鄉幾保．不妨多少何也．因民居也．法用圖．十甲千戶．不得增損何也．稽成數也．法用方．（同上卷里甲）

古文苑注．「王延壽桐柏廟碑人名．謂掾屬皆郡人．可考漢世用人之法．今考之漢碑．皆然．不獨此廟蓋其時惟守相命於朝廷．而自曹掾以下無非本郡之人．故能知一方之人情．而爲之興利除害．其辟用之者卽出於守相．而不似後代之官．一命以上皆由於吏部．故廣漢太守陳寵入爲大司農．和帝問在郡何以爲理．」寵頓首謝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主簿鐔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帝乃大悅．案於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委功曹岑晊．並謠達京師．名標史傳．而鮑宣爲豫州牧．郭欽奏其舉錯煩苛．代二千石署吏．是知署吏乃二千石之職．州牧代之．尚爲煩苛．今以天子而代之．宜乎事煩而日不給．又其變也．銓注之法．故爲掣籤．而吏治因之大壞矣．（同上卷掾屬）

舊唐書許子儒居選部．不以藻鑑爲意．有令史穀直是其腹心．每注官多委令下筆．子儒但高枕而臥語穀直云「平配」．由是補授失序．傳爲口實．嗟乎．未若今日之以穀直爲當官．以平配爲著令者也．胥吏之權所以日重而不可拔者．任法之弊使之然也．開誠布公以任大臣．疏節闊目．以理庶事．則文法省而徑竇清．人材庸而狐鼠退矣．（同上卷都令史）

天子之所恃以平治天下者百官也．故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又曰天工人其代之．今奪百官之權．而一切歸之吏胥．是所謂百官者虛名．而柄國者吏胥而已．郭隗之告燕昭王曰．「亡國與役處吁其可懼乎．」秦以任刀筆之吏而亡天下．此固已事之明驗也．（同上卷吏胥）

晉荀勗之論．以爲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民以寧一．所謂清心也．抑浮說．簡文案．略細苛．宥小失．有好變常以徼利者．必行其誅．所謂省事也．此探本之言．爲治者識此．可無紛紛於職官多寡之閒矣．（同上卷省官）

漢宣帝時盜賊並起．徵張敞拜膠東相．請吏追捕有功效者．得一切比三輔．尤異．天子許之．上名尙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是漢時縣令多取郡吏之尤異者．是以習其事而無不勝之

患。今則一以畀之初釋褐之書生。其通曉吏事者。十不一二。而輭弱無能者。且居其八九矣。又不擇其人之材。而以探籌投鈎爲選用之法。是以百里之命。付之闒茸不材之人。旣以害民而卒至於自害。於是煩劇之區。遂爲官人之陷穽。而年年更代。其弊益深。而不可振矣。然漢時之吏。多通經術。故張敞得而舉之。宣帝得而用之。今天下儒非儒。吏非吏。則吾又不識用之何從也。

南人選南。北人選北。此昔年舊例。宋政和六年。詔知縣注選。雖甚遠無過三十驛。三十驛者九百里也。今之選人。動涉數千里。風土不諳。語言不曉。而赴任甯家之費。復不可量。是率天下而路也。欲除銓政之弊。豈必如此而後爲至公邪。夫人主苟能開誠布公。則自大臣以下。至於京朝官。無不可信之人。又曰。夫子告仲弓曰。舉爾所知。今之取士。禮部以糊名取之。是舉其所不知也。吏部以掣籤注之。是用其所不知也。是使其臣拙於知人。而巧於避事。及乎赴任之後。與地不相宜。則吏治墮。吏治墮。則百姓畔。百姓畔。則干戈興。於是乎軍前除吏。而并其所爲尺寸之法。亦不能守。豈若廓然大公。使人得舉其所知。而明試以功。責其成效於服官之日乎。

自南北互選之後。赴任之人。動數千里。必須舉債。方得到官。而士風不諳。語言難曉。政權

所寄多在猾胥.(下引史事未錄.下又有停年格銓選之害二條論資格之弊.以全引古籍.故未鈔出.同上卷選補)

所謂天子者執天下之大權者也.其執大權奈何.以天下之權寄之天下之人.而權乃歸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於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權.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權.乃益尊.後世有不善治者出焉.盡天下一切之權而收之在上.而萬幾之廣.固非一人之所能操也.而權乃移於法.於是多爲之法以禁防之.雖大姦有所不能踰.而賢智之臣亦無能效尺寸於法之外.相與兢兢奉法.以求無過而已.於是天子之權.不寄之人臣.而寄之吏胥.是故天下之尤急者.守令親民之官.而今日之尤無權者.莫過於守令.守令無權.而民之疾苦不聞於上.安望其致太平而延國命乎.書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蓋至於守令日輕.而胥吏日重.則天子之權已奪.而國非其國矣.尙何政令之可言耶.削考功之繁科.循久任之成效.必得其人而與之以權.庶乎守令賢而民事理.此今日之急務也.(同上卷九守令)

唐張九齡言於玄宗曰.「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致理之本.莫若重守令.凡

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從之，宋孝宗時臣僚言，吏事必歷而後知，人才必試而後見，未歷親民，不宜驟擢，因定知縣以三年為任，非經兩任，不除監察御史，此開元乾道之吏治所以獨高於近代也，明代綸扉之地，必取詞林，名在丙科，始分銅墨，於是字人之職輕，而簿書錢穀之司一歸之俗吏矣，漢諺有云，取官漫漫，怨死者半，而宋神宗嘗謂宰相曰，「朕思祖宗以百戰得天下，今以州郡付之庸人，常切痛心，後之人君其以斯言書之坐右乎，」（同上卷京官必用守令）

予少時見山野之氓，有白首不見官長，安於畎畝，不至城中者，洎於末造，役繁訟多，終歲之功，半在官府，而小民有，「家有二頃田，頭枕衙門眠」之諺，已而山有負嵎，林多伏莽，遂舍其田園，徙於城郭，又一變而求名之士，訴枉之人，悉至京師，輦轂之間，易於郊坰之路矣，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五十年來風俗遂至於此，今將靜百姓之心而改其行，必在制民之產，使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後教化可化風俗可善乎，

人聚於鄉而治。聚於城而亂。聚於鄉則土地闢。田野治。欲民之無恆心不可得也。聚於城。則徭役繁獄訟多。欲民之有恆心不可得也。

欲淸輦轂之道。在使民各聚於其鄉始。（同上卷　人聚）

不知封建之所以變而爲郡縣。則知郡縣之敝而將復變。然則將復變而爲封建乎。曰。「不能」有聖人起。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而天下治矣。何則。封建之失其專在下。郡縣之失。其專在上。古之聖人以公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國。今之君人者。盡四海之內爲我郡縣猶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條文簿日多於一日。而又設之監司。設之督撫。以爲如此。守令不得以殘害其民矣。不知有司之官。凜凜焉救過之不給。以得代爲幸。而無肯爲其與一日之利者。民烏得而不窮。國烏得而不弱。率此不變。雖千百年而吾知其與亂同事日甚一日者矣。然則尊令長之秩。而予之以生財治人之權。罷監司之任。設世官之獎。行辟屬之法。所謂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而二千年以來之敝可以復振。後之君苟欲厚民生強國勢。則必用吾言矣。（文集卷一　封建論）

善乎葉正則之言曰。「今天下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州縣之敝吏胥竊穴其中。父以是傳之子。兄以是傳之弟。而其尤桀黠者。則進而爲院司之書吏。以掣州縣之權。上之人明知其爲天下之大害。而不能去也。使官皆千里以內之人。習其民事。而又終其身任之。則上下辨而民志定矣。文法除而吏事簡矣。官之力足以御吏而有餘。吏無所以把持其官。而自循其法。昔人所謂養百萬虎狼於民間者。將一旦而盡去。治天下之愉快孰過於此。」（封建論八）

宋馬端臨曰。「按兩漢二千石長吏。皆可以自辟曹掾。而所辟大概多取管屬賢士之有才能操守者。蓋必如是乃能知閭里之奸邪。黔庶之休戚。故治狀之顯著者。常必由之。後世長吏既不與之以用人之權。而士自一命以上。拘於三互之法。不使之效職顯能本土。士之賢者。亦以隱情惜己。不預郡府之事爲高。而與郡守縣令共治其民者。則皆兇惡貪饕舞文悖理之胥吏矣。」（菰中隨筆郡吏當用士人）

右論法度。寧人論政。主分治不主獨裁。具見民主精神。故上自天子。下至鄉里之職皆爲治事之人。故曰。「天子一位。」一天下國家者集鄉里而成。故尤重鄉治。鄉里既清。則人民

自治又最親民者爲守令之官。最習事者莫若胥吏。令令職遷移無常。而胥吏壟斷最久。故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爲之之法在寓封建之意於縣令之中。縣令習事日久。則自親民。胥吏之弊自退。然不知習俗既久。則胥吏之害一變而縣令之害。此寧人之所未及見者。然有清一代獨重縣令之職。此寧人有以啓之者。其崇縣令之法。則凡爲宰輔者必經縣令之職。如此則縣令必知自重而知親民矣。

其爲政之旨。則在潔清吏治之本。本清則政自清。故曰。「省官不如省事。」事省則繁縟之弊自除矣。凡此者及經濟取士諸事。皆爲治之道。而所以能省事。則在正人心。故下所舉釐理名教風紀諸旨。皆爲治之原也。

國家之所以設生員者何哉。蓋以收天下之才俊子弟。養之於庠序之中。使之成德達材。明先王之道。通當世之務。出爲公卿大夫。與天子分猷共治者也。必選夫五經兼通者。而後充之。又課之以二十一史與當世之務。而後升之。仍分爲秀才明經二科。而養之於學者。不過二十人之數。無則闕之。爲之師者。州縣以禮聘焉。勿令部選。如此而國有實用之人。邑有通經之

士。其人材必盛於今日也。

國家之所以取生員而考之以經義論策表判者。欲其明六經之旨通當世之務也。今以書坊所刻之義。謂之時文。舍聖人之經典先儒之注疏。與前代之史不讀。而讀其所謂時文。時文之出。每科一變。五尺童子能誦數十篇而小變其文。卽可以取功名。而鈍者至白首而不得過。老成之士。旣以有用之歲月。銷磨於場屋之中。而少年捷得之者。又易視天下國家之事。以爲人生之所以爲功名。惟此而已。故敗壞天下之人材。而至於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將不成將。夫然後寇賊姦宄得而乘之。敵國外侮得而勝之。苟以時文之功。用之於經史。及當世之務。則必有聰明俊傑通達治體之士。起於其間矣。故曰。「廢天下之生員而用世之材出也。」

吾所謂廢生員者。非廢生員也。廢今日之生員也。請用辟舉之法。而並存生儒之制。天下之人無問其生員與否。皆得舉而薦之於朝廷。則我之所收者旣已博矣。而其廩之學者。爲之限額。略倣唐人郡縣之等。小郡十人。等而上之大郡四十人而止。小縣三人等而上之大縣二

十人而止。約其戶口之多寡。人材之高下。而差次之。有闕則補。而罷歲貢舉人之二法。其為諸生者選其通雋。皆得就試於禮部。而成進士者。不過授以簿尉親民之職。而無使之驟進。以平其貪躁之情。其設之教官。必聘其鄉之賢者以為師。而無隸於仕籍。罷提學之官。而領其事於郡守。此諸生之中有薦舉而入仕者。有考試而成進士者。亦或有不率而至於斥退者。有不幸而死。及疾病不能肄業願給衣巾以老者闕。至於二人三人然後合其屬之童生。取其通經能文者以補之。然則天下之為生員者少矣。少則人重之。而其人亦知自重。為之師者不煩於教。而向所謂聚徒合黨。以橫行於國中者。將不禁而自止。或曰。「天下之才日生而無窮也。使之皆壅於童生則奈何。」吾固曰。「天下之人無問其生員與否。皆得舉而薦之於朝廷。則取士之方不恃諸生之一途而已也。夫取士以佐人主理國家。而僅出一塗。未有不弊者也。」（文集卷一生員論）

取士之制。其薦之也。略用古人鄉舉里選之意。其試之也。略用唐人身言書判之法。縣舉賢能之士。間歲一人。試於部。上者為郎。無定員。郎之高第得出而補令。次者為丞。於其近郡用

之。又次者歸其本縣署爲簿尉之屬。而學校之設聽令與其邑之士自聘之謂之師。不謂之官。不隸名於吏部。而在京則公卿以上倣漢人三府辟召之法。參而用之。夫天下之士有道德而不願仕者則爲人師。有學術才能而思自見於世者。其縣令得而舉之。三府得而辟之。其亦可以無失士矣。或曰。間歲一人。功名之路無乃狹乎。化天下之士使之不競於功名。王治之大者也。且顏淵不仕。閔子辭官。漆雕未能。曾皙異撰。亦何必於功名哉。

科第不與資格期。而資格之局成。資格不與朋黨期。而朋黨之形立。防微慮始有國者。其爲變通之計也。（日知錄卷十七進士得人）

國家設科之意。本以求才。今之立法。則專以防姦爲主。如彌封謄錄一切之制是也。又曰蓋昔之取士。雖程其一日之文。亦參之以平生之行。而鄉評士論一皆達於朝廷。故王旦傳言。「翰林學士陳彭年呈政府科場條目。」旦投之地曰「內翰得官幾日。乃欲隔截天下進士」彭年惶恐而退。而范仲淹蘇頌之議。並欲罷彌封謄錄之法。使有司先考其素行。以漸復兩漢選舉之舊。夫以彭年一人之私。而遂之爲數百年之成法。無怪乎繁文日密。而人材日衰。後之

人主，非有重門洞開之心胸，不能起而更張之矣。(同上卷糊名)

今日考試之弊，在乎求才之道不足，而防姦之法有餘。宋元祐初御史中丞劉摯上言，「治天下者遇人以君子長者之道，則下必有君子長者之行，應於上。若以小人遇之，彼將以小人自爲矣。況以此行於學校之間乎。」誠能反今日之弊，而以教化爲先，賢才得而治具張，不難致也。(同上卷搜索)

右論取士。按重人而人亦知自重，此專人取士之本旨。破除防嫌之法，而參之平居之行，則士自免於倖進，而可入於有爲之塗矣。

民之所以不安，以其有貧有富。貧者至於不能自存，而富者常恐人之有求，而多爲吝嗇之計，於是乎有爭心矣。夫子有言，不患貧而患不均。夫維收族之法行，而歲時有合食之恩，吉凶有通財之本。俗六安萬民，三曰聯兄弟，而鄉三物之所興者，六行之條，曰睦曰恤，不待王政之施，而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矣。此所謂均無貧者，而財用不足乎。至於葛藟之刺興，角弓之賦作，九族乃離，一方相怨，而缾罍交恥，泉池並竭，然後知先王宗法之立，其所以養人之

欲，而給人之求，爲周且豫矣。（日知餘卷　庶民安故財用足）

自古以來有民窮財盡而人主獨擁多藏於上者乎。此無他，不知錢幣之本爲上下通之財，而以爲一家之物也。詩曰：「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有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人共知之矣。

財聚於上，是謂國之不祥。不幸而有此，與其聚於人主，無寧聚於大臣。昔殷之中年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總於貨寶貪濁之風，亦已甚矣。有一盤庚出焉，遂變而成中興之治。及紂之身用又讐斂，鹿臺之錢，鉅橋之粟，聚於人主，而前徒倒戈自燔之禍至矣。故堯之禪舜，猶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而周公之繫易曰渙王居无咎。管子曰：「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嗚呼，崇禎末年之事，可爲永鑒也已。後之有天下者其念之哉。

昔者謂古者藏富於民，自漢以後財已不在民矣，而猶在郡國，不至盡輦京師，是亦漢人之良法也。後之人君知此意者鮮矣。

開科取士，則天下之人日愚一日，立限徵糧，則天下之財日窘一日，吾未見無人與財，而

能立國者也。然則如之何。必有作人之法。而後科目可得而設也。必有生財之方。而後賦稅可得而收也。（同上卷十二財用）

讀孔孟之書而進管商之術。此四十年前士大夫所不肯爲。而今則滔滔皆是也。有一人焉可以言而不言。則羣推之以爲有恥之士矣。上行之則下效之。於是釐穀之任。榷課之司。昔人所避而不居。今且攘臂而爭之。禮義淪亡。盜竊競作。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後之興王所宜重爲懲創。以變天下之貪邪者。莫先乎此。（同上卷言利之臣）

今日貪取之風所以膠固於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給之薄而無以贍其家也。白居易爲盩厔尉詩云「吏祿三百石。歲晏有餘糧。」其江州司馬廳記曰。「唐與上州司馬秩五品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給家。今之制祿不過唐人之什二三。彼無以自贍。焉得而不取諸民乎。（同上卷俸祿）

人主之道在乎不利羣臣百姓之有。夫能不利羣臣百姓之有。然後羣臣百姓亦不利君之有。而府庫之財可以保矣。（同上卷助餉）

今日所以百事皆廢者。正緣國家取州縣之財。纖毫盡歸之於上。而吏與民交困。遂無以爲修舉之資。延陵季子游於晉。曰「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牆卑而故牆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又不獨人情之苟且也。（同上卷館舍）

右釋經濟以錢幣爲通共之物。故以不聚斂爲本。

正俗

法制禁令。王者之所不廢。而非所以爲治也。其本在正人心厚風俗而已。故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周公作立政之書曰。「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愼。又曰庶獄庶愼。文王罔敢知於茲。」其丁寧後人之意。可謂至矣。秦始皇之治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而秦遂以亡。太史公曰。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然則法禁之多。乃所以爲趣亡之具。而愚闇之君。猶以爲未至也。杜子美詩曰「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又曰。「君看燈燭張。轉使飛蛾密。」其切中近朝之事乎。

漢文帝詔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夫三老之卑．而使之得率其意．此文景之治．所以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而上擬於成康之盛也．諸葛孔明開誠布公道．而上下之交．人無間言．以蕞爾之蜀．猶得小康．魏操吳權任法術．以御其臣．而篡逆相仍．略無寧歲．天下之事．固非法之所能防也．

前人立法之初．不能詳究事勢．預爲變通之地．承其已弊．拘於舊章．不能更革．而復立一法．以救之．於是法愈繁而弊愈多．天下之事．日至於叢脞．其究也．眊而不行．上下相蒙．以爲無失祖制而已．此莫甚於有明之世．如勾軍行鈔二事．立法以救法．而終不善者也．（日知錄卷八法制）

宋葉適言法令日繁．治具日密．禁防束縛．至不可動．而人之智慮．自不能出於繩約之內．故人材亦以不振．今與人稍談及度外之事．輒搖手而不敢爲．夫以漢之能盡人材．陳湯猶扼腕於文墨吏．而況於今日乎．宜乎豪傑之士．無以自奮．而同歸於庸懦也．

使枚乘相如而習今日之經義．則必不能發其文章．使管仲孫武而讀今日之科條．則必

不能運其權略。故法令者敗壞人材之具。以防姦宄而得之者什三。以沮豪傑而失之者常什七矣。

自萬曆以上。法令繁而輔之以教化。或其治猶爲小康。萬曆以後。法令存而教化亡。於是機變日增。而材能日減。其君子工於絕纓。而不能獲敵之首。其小人善於盜馬。而不肯救君之患。誠有如墨子所云。使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倍畔。使斷獄則不中。分財則不均。呂氏春秋所云。處官則荒亂。臨財則貪得。列近則持諫。將衆則罷怯。又如劉蕡所云。謀不足以剪除姦兇。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衞社稷。而暴足以侵害閭里者。嗚呼。吾有以見徒法之無用矣。

（同上卷九人材）

「乃積乃倉。乃裹餱糧。於橐於囊。」國所以足食而不待豳土之行。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國所以足兵而不待淮夷之役也。苟其事變之來。而有所不及備。則纆組白梃。可以爲兵。而不可缺食以修兵矣。糠覈草根。可以爲食。而不可棄信以求食矣。古之人有至於張空弮。羅雀鼠。而民無貳志者。非上之信有以結其心乎。此又權於緩急輕重之閒。而爲

不得已之計也。明此義。則國君死社稷。大夫死宗廟。至於輿臺牧圉之賤。莫不親其上死其長。所謂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豈非爲政之要道乎。孟子言制梃以撻秦楚。亦是可以無待於兵之意。（同上卷　去食去兵）

按寧人論治雖不廢法制。而以正人心厚風俗爲本。蓋法者所以防民。蓋人心旣正。則社會之秩序自有條理。而不相侵害。則爲民之防。蓋無所用矣。以上諸章。乃痛論明末法制之弊。下乃論爲政之本。

林文恪材福州府志曰「射無定鵠則羿不能巧。學無定論。則游夏不能工。欲道德一。風俗同。其必自大人不倡游言始。」（日知錄卷七擧業）

春秋終於敬王三十九年庚申之歲。西狩獲麟。又十四年爲貞定王元年癸酉之歲。魯哀公出奔二年卒於有山氏。左傳以是終焉。至顯王三十五年丁亥之歲。六國以次稱王。蘇秦爲從長。自此之後乃可得而紀。自左傳之終以至此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闕軼。攷古者爲之茫昧。邦無定交。士無定主。此皆變於一百三十三年之間。史之闕文。而後人可以意惟者也。不待

始皇之幷天下，而文武之道盡矣，馴至西漢，此風未改，故劉向謂其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弊，貪饕險詖，不閑義理，觀夫史之所錄，無非功名勢利之人，筆札喉舌之輩，而如董生之言正誼明道者，不一二見也，蓋自春秋之後，至東京而其風俗稍復乎古，吾是以知光武明章，果有變齊至魯之功，而惜其未純乎道也，自斯以降，則宋慶曆元祐之間為優矣，嗟乎，論世而不考其風俗，無以明人主之功，余之所以斥周末而進東京，亦春秋之意也。（日知錄卷十三周末風俗）

吳越春秋，至謂句踐以寡婦淫泆過犯，皆輸山上，士有憂思者，令遊山上，以喜其意，當其時蓋欲民之多，而不復禁其淫泆，傳至六國之末，而其風猶在，故始皇為之厲禁，而特著於刻石之文，以此與滅六王幷天下之事並提而論，且不著之於燕齊，而獨著之於越，然則秦之任刑雖過，而其防民正俗之意，固未始異於三王也，漢興以來，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世之儒者，言及於秦，即以為亡國之法，亦未之深考乎。（同上卷　秦紀會稽山刻石）

漢自孝武表章六經之後，師儒雖盛，而大義未明，故新莽居攝，頌德獻符者徧於天下，光

武有鑒於此，故尊崇節義，敦厲名實，所舉用者莫非經明行脩之人，而風俗為之一變。至其末造，朝政昏濁，國事日非，而黨錮之流，獨行之輩，依仁蹈義，舍命不渝，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尚於東京者。故范曄之論，以為桓靈之間，君道粃僻，朝綱日陵，國隙屢起，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強之臣，息其闚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所以傾而未潰，皆仁人君子心力之謂，可謂知言者。使後代之主，循而弗革，即流風至今亦何不可。而孟德既有冀州，崇獎跅弛之士，觀其下令，再三至於求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於是權詐迭進，姦逆萌生，故董昭太和之疏，已謂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更以交遊為業，國士不以孝悌清脩為首，乃以趨勢求利為先，至正始之際，而一二浮誕之徒，騁其智識，蔑周孔之書，習老莊之教，風俗又為之一變。夫以經術之治，節義之防，光武明章數世為之而未足，毀方敗常之俗，孟德一人變之而有餘，後之人君，將樹之風聲，納之軌物，以善俗而作人，不可不察於此矣。（同上卷兩漢風俗）

魏明帝殂，少帝即位，改元正始，凡九年。其十年則太傅司馬懿殺大將軍曹爽，而魏之大

權移矣。三國鼎立至此垂三十年。一時名士風流。盛於雒下。乃其棄經典而尚老莊。蔑禮法而崇放達。視其主之顛危若路人然。卽此諸賢爲之倡也。自此以後。競相祖述。如晉書言王敦見衛玠謂長史謝鯤曰。『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沙門支遁以淸談著名於時。莫不崇敬以爲造微之功足參諸「正始」。其爲後人企慕如此。』然而晉書儒林傳序云。『擯闕里之典經。習「正始」之餘論。指禮法爲流俗。目縱誕以淸高。此則虛名雖被於時流。篤論未忘乎學者。是以講明六藝。鄭王爲集漢之終。演說老莊。王何爲開晉之始。以至國亡於上。教淪於下。羌戎互僭。君臣屢易。非林下諸賢之咎而誰咎哉。』（同上卷正始）

宋史言士大夫忠義之氣。至於五季。變化殆盡。宋之初興。范質王溥猶有餘憾。藝祖首褒韓通。次表衛融。以示意嚮。眞仁之世。田錫王禹偁范仲淹歐陽修唐介諸賢。以直言讜論倡於朝。於是中外薦紳。以名節爲高。廉恥相尚。盡去五季之陋。故靖康之變。志士投袂。起而勤王。臨難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節相望。嗚呼。觀哀平之可以變而爲東京。五代之可以變而爲宋。則知天下無不可變之風俗也。剝上九之言碩果也。陽窮於上。則復生於下矣。

人君御物之方．莫大乎抑浮止競．宋自仁宗在位四十餘年．雖所用或非其人．而風俗醇厚．好尚端方．論世之士．謂之君子道長．及神宗朝．荆公秉政．驟奬趨媚之徒．深鉏異己之輩．干進之流．乘機抵隙．馴至紹聖崇寧．而黨禍大起．國事日非．膏肓之疾．遂不可治．後之人但言農田．水利．靑苗．保甲諸法．爲百姓害．而不知其移人心．變士習．爲朝廷之害．其害於百姓者．可以一旦而更．而其害於朝廷者．歷數十百年．滔滔之勢．一往而不可反矣．李應中謂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人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孤．此可謂知言者也．（同上卷宋世風俗）

古之哲王．所以正百辟者．既已制官刑儆於有位矣．而又爲之立閭師．設鄉校．存清議於州里．以佐刑罰之窮．移之郊遂．載在禮經．殊厥井疆．稱於畢命．兩漢以來．猶循此制．鄉擧里選．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議．終身不齒．君子有懷刑之懼．小人存恥格之風．敎成於下．而上不嚴．論定於鄉．而民不犯．降及魏晉．而九品中正之設．雖多失實．遺義未亡．凡被糾彈付清議者．卽廢棄終身．同之禁錮．至宋武帝篡位．乃詔有犯鄉論清議．贓汙淫盜．一皆蕩滌洗除．與之更始．

自後凡遇非常之恩赦文並有此語．小雅廢而中國微．風俗衰而叛亂作矣．然鄉論之汙至煩詔書爲之洗刷．豈非三代之直道尙在斯民．而畏人之多言猶見於變風之日乎．然則崇「月旦」以佐秋官．進鄉評以扶國是．儻亦四聰之所先．而王治之不可闕也．

天下風俗最壞之地．清議尙存．猶足以維持一二．至於清議亡而干戈至矣．（同上卷清議）

以今觀之．則無官不賂遺．而人人皆吏士之爲．無守不盜竊．而人人皆僮豎之爲矣．自其束髮讀書之時．所以勸之者不過所謂千鍾粟黃金屋．而一旦服官．卽求其所大欲．君臣上下懷利以相接．遂成風流．不可復制．後之爲治者．宜何術之操乎．唯名可以勝之．名之所在．上之所庸．而忠信廉潔者顯榮於世．名之所去．上之所擯．而怙侈貪得者廢錮於家．卽不無一二矯僞之徒．猶愈於肆然而爲利者．南史有云．漢世士務脩身．故忠孝成俗．至於乘軒服冕．非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缺．故昔人之言曰「名教」曰「名節」曰「功名」．不能使天下之人以義爲利．而猶使之以名爲利．雖非純王之風．亦可以救積洿之俗矣．

漢人以名爲治．故人材盛．今人以法爲治．故人材衰．（同上卷名教）

名勝於利．則小人之道消．利勝於名．則貪暴之風扇．（同上卷名教）

今日所以變化人心．蕩滌汚俗者．莫急於勸學獎廉二事．天下之士有能篤信好學．至老不倦．卓然可當方正有道之舉者．官之翰林國子之秩．而聽其出處．則人皆知向學而不競於科目矣．庶司之官有能潔己愛民．以禮告老而家無儋石之儲者．賜之以五頃十頃之地．以爲子孫世業．而除其租賦．復其丁徭．則人皆知自守．而不貪於貨賂矣．當時懷稽古之榮．沒世仰遺清之澤．不愈於科名．使之干進而饕利者哉．以名爲治．必自此塗始矣．（同上）

宋范文正上晏元獻書曰．「夫名教不崇．則爲人君者謂堯舜不足法．桀紂不足畏．爲人臣者謂「八元」不足尚．「四凶」不足恥．天下豈復有善人乎．人不愛名．則聖人之權去矣．」（同上）

羅仲素曰．「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同上卷廉恥）

按此二條於名節廉恥極有關係。所以教化能施行者。在能使人知名可貴。故如人不愛名。則治人之權去矣。以上二條故雖引自古人。仍亟錄之。

晉宋以來。尤重流品。故雖蕞爾一方。而猶能立國。梁書羊侃傳。有宦者張僧允候侃。竟不前之曰「我牀非閹人所坐」。自萬曆季年。搢紳之士。不知以禮飭躬。而聲氣及於宵人。詩字頒於輿皁。至於公卿上壽。宰執稱兒。而神州陸沈。中原塗炭。夫有以致之矣。（同上卷流品）

世道下衰。人材不振。王伾之吳語。鄭綮之歇後。薛昭緯之浣溪沙。李邦彥之俚語辭曲。莫不登諸嚴廊。用爲輔弼。至使在下之人。慕其風流。以爲「通脫」。而棟折榱崩。天下將無所芘矣。及乎板蕩之後。而念老成播遷之餘。而思耆俊。庸有及乎。有國者登崇重厚之臣。抑退輕浮之士。此移風易俗之大要也。（同上卷重厚）

讀屈子離騷之篇。乃知堯舜所以行出乎人者。以其耿介。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則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是則謂之耿介。反是謂之昌披。夫道若大路然。

堯舜之分必在乎此。（同上卷耿介）

國奢示之以儉。君子之行宰相之事也。（同上卷儉約）

嗚呼法不立。誅不必。而欲為吏者之毋貪。不可得也。人主既委其太阿之柄。而其所謂大臣者。皆刀筆筐篋之徒。毛舉細故。以當天下之務。吏治何由而善哉。（同上卷除貪）

日擊世趨。方知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而所以轉移人心。整頓風俗。則教化紀綱為不可闕矣。百年必世養之而不足。一朝一夕敗之而有餘。（文集卷四與人書九）

右釋風俗。按風俗之良劣。恆在提倡者為轉移。故崇東漢而斥正始。其提倡之法。則在崇名節。正名教。是以鑒於法治不足以喻於人人之心。且法者有時而敝。乃祛法治而易以名治。其名治之法。則在篤清議。重鄉評。使人知人而不齒於鄉里。則即不能存立於社會。即不能見容鄉里。其為恥莫大焉。而立數標準於世。使人知能行此數標準之人。則為有恥之人。且可登庸於仕版。反是則否。所立之準則「耿介」「廉恥」「儉約」「重厚」諸類是也。人士果以敦品而向學。則世何憂不治。故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其間固不能一

二沽名之士。然而寧人有曰。「不能使天下之人以義爲利。而猶使之以名爲利。」一其誅貪暴者則曰法不立。誅不必。而欲爲吏者之毋貪不可得也。其嚴峻之度如此。故黃汝成謂其言。「政事急於綜核名實。稍雜申韓之學」。蓋寧人痛明末士風不振之弊。非深切事理者。不能出此。又凡欲事之立。非嚴峻不能成一時之功。然其正人心厚風俗之旨。猶不失忠厚之意也。

文史

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亂神之事。無稽之言。勦襲之說。諛佞之文。若此者。有損於己。無益於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損矣。（日知錄卷十九）

二漢文人所著絕少。史於其傳末每云所著凡若干篇。惟董仲舒至百三十篇。而其餘不過五六十篇。或十數篇。或三四篇。史之錄其數。蓋稱之。非少之也。乃今人著作。則以多爲富。夫多則必不能工。卽工亦必不皆有用於世。其不傳宜矣。（同上卷文不貴多）

文以少而盛。以多而衰。以二漢言之。東都之文多於西京。而文衰矣。以三代言之。春秋以降之文多於六經。而又衰矣。記曰。「天下有道。則言有枝葉」。（同上條）

張子有云。民吾同胞。今日之民。吾與達而在上位者之所共也。教民以事。此達而在上位者之責也。教民以言。此亦窮而在下位者之責也。（同上卷直言）

天下之事。有言在一時。而其效見於數十百年之後者。魏志司馬朗有復井田之議。謂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業。難中奪之。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爲公田。宜及此時復之。當世未之行也。及拓跋氏之有中原。令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爲公田。以給授。而口分世業之制。自此而起。（同上卷立言不爲一時）

按甯人立言不爲一時。及教民以言之旨。此甯人超絕之識。非徒垂空言於後世者可及。

詩云。「巧言如簧。顏之厚矣。」而孔子亦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巧言亂德。」夫巧言不但言語。凡今人所作詩賦碑狀。足以悅人之文。皆巧言之類也。不能不足以爲通人。

夫惟能之而不爲．乃天下之大勇也．故夫子以剛毅木訥爲近仁．學者所用力之途在此不在彼矣．（同上卷巧言）

末世人情彌巧．文而不慙．固有朝賦采薇之篇．而夕有捧檄之喜者．苟以其言取之．則車載魯連．斗量王蠋矣．曰是不然．世有知言者出焉．則其人之眞僞．卽以其言辨之．而卒莫能逃也．黍離之大夫．始而搖搖．中而如噎．旣而如醉．無可奈何．而付之蒼天者眞也．汨羅之宗臣．言之重．辭之複．心煩意亂．而其詞不能以次者眞也．栗里之徵士．淡然若忘於世．而感憤之懷．有時不能自止．而微見其情者眞也．其汲汲於自表暴．而爲言者僞也．易曰．「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失其守者其辭屈．」詩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夫鏡情僞．屏盜言．君子之道．興王之事．莫先乎此．（同上卷文辭欺人）

巧言僞說．此事人之痛絕者．不爲空談．所以見文之用．屏除情僞．所以見文之眞．

唐宋以下文人何其多也．固有不識經術．不通古今．而自命爲文人者矣．黃魯直言「數十年來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推奬後生．故華而不實」．本朝嘉靖以來．亦有此風．而陸文裕所

記劉文靖告吉士之言。空同以爲大不平矣。宋史言歐陽永叔與學者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同上卷文人之多）

孔子之刪述六經。卽伊尹太公救民於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蟲魚命草木者。皆不足以語此。故曰。「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夫春秋之作言焉而已。而謂之行事者。天下後世用以治人之書。將欲謂之空言而不可也。愚不揣有見於此。故凡文之不關於六經之指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爲。而既以明道救人則於當今之所通患。而未嘗專指其人者。遂不敢以避也。（文集卷四與友人書二）

宋史言劉忠肅每戒子弟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命爲文人。無足觀矣。」僕自一讀此言。便絕應酬文字所以養其器識而不墮於文人也。懸牌在室。以拒來請。人所共見。足下尙不知耶。抑將隨俗爲之。而無傷於器識耶。中孚爲其先妣求傳再三。終已辭之。蓋止爲一人一家之事。而無關於經術政理之大。則不作也。韓文公文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原毀爭臣論平西淮碑張中丞傳後序諸篇。而一切銘狀概爲謝絕。則誠近代之泰山北斗矣。今猶未敢許也。

此非僕之言，當日劉義已識之矣。（同上卷四與人書十八）

能文不爲文人，能講不爲講師。吾見近日之爲文人爲講師者，其意皆欲以文名以講名者也。子不云乎，是聞也，非達也。默而識之，愚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同上卷與人書二十三）

右論爲文史之旨及文人之通弊。按寧人爲文不主空言之說，不關當世之務者不言。卽確乎含有爲史之意。又所論者多兼史學。故文史合輯於一論。

典謨爻象，此二帝三王之言也。論語孝經，此夫子之言也。文章在是，性與天道亦不外乎是。故曰有德者必有言。善夫游定夫之言曰：「不能文章而欲聞性與天道，譬猶築數仞之牆，而浮埃聚沫以爲基，無是理矣。後之君子於下學之初，卽談性道，乃以文章爲小技，而不必用力。然則夫子不曰「其旨遠，其辭文」乎？不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乎？」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嘗見今講學先生從語錄入門者，多不善於修辭，或乃反子貢之言以譏之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可得而聞；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聞也。

楊用修曰：「文道也，詩言也，語錄出而文與道判矣；詩話出而詩與言離矣。」（同上卷

修辭）

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倣．卽使逼肖古人．已非極詣．況遺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且古人作文．時有利鈍．梁簡文與湘東王書云．「今人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棄其所長．惟得其所短．」宋蘇子瞻云．「今人學杜甫詩得其粗俗而已．」金元裕之詩云．「少陵自有連城璧．爭奈微之識碔砆．」夫文章一道．猶儒者之末事．乃欲如陸士衡所謂攬朝華於已披．啟夕秀於未振者．今且未見其人．進此而窺著述之林．益難之矣．

效楚辭者必不如楚辭．效七發者必不如七發．蓋其意中先有一人在前．旣恐失之．而其筆力復不能自遂．此壽陵餘子學步邯鄲之說也．（同上卷文人摹倣之病）

曲禮之訓．無勦說．毋雷同．此古人立言之本．（同上條）

作書須注．此秦漢以前可耳．若今日作書而非注不可解．則是求簡而得繁．兩失之矣．子曰．「辭達而已矣」辭主乎達．不論其繁與簡也．繁簡之論興而文亡矣．史記之繁處必勝於

漢書之簡處。新唐書之簡也。不簡於事。而簡於文。其所以病也。(同上卷文章繁簡)

後周書柳虯傳。「時人論文體有今古之異。虯以爲時有今古。非文有今古。此至當之論。」夫今之不能爲二漢。猶二漢之不能爲尙書左氏。乃剿取史漢中文法以爲古。甚者獵其一二字句用之於文。殊爲不稱。(同上卷文人求古之病)

于愼行筆塵曰「史漢文字之佳。本自有在。非謂其官名地名之古也。今人慕其文之雅。往往取其官名地名。以施於今。此應爲古人笑也。」予素不工文辭。無所模擬。至於名義之微。則不敢苟。尋常小作。或有遷就。金石之文。斷不敢於官名地名以古易今。前輩名家亦多如此。(同上條)

凡書有所發明。序可也。無所發明。但紀成書之歲月可也。人之患在好爲人序。(同上卷書不當兩序)

列傳之名始於太史公。蓋史體也。不當作史之職。無爲人立傳者。故有碑有誌有狀。而無傳。梁任昉文章緣起言傳始於東方朔作非有先生傳。是以寓言而爲之傳。韓文公集中傳三

篇．太學生何蕃．圬者王承福．毛穎．柳子厚某中傳六篇．宋清．郭橐駝．童區寄．梓人．李赤．蝜蝂．何蕃僅採其一事．而謂之傳．王承福之輩．皆微者．而謂之傳．毛穎李赤蝜蝂．則戲耳．而謂之傳．蓋比於稗官之屬耳．若段太尉則不曰傳曰逸事狀．子厚之不敢傳段太尉．以不當史任也．自宋以後．乃有爲人立傳者．侵史官之職矣．（同上卷古人不爲人立傳）

誌狀在文章家爲史之上流．上之史官．傳之後人．爲史之一本．史以記事．亦以載言．故不讀其人一生所著之文．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公卿大臣之位者．不悉一朝之大事．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曹署之位者．不悉一司之掌故．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監司守令之位者．不悉一方之地形土俗．因革利病．不可以作．今之人未通乎此．而妄爲人作誌．史家又不考而承用之．是以抵牾不合．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其謂是與．（同上卷誌狀不可妄作）

元史姚燧以文就正於許衡．衡戒之曰．「弓矢爲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均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朱文公嘗言．「其能太高．跡太近．恐爲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其

晚節。」是皆非其人而與之者也。夫禍患之來輕於恥辱。必不得已與其與也寧拒。至乃偷儢含章其用有先乎此者。則又貴知微之君子矣。（同上卷上非其人）

秦楚之際。民所出入之塗。曲折變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以山川郡國不易明。故曰東。曰西。曰南。曰北。一言之下。而形勢瞭然。以關塞江河爲一方界限。故於項羽則曰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曰羽乃悉引渡河。曰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行略地至河南。曰羽渡淮。曰羽遂引東欲渡烏江。於高帝則曰出成皋玉門北渡河復取成皋。蓋自古史書兵事地形之詳。未有過於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勢。非後代書生之所能幾也。（同上卷二十六史記通鑑兵事）

古人作史有不待論斷。而於序事之中即見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準書末載卜式語。王翦傳末載客語。荆軻傳不載魯句踐語。鼂錯傳末載鄧公與景帝語。武安侯田蚡傳末載武帝語。皆史家於序事中寓論斷法也。後人知此者鮮矣。（同上卷史記於序事中寓論斷）

班孟堅爲書束於成格。而不得變化。且如史記淮陰侯傳末載蒯通事。令人讀之感慨有

餘味，淮南王傳中伍被與王答問語，情態橫出，文亦工妙，今悉刪之，而以伍被配江充息夫躬爲一傳，刪最冤伍次之，二淮傳寥落不堪讀矣。（同上卷漢書不如史記）

朱鶴齡曰：「太史公史記帝紀之後，卽有十表八書，表以紀治亂興亡之大略，書以紀制度沿革之大端，班固改書爲志，而年表視史記加詳焉，蓋表所繇立，昉於周之譜牒，與紀傳相爲出入，凡列侯將相三公九卿，其功名表著者，旣系之以傳，此外大臣無積勞亦無顯過，傳之不可勝書，而姓名爵里存沒盛衰之跡，要不容以遽泯，則於表乎載之，又其功罪事實傳中有未悉備者，亦於表乎載之，年經月緯，一覽瞭如，作史體裁莫大於是……」不知作史無表，則立傳不得不多，傳愈多，文愈繁，而事蹟或反遺漏而不舉，歐陽公知之，故其譔唐書，有宰相表，有方鎭表，有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始復班馬之舊章云。（卷二十六作史不立表志）

自庚申至戊辰，邸報皆曾寓目，與後來刻本記載之書，殊不相同，今之修史者，大段當以邸報爲主，兩造異同之論，一切存之，無輕刪抹，而徵其論斷之辭，以待後人之自定，斯得之矣。（文集卷四與次耕書）

鄭漁仲言作史莫先於表。今觀宋遼金元四史紊亂殊甚。不先作表。則史未易讀也。夫雖正統所在自建炎以下。與南北朝無異。作綱目者。詳南而略北。使金源一代可傳之事。並闕不書。殊失溫公之指。比日偶閱四史。因自混一之年。以迄厓山之歲。編成年表。較漁仲尤爲簡略。蓋記事自有紀傳。圖譜簡則易明也。（菰中隨筆）

右爲文史之法。觀寧人述其爲文之法又何精而密也。寧人於學文之方本極愼重。故以修辭爲本。其修辭之法。則屏去摹倣。文章貴繁簡得中。不求古。以害今。此其大要者。能如是。則文之本體已成。而推之至於致用之方。則應酬無謂之文字一切不爲。故不爲人作譽揚之序。懼失其眞也。不爲人立傳。慮其人之不稱。或侵史官之職也。誌狀不妄作。妨不得其人生經歷之要也。又復恐文非其人也。故必謹愼而後出之。是其爲文功夫之程序。由文法而至於文德。而發之爲有物有則之文。寧人論文之旨如此。

其作史之旨。兩造異同。一切存之。蓋純乎客觀之態度。其論作史。莫先於表。已開有明史家所未言。後之寶齋論史德及表志諸法。皆由此所自出。蓋確乎不可易之言也。

舜曰。「詩言志」此詩之本也。王制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此詩之用也。荀子論小雅曰。「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此詩之情也。故詩者王者之迹也。建安以下。洎乎齊梁。所謂辭人之賦麗以淫。而於作詩之旨失之遠矣。」（同上卷二十一作詩之旨）

古人之會君臣朋友不必人人皆作詩。人各有能有不能。不作詩何害。若一人先倡而意已盡。則亦無庸更續。是以虞廷之上。皋陶賡歌。而禹益無聞。古之聖人不肯爲雷同之辭。駢拇之作也。柏梁之宴。金谷之集。必欲人人以詩鳴。而蕪累之言始多於世矣。（同上卷詩不必人人皆作）

詩主性情。不貴奇巧。唐以下人有強用一韻中字幾盡者。有用險韻者。有次人韻者。皆是立意以此見巧。便非詩之正格。（同上卷詩韻）

古人之文化工也。自然而合於音。則雖無韻之文。而往往有韻。苟其不然。則雖有韻之文。而時亦不用韻。終不以韻而害意也。（同上卷五經中多有用韻）

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辭。楚辭之不能不降而漢魏。漢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不

能不降而唐勢也用一代之體則必似一代之文而後爲合格

詩文之所以代變者有不得不變者一代之文沿襲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語今且千數百年矣而猶取古人之陳言一一而摹做之以是爲詩可乎故不似則失其所以爲詩似則失其所以爲我李杜之詩所以獨高於唐人者以其未嘗不似而未嘗似也知此者可與言詩也已矣（同上卷詩以代降）

君詩之病在於有杜君文之病在於有韓歐有此蹊徑於胸中便終身不脫依傍二字斷不能登峰造極（文集卷四與人書十七）

右論詩寧人說詩以性情爲主其言三百篇之不能不變爲楚辭蓋深知時代之轉移社會之變遷於文辭有關係者故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各能代表一時之眞在以今人而效古時既不同終未有能似者故曰詩不有杜文不有韓寧人文學之旨要不如古文家之是古而非今也

漢人好以自作之書而託爲古人張霸百二篇書衞宏詩序之類是也晉以下人則有以

他人之書。而竊爲己作。郭象莊子注。何法盛晉中興書之類是也。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書。無非竊盜而已。（日知錄卷十八竊書）

凡勘書必用能讀書之人。偶見焦氏易林舊刻有曰環緒倚鉏。乃環堵之誤。注曰緒疑當作堵井堙水刊乃木刊之誤。注云刊疑當作利失之遠矣。幸其出於前人。雖不讀書而猶遵守本文不敢輒改。苟如近世之人。據臆改之。則文益晦。義益舛而傳之後。雖有善讀者亦茫然無可尋求矣。然則今之坊刻不擇其人而委之讎勘。豈不爲大害乎。（同上卷勘書）

漢書藝文志曰。「古者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寖不正。是知穿鑿之弊。自漢已然。故有行賂改蘭臺漆書。以合其私者矣。（同上卷改書）

漢時天子所藏之書。皆令人臣得觀之。故劉歆謂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而司馬遷爲太史令紬石室金匱之書。劉向揚雄校書天祿閣。班斿進讀羣書。上器其能。賜以祕書之副。東京則班固傅毅爲蘭臺令史。並典校書。曹褒於東觀撰次禮事。

而安弟永初中詔謁者劉珍及博士議郎四府掾吏五十餘人詣東觀校定五經諸子傳記。實章之被薦。黃香之受詔。亦得至焉。晉宋以下此典不廢。左思王儉張纘之流。咸讀祕書載之史傳。而柳世隆至借給二千卷。唐則魏徵虞世南岑文本褚遂良顏師古皆為祕書監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手書繕寫藏於內庫。而玄宗命宏文館學士元行冲通譔古今書目。名為羣書四錄。以陽城之好學。至求為集賢院吏。乃得讀之。宋有史館昭文館集賢院謂之三館。太宗別建崇文院中為祕閣藏三館真本書籍萬餘卷。置直閣校理。仁宗復命繕寫校勘以參知政事一人領之。書成藏於太清樓。而范仲淹等嘗為提舉。且求書之詔無代不下。故民間之書得上之天子。而天子之書亦往往傳之士大夫。自洪武平元所收多南宋以來舊本藏之祕府。垂三百年。無人得見。而昔時取士一史三史之科。又皆停廢。天下之士。於是乎不知古。司馬遷之史記。班固之漢書。干寶之晉書。柳芳之唐曆。吳兢之唐春秋。李燾之宋長編。並以當時流布。至於會要日曆之類。南渡以來。士大夫家亦多有之。未嘗禁止。今則實錄之進。焚草於太液池。藏真於皇史宬。在朝之臣。非預纂修。皆不得見。而野史家傳遂得以孤行於世。天下之士於是乎不

知今。是雖以夫子之聖。起於今世。學夏殷禮而無從。學周禮而又無從也。況其下焉者乎。豈非密於禁史。而疏於作人。工於藏書。而拙於敷教者耶。遂使帷囊同毀。空聞七略之名。冢壁皆殘不覩六經之字。嗚呼悕矣。（日知錄卷十八祕書國史）

按以上蓋論明末著述家及當時之弊。

子書自孟荀之外。如老莊管商申韓皆自成一家言。至呂氏春秋淮南子則不能自成。故取諸子之言。彙而爲書。此子書之一變也。今人書集。一一盡其手必不能多。大抵如呂覽淮南之類耳。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後世之所不可無。而後爲之。庶乎其傳也與。

宋人書如司馬溫公資治通鑑。馬貴與文獻通考。皆一生精力成之。遂爲後世不可無之書。而其中小有舛漏。尚亦不免。若後人之書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傳。所以然者。其視成書太易而急於求名故也。伊川先生晚年作易傳成。門人請授。先生曰。『更俟學有所進。』子不云乎。「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同上卷十九著書之難）

凡述古人之言。必當引其立言之人。古人又述古人之言。則兩引之。不可襲以爲己說也。

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程正叔傳易未濟三陽皆失位。而曰斯義也聞之成都隱者。是則時人之言。而亦不敢沒其人。君子之謙也。然後可與進於學。（同上卷二十述古。下有凡引前人之言。必用原文一節。以所引之例。未關大體。故未鈔。又注疏家凡引書下一曰字。引書之中又引書則下一云字。云曰一義。變文以便讀也。意亦精允。）

古人著書凡例。卽隨事載之書中。左傳中言凡者。皆凡例也。易乾坤二卦用九用六者。亦凡例也。（同上卷書家凡例）

先祖曰。「著書不如鈔書。凡今人之學。必不及古人也。今人所見之書之博。必不及古人也。小子勉之。惟讀書而已。」又曰。「世人多習綱目。余所不取。凡作書莫病乎其以前人之書改竄而爲自作也。班孟堅之改史記。必不如史記。宋景文之改舊唐書。必不如舊唐書也。朱子之改通鑑。必不如通鑑也。至於今代而著書之人幾滿天下。則有盜前人之書而爲自作者矣。故得明人書百卷。不若得宋人書一卷」（文集卷二鈔書自序）

著述之家。最不利乎。以未定之書。傳之於人。昔伊川先生不出易傳。謂是身後之書。又曰。

「馬文淵有言。良工不示人以璞。今世之人。速於成書。躁於求名。斯道也將亡矣。」（同上卷四與潘次耕書）

嘗謂今人纂輯之書。正如今人之鑄錢。古人采銅於山。今人則買舊錢。名之曰廢銅。以充鑄而已。所鑄之錢既已麤惡。而又將古人傳世之寶。舂剉碎散不存於後。豈不兩失之乎。承問日知錄又成幾卷。蓋期以廢銅。而某自別來一載。早夜誦讀。反復尋究。僅得十餘條。然庶幾采山之銅也。（同上卷四與人書十）

右論著書。具見寧人著書精愼之旨。而著書發凡之例。亦時見其意。

三　著述考

按張石洲穆考寧人先生所著書已詳盡。今復取吳止狷映奎撰先生年譜席孟則威刻亭林遺書彙輯著述總目補之。考其例略。條辨於下。

此稿草成後。曾呈正於吾師馬通伯先生。忽忽已四年矣。今夏見顧頡剛君顧亭林著述考。及日人長澤規矩也君顧亭林著書考。爰校其同異補錄於此。蓋草創在二君之前。而草成反在二君之後也。

日知錄三十二卷（康熙三十四年潘次耕刻於閩中同汪晦庵刻　四庫收入子部雜家類坊間有大小二版本　又有嘉定黃汝成集釋本　廣州本　湖北局本　朝宗書室活字本　席氏刻集釋本

按先生自云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惟多寫數本以貽之同好。庶不為惡其害己者之所去。而有王者起得以酌取焉。俱詳與人書。及論門人書中。自序云「愚自少讀書有所

得。輒記之。其有不合時。復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則遂削之。積三十餘年乃成一編。取子夏之言。名曰日知錄。以正後之君子。」蓋先生一生精力畢集於此。潘次耕日知錄序云先生著書不一種。此日知錄則稽古有得。隨時劄記。久而類次成書者。凡經義史學官方吏治財賦典禮輿地藝文之屬。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其謬誤。至於歎禮教之衰。傷風俗之頹敗。則古稱先。規切時弊。尤爲深切著明。學博而識精。理到而辭達。是書也意惟宋元名儒能之。明三百年來殆未有也。又四庫書提要云引據浩繁。而牴牾者少。非如楊愼焦竑諸人偶然涉獵。得一義之異同。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閻若璩作潛邱劄記。嘗補正此書五十餘條。若璩之壻沈儼特著其事於序中。趙執信作若璩墓誌。亦特書其事。然所駁或當或否。亦互見短長。要不足爲炎武病也。黃汝成集釋云。汝成鑽覃是書。屢易寒暑。又得潘檢討刪飾元本。閻徵君沈鴻博錢宮詹楊大令四家校本。先生討論旣夥。不能無小少滲漏。四家引申辯證。亦得失互見。然實爲是書羽翼也。用博采諸家疏說傳注。名物古制時物者。條比其下。其集釋大指用援鄭詁禮經。顧注漢史之例。拾遺元文。參以私測。更列衆言。加之融釋。諸經訓纂

衆史傳志其文可互通者悉先生所錄疏明。又先生留心時務奏議文書事關利害皆入簡編。今有發明廣爲采厠。或節錄其篇。或咸登其論。理勢恐失其眞。辭氣多仍其筆。其大要如此。又有刊誤二卷附後。

按長澤君撰著述者。於板本爲最詳。於日知錄條下分爲無注本。集釋本。節錄本。校訂本。其節錄本有皇淸經解所收二卷本日本刊七卷本靑照樓叢書本日知錄史論一卷。楨補國粹學報鄧實顧亭林學說一卷。校訂本有閻潛丘劄記。日知錄補正。小方壺齋叢書本丁晏日知錄校正。袖海樓雜著本黃汝成日知錄刻刊誤二卷。續刊誤二卷。春在堂全書本俞樾日知錄小箋。廣倉學宭本李遇孫日知錄續補正三卷。又長澤君之李詳媿生叢錄云。日知錄集釋爲李申耆（兆洛）及毛生甫（嶽）吳字三人爲之刻貲出黃氏獨尸其名。生甫從祀。而李吳闕如。考古所當知也。按此條顧頡剛君亦載入。

日知錄之餘四卷（鄒福保重刻本　風雨樓叢書本　坊刻小本）

按鄧實新校風雨樓叢書有日知錄之餘四卷卷一書法。卷二禁令。卷三道佛。卷四雜。

音學五書三十八卷（張譜衍生云張力臣弨寫刻於淮上後爲力臣壻於安溪李氏林春祺銅活字本　四庫書收入經部小學類　四明觀稼樓刊本　長沙思賢講舍刊本皇清經解十四卷本）

音論三卷（學海堂經解祇摘中卷）

詩本音十卷（學海堂經解本）

易音三卷

唐韻正二十卷

古音表二卷（花薰閣詩述本）

寧人音學五書後序。「余纂輯此書三十餘年。所過山川亭鄣。無日不以自隨。凡五易棄而手書者三矣。然久客荒壤。於古人之書。多所未見。日西方莫。遂以付梓人。故已登版而刊改者。猶至數四。又云。此書爲三百篇而作也。先之以音論。何也。曰審音學之原流也。易文不具何也。曰不皆音也。唐韻正之考音詳矣。而不附於經何也。曰文繁也。已正其音。而猶遵

元第何也。曰述也。古音表之別爲書何也。曰自作也。蓋嘗四顧躊躇。幾欲分之。幾欲合之。久之然臚而爲五矣。」四庫經部小學類音論下提要云。陳第以後始得古音之門徑。炎武更探本原。推求詁傳。作音學五書。此五書之綱領也。惟所論入聲以臆見亂古法。餘皆足訂俗學之譌。詩本音下提要云。由陳第之說以三百篇所用之韻。參互考證。明古音原作是讀。非隨文牽就。故曰本音。易音下提要云。古之繇詞率有韻。故易亦用韻。然或韻或不韻。又或參用方言以爲韻。與詩之務協聲律者稍殊。故是書通所可通。其不可通者則闕之。唐韻正下提要云。書以古音證唐韻之譌。古音表下提要云。凡以平聲爲部首。而以三聲隨之。其移入之字與割併之部。卽附見其中。考以古法多相脗合。支偉成請樸學大師列傳。音論三卷分十五篇。皆引據古人之說。以相證驗。持論精博。惟入聲亂舊法。後來音韻學者。愈闡愈密。或出其所論之外。要其發明古義。則陳第後屹爲正宗。

韻補正一卷（四庫書入經部小學類　亭林遺書十種本　光緒戊子席氏校刻亭林先生遺書彙輯本　衍生書目作二卷　指海本　借月山房本　花薰閣詩述本　邵武徐

氏叢書本　連筠簃叢書本　音學五書本）

寧人韻補正序云。余爲唐韻正已成書矣。念考古之功。實始於宋。吳才老。而其所著韻補。僅散見於後人之所引。而未得其全。頃過東萊任君唐臣。有此書。因從假讀之。月餘其中合者半。否者半。一一取而注之。名曰韻補正。以附古音表之後。提要云。自朱子詩集傳叶韻。用吳棫說。考古者雖心知棫之謬。而壓於朱子不敢言。炎武始作此書。以正之。於古音叶讀之乖方。今韻通用之舛互者。雖舉之未盡。亦可謂能除門戶之見矣。張錫恭書顧氏遺書總目後云。崑吳止涓書作先生年譜。臚先生著述三十八種。較國史列傳及全謝山墓表加詳。然未知韻補正別出於音學五書。而詩文集外又有餘集佚詩也。著述既富。頗有散佚。青浦席孟則刊先生遺書得其強半。用心可謂勤矣云云。

唐宋韻補異同（未刊）

五經同異三卷（常熟蔣氏刻本　亭林遺書彙輯本　吳譜作三冊　省吾堂四種本　蔣光弼刊九經古義附刻本　朱記榮刻九經古義附刻本）

章實齋丙辰劄記。顧氏之書。最爲時所矜尚。其五經同異。則從未見人稱及。今觀其書乃采取宋元明來先儒說經之文。雖不離乎考據古今。而大要以說理爲主。皆取先儒成說而不自爲論斷。其宗旨亦不與日知錄說經諸條相符合。疑未必出自亭林。爲其學者所依託也。然此不得爲著作纂錄前人同異。以待覽者參正學者治經之功力耳。今之經生有志於古之學者。正當以是爲特須中有定主。不可道聽塗說。不知所擇。如決科之備策括也。論全經大體之說。皆冠於前而發揮篇章字句。則以經文爲次第。亦日知錄之成例。

左傳杜解補正三卷（張又南捐資刻　四庫書同收入經部春秋類　亭林十種本　亭林遺書彙輯本）

寧人自序云。北史言周樂遜著春秋序義通。賈服說杜氏違今。杜氏單行而賈服之書不傳。吳之先達邵氏寶有左觿百五十餘條。又陸氏粲有左傳附注。傅氏遜本之爲辨誤一書。今多取之。參以鄙見。名曰補正。凡三卷。若經文大義。左氏不能盡得。而公穀得之。公穀不能盡得而啖趙及宋儒得之者。則別記之於書。而此不具也。提要云。抉摘杜預左傳註之闕

誤．根據經典．率皆精核．惠棟作左傳補註．拾炎武之遺者尚多．其糾炎武之誤者．僅五六條耳．

九經誤字一卷（四庫書收入經部五經總義類）

肇人自序云．今天下九經．以國子監所刻者爲據．而其中譌脫實多．又周禮儀禮公羊穀梁二傳．既不列於學官．其學殆廢．而儀禮則更無他本可讎．其譌脫尤甚於諸經．若士子各專一經．而下邑窮儒．不能皆得監本．止習書肆流傳之本．則又往往異於監本．無怪乎經術之不通．人材之日下也已．余至關中．見唐石壁九經．復得舊時摹本讀之．雖不無踳駁．而有足以正今監本之誤者．列之．以告後學．亦庶乎離經之一助云．

石經考一卷（四庫書收入史部目錄類　亭林十種刻本　遺書彙輯刻本　借月山房彙鈔第三集本　指海第二集本）

提要云．敍述石經本末．頗有端緒．於漢魏兩代．一字三字之分．後漢書儒林傳敍述舛譌者．援引諸說．祛除疑竇．尤足決聚訟之是非．

求古錄一卷（四庫書收入史部目錄類　遺書彙輯刻本　行素堂本　槐廬叢書三編本）

寧人自序云．歐陽趙氏二錄．僅有其目而不著其文．良以卷帙浩繁．難於盡載．而好古之君子．不無遺憾．乃取篋中所得重爲刪正．去其大半．擇其可傳者錄之．以遺諸後人．其中各篇已見於方志者不錄．碑刻之摹拓而傳於世者不錄．近代詞人之作．有文集者不錄．在乎闡幽表微備史乘之遺．存前古之制．提要上自漢曹全碑下至明建文霍山碑凡五十五種．並詳考源委．辯證音釋．多可以補史傳之闕．

金石文字記六卷（四庫書收入史部目錄類　亭林十種刻本　遺書彙輯刻本）

寧人自序云．一二先達之士．知予好古．出其所蓄以至蘭臺之墜文．天祿之遺字．旁搜博討．夜以繼日．遂乃抉剔史傳．發揮經典．頗有歐陽趙氏二錄之所未具者．積爲一帙．以貽後人．提要云所錄金石之文凡三百餘種各綴以跋無跋者亦具列年月日姓名云云（按下引自序不錄）

昌平山水記二卷（亭林十種刻本　亭林遺書彙輯本）

王山史山志所著。昌平山水記二卷。巨細咸存。尺寸不爽。凡親歷對證三易稿矣。而亭林猶以爲未愜。正使博聞強記。或徇有人。而精詳不苟。未見其倫也。

文集六卷（亭林十種本　遺書本　四明葛氏金石叢書本　學古齋金石叢書本

四部叢刊影印原刊本

錢竹汀十駕齋養新錄。寧人文集初印本有讀隋書一篇。本馬貴與之說。寧人手鈔之。意欲採入日知錄。潘次耕誤仞爲顧作。乃以讀隋書爲題。收入集中。今本已無此篇。彭紹升亭林先生餘集序。稽古唐虞三代禹皋陶稷之謨。伊周之訓誥。大小雅正變之詩尙矣。下至屈原賈生劉子政諸葛孔明陸敬輿陳同甫文宋瑞鄭所南諸公。其生平未嘗求工於文。不過道其意所欲言而止。而後之人讀其文。往往感憤流涕。不能自已。若生當其時。而身其憂患者。蓋忠孝之實。無間於人。唯此諸公。能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而豈一人一世之事哉。亭林閣代近儒。有扶世立敎之功。而生逢革命。無所發抒。孤忠磊磊。至老不渝。其所爲文。至

於家國存亡之際。慷慨傷懷。天性激發。以視屈宋賈生。未知其孰先而後也。

詩集五卷（亭林十種本　遺書本　四部叢刊影印原刊本　張譜衍生云已上六種及續補正潘稼堂先生捐貲刻）

朱錫鬯靜志居詩話論寧人詩云。詩無長語事。必謹嚴。詞必古雅。杼山長老所云。清景當中。天地秋色。庶幾近之。繆天自永謀云。詩有佳語。經顧寧人筆輒典。無名氏筆記先生一日在京師酒次。王漁洋向樂府蝴蝶行能記否。先生應口誦之。不失一字。蝴蝶行最詰屈難讀。學者所不經意者也。漁洋歎服。

顧詩箋註二十卷（附校補一卷光緒間刊本）

山陽徐嘉遯菴輯前有李詳序考證頗詳。

餘集一卷（遺書本）

蒯禮卿光典餘集序。餘集一册乃乾隆間長洲彭進士紹升得其原稾采行者也。迄今百餘年。印本日稀。間詢之吳中人士。且有不知此集者。今年秋應試金陵。偶過桐城蕭敬孚

寓所．見行儀有一抄本云．昔得之新陽友人趙鏡涵家．藏海昌陳其章所抄．黃府君歐山館舊抄本而錄之者也．敬孚曾以原刻本參校云．字句時有脫譌．又少與陸樟亭一札．不及抄本之善．光典爰爲重栞．卽以抄本爲主．抄本間有脫譌．仍以原刻正之．至此集有關亭林先生平生忠孝大節．並扶世立教之志．彭氏原序已詳．按餘集中如從叔父穆菴君行狀．先妣王碩人行狀．等篇．皆有關史事者也．朱槐廬記榮跋．以予所見顧氏書札．見於張石洲所編亭林先生年譜．及散見於名人記載者．尚可得二三十篇．爲潘彭兩公栞本所未收者．當陸續采取．栞此集之後．

軼詩一卷（遺書本）

蒯禮卿遺集序云．敬孚尚有亭林佚詩．及同志贈言一册．是遺書彙輯本軼詩亦從敬孚處摹刻者．

蔣山傭詩選

見潘道耕筆記在詩集外．

蔣山傭殘稿三卷

長澤君撰著述考大阪府立圖書館藏有鈔本三册。別有熹廟涼陰記一本。均爲海內孤本。

譎觚十事一卷（亭林十種本　遺書本　四庫收入史部地理類存目　借月本　指海本）

譎觚十事云。僕自三十以後。讀經史輒有所筆記。歲月既久。漸成卷帙。而不敢錄以示人。語曰。良工不示人以樸。慮以未成之作。誤天下學者。若方輿故蹟。亦於經史之暇。時一及之。而古人之書既已不存。齊東之語。多未足據。則尤所闕疑。而不敢妄爲之說者。忽見時刻尺牘。有樂安李象先名煥章與顧寧人辨正地理十事。竊念十年前與此君曾有一面。而未嘗與之札。又未嘗有李君與僕之札。又札中言僕讀其所著乘州人物志李氏八世譜。而深許之。僕亦未嘗見此二書也。其所辨十事。僕所著書中有其五事。然李君亦未嘗見。似道聽而爲之說者。而又或以僕之說爲李君之說。則益以徵李君之未見鄙書矣。不得不出其所

著．以質之君子．無俾貽誤來學．非好辯也．

顧氏譜系考一卷（四庫傳記類存目亭林十種本　遺書本　張譜衍生云已上二種潘稼堂刻

　　張譜潘稼堂刻譜系考作顧氏譜略．

顧氏譜略二卷

見蘇州府志．

二十一史年表十卷（未刻）

天下郡國利病書一百卷（四川龍氏聚珍板本（不足）通行石印本　四庫收入地理類存目）

　　寧人序．崇禎己卯．秋闈被擯．退而讀書．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術．於是歷覽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縣志書．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類．有得即錄．共成四十餘帙．一為輿地之記．一為利病之書．亂後多有散佚．亦或增補其書．本不曾先定義例．又多往代之言．

地勢民風。與今不盡合。年老善忘。不能一一刊正。姑以初稿存之篋中。以待後之君子斟酌去取。同志贈言楊子常彝顧麟士夢麟等爲顧寧人徵天下書籍啓寧人盡棄所習帖括讀書山中八九年。取天下府州縣志書。及一代奏疏文集徧閱之。凡一萬二千餘卷。復取二十一史並實錄一一考證。擇其宜於今者。手錄數十帙。名曰天下郡國利病書。遂游覽天下名山川風土以質諸當世之大人先生。今且北學於中國。而同方之士知寧人者。敬爲先之以言。冀當世大人先生。顧寧人之文。以察其志。而助之聞見。以成其書。匪直一家之言。異日天下生民之福。其必由之矣。

歷代宅京記二十卷（遺書本　四庫歷代下有帝王二字收入史部地理類　蘇州府志云一作歷代都城宮闕考二十一卷）

徐元文歷代帝王宅京記序。舅氏亭林先生天授高才。繼古人絕學。當明之末。欲有所樹立。迄不得試。乃退書以自見。有曰肇域志者。囊括一統志二十一史及天下府州縣之志。書而成者也。繼又摘其有關政事者。爲天下郡國利病書。而復彙從來京都沿革之故。參互

考訂輯成是編。共二十卷。名曰歷代帝王宅京記。提要云。所錄皆歷代建都之制。前爲總論二卷。後十八卷。上起伏羲。下訖於元。以時代爲次。仿雍錄長安志體例。略詳載其城郭宮室都邑。及建置年月事蹟。按前爲總序二卷。後十八卷。乃以肇域別言之也。

十九陵圖志六卷（未刻）

張譜引徐松撰譜潘稼堂呈先生詩注云。有昌平山水等圖。當卽此書。

萬歲山考一卷（未刻）

席刻亭林著述總目。作萬歲山考證一卷。

肇域記一百卷（藏稿待刻　序作肇域志）

寧人序云。此書自崇禎己卯起。先取一統志。後取各省府州縣志。後取二十一史。參互書之。凡閱志書一千餘部。本行不盡。則注之旁。旁又不盡。則別爲一集。曰備錄。年來餬口四方。未遑刪訂。以成一家之書。歎精力之已衰。懼韋編之莫就。庶後之人有同志者。爲續而傳之。俾區區二十餘年之苦心。不終泯沒爾。跋徵書啓後云。右十年前友人所贈。自此絕江踰

淮、東踰勞山、不其上岱瞻孔林、停車淄右入京師漁陽遼西出山海關還至昌平謁天壽十三陵、出居庸至土木、凡五閱歲而南歸於吳浮錢唐登會稽、又出而北度沂絕濟入京師游盤山、歷白檀至古北口、折而南謁恆嶽、踰井陘、抵太原、往來曲折二三萬里、所覽書又得萬餘卷、爰成肇域記、而著述亦稍成帙、然尙多紕漏無以副友人之望、又如麟士年少菡生於一、諸君相繼即世而不及見念之尤爲慨然、張譜嚴杰云肇域志手藁今存仁和許周士主政家、蠅頭小楷、一筆不苟、蘇州府志曰今存山東二册、張錫恭書顧氏遺書總目後、吾邑韓揚生農部家藏肇域記、題先生撰鈔自吳黃蕘圃家、而蕘圃疑非原本、然則先生未刊之書、有不免碔砆疑玉者矣、

阮元揅經室二集肇域志跋云、明末諸儒、多留心經世之務、顧亭林先生所著有天下郡國利病書及肇域志、故世之推亭林者、以爲經濟勝於經史、然天下政治隨時措宜、史志縣志可變通而不可拘泥、觀日知錄所論、已或有矯枉過中之處、若其見於設施、果百利無一弊歟、四庫書提要論亭林之學、經史爲長、此乃至論、未可爲腐儒道、此肇域志稿本未成

之書。其志所規畫者甚大。而方輿紀要實已括之。亭林生長離亂。奔走戎馬。閱書數萬卷。手不輟錄。觀此帙密行細書。無一筆率略。始歎古人精力過人。志趣遠大。世之習科條而無學術。守章句而無經世之具者。皆未足與於此也。

一統志案說（四庫未收單）

據長澤君撰著述補入。按大明一統志。柯蓼園博士云有眞僞二本。卽張石洲所見之本。亦僞本也。此書張譜云乃雜纂方輿紀要中總論。合爲一編。坊刻不知爲宛溪。題曰亭林原本。其妄不待辯也。

岱嶽記八卷（未刻）

海道經

北平古今記八卷（未刻）

建康古今記十卷（未刻）

營平二州史事六卷

營平二州地名記一卷（遺書本　四庫收入史部地理類）

張譜出山海關，返至永平之昌黎，著營平二州史事六卷，元譜先生在永平，適永平府志成，求先生序，因著此書作序應之。提要云，炎武游永平時，郡人以志屬之，炎武未應其求，但採古來營平二州故實，爲六卷，付之，原本散佚，此其六卷之中古地名一卷也。

茀餘十五卷（未刻）

詩律蒙告一卷（未刻）

徐譜釋經按詩話載詩律蒙告一條。

救文格論一卷（遺書本　蘇州府志又有雜錄一卷　四庫子部雜家類存目）

附有亭林雜錄一卷。

下學指南一卷（未刻）

寧人序云，今之學者，必求諸語錄，語錄之書，始於二程，前此未有也，今之語錄，幾於充棟矣，而淫于禪學者實多，然其說蓋出於程門，故取慈谿黃氏日鈔所摘謝氏張氏陸氏之

言，以別其源流，而衷諸朱子之說，又云，有能繇朱子之言，以達夫聖人下學之旨，則此一編其碩果之猶存也。

當務書六卷（未刻）

菰中隨筆三卷（曲阜孔氏玉虹樓刻本　遺書本　海山仙館本　海粟廬叢書本）

何義門焯菰中隨筆序，亭林先生老而好學，遇事之有關於學術治道者，皆細書劄記，述往俟來，其用意豈止博聞強記，斬勝於不說學者哉，身殁後，遺書悉歸於東海相國，然不知愛惜，或為人取去，此菰中隨筆一冊，余於友人案間得之，視如天球大圖，時一省覽，以警惰，南北奔走，未嘗不以自隨也，長白鄂潤泉山序，提要稱其旁及常言俗語及生平問答之語，而此則詞皆雅馴，亦無問答語，豈有所別擇芟削歟，是書為先生隨手劄記，前半冊論官人選士之法，後半冊雜記古今事蹟，援據考辨，足補日知錄所未備，前有義門序，謂得之友人案間者，未知乾隆中兩淮採進本，或鈔或刻，多寡醇駮，視此為奚若，大抵先生著作，其散軼人間者，諒復不少，它日儻更有所得，當續取而刊之，按遺書本題曰長白鄂山潤泉梓。

異本菰中隨筆三卷（未刻）

長澤君云，與前異，拜經樓題跋記，先君子校閱，有按語，復經胡雒君，陳簡莊二徵君借閱，雒君先生有黏簽數十條。

官田始末考一卷（未刻　蘇州志作宜田始末考）

京東考古錄一卷（說鈴本　遺書本　四庫收入地理類存目）

張譜四庫書存目謂其文皆見炎武所撰日知錄及昌平山水記，殆震方剿取列行僞立此名也，案衍生書目本有此名，提要殊武斷，蓋先生所著書其精華無不采入日知錄者不但此一書也。

山東考古錄一卷（遺書本　四庫收入地理類存目）

張譜提要存目載此書云，王士禛居易錄，記炎武嘗預修山東通志，或是時所遺稿，本未可知也，案居易錄明言通志修於癸丑，是爲康熙十二年也，提要誤。

按張譜抵鄒平訂其縣志。

熹廟諒闇記一卷（未刻）

聖朝紀事一卷（未刻）

聖安紀事二卷（遺書本　荊駝逸史本　明季稗史本）

按席著著述總目無聖朝紀事．僅有聖安紀事二卷．

明季實錄（遺書本無卷數）

沈楙眞跋亭林先生具良史才．就當時見聞閒彙一編．名曰實錄．未嘗參贊一詞．豈爲柱下之信史．蓋將使後之覽者曉然知君子之可爲．而小人之必不可爲．庶幾世道人心日歸於正．按明末野史抄此書而易他名者頗夥．

三朝紀事闕文（未刻）

見張譜．

官田始末考一卷（未刻）

海道經（未刻）

亭林雜錄一卷（遺書本）

經世編十二卷（四庫收入子部類書類存目）

張譜引徐松案。先生勘定先生之書。有西安儒學碑目。見先生文集。有勘定家訓近儒名論甲集見先生手蹟。有纂錄易解程朱各自爲書見答汪苕文書。有纂錄南都時事。見與載耘野書。有點定荀悅漢紀見潘稼堂重刻漢紀序有區言五十卷。治河一袟見何義門菰中隨筆有備錄見江左十五子詩注。（案詩選徐昂發關索詩注引顧亭林備錄）又嘗欲編輯姓氏書（健庵有與先生論姓氏書）見日知錄石洲。

國粹學報六九期亭林遺札。弟向日錄有古今集論五十卷。刪取其切於經學治要者付諸梓人。名曰近儒名論甲集。

昭夏遺聲二卷

懼謀錄四卷八千集

樓書目著錄

海甸野史

北大國故月刊會刊卷六。題曰。「古吳亭林老人手輯。」僅五葉。

以上三種。據顧頡剛馬太玄亭林著述考補入。按又有海甸野史一種。爲明末野史。今已流入日本矣。

皇明修文備史（抄本）

中國學報第一期。史傳類云顧亭林先生所彙輯。舊爲陽湖趙味年先生收藏者。凡七十種。合四十帙。收菴自書其後。謂得之婦弟桐鄉金少權。少權得自汪氏古香樓。桐鄉藏書家也。有鈔本。無刊本。自帝紀以至外夷。大而兵刑禮樂。小而築庫出納。人物之臧否。議論之短長。行事之法戒。形勢之要害。莫不備載。又恐鄉曲附會。有乖傳信。故以考誤終之。所以備全史之采擇者。賅而且覈。蓋亭林有志於明史。而未暇成書者。全紹衣爲亭林神道表。詳載著述。獨無此書。此書卷帙頗繁。而自來序錄家。亦多未之及。由是觀之。亭林生平撰述。恐尚不止此也。光緒癸卯年。余從巴陵方氏得是編。僅存下函十八帙。計五十九種。較之收菴

所藏。已佚其半。猶幸北邊。西南邊。及湖盜鹽盜礦盜諸雜傳。粲然列其中。足以補明史之缺略。亭林有志經世之學。平日邊報邸鈔。無不蒐集。是編乃是隨手輯錄之本。本不以著述名。故謝山不列諸神道表中耳。大興惲毓鼎識。

附錄

亭林先生年譜（大興徐松　輯　未見）

亭林先生年譜（崑山吳映奎止狷輯　遺書本）

亭林先生年譜（上元車守謙秋舲輯　未見　已有刻本）

顧亭林先生年譜（平定張穆石洲輯　道光二十四年道州何氏刻本　粵雅堂叢書本　嘉業堂叢書本有校勘）

張譜聞桐城胡維君虔嘗爲先生撰次年譜。惜未之見。大興徐丈松鈎稽各書依年排纂。已寫有定本。會何太史紹基自金陵來。攜有上元車明經守謙所輯譜。互用勘校。車氏差詳。蓋車氏之崑山吳廣文映奎。而吳氏又本之先生撫子衍生也。徐文欲更事釐訂。以出守

榆林未遑稽。乃不自揆。度比而敍之。綜兩譜之異同。究大賢之本末。世之景行先生者。倘其有考於斯。金吳瀾吳譜序。湖州周中孚亦有職方年譜之輯。惟無槧本。徒存其目於周君墓誌耳。

顧亭林先生詩譜一卷（顧詩箋注本　山陽徐嘉遯葊輯）

顧頡剛撰亭林著述考。年譜有撫子顧衍生編。胡虔編。周中孚編。王體仁編。

同志贈言（淞南沈岱瞻纂）

按是書亦藏蕭敬孚家。見刪序。

亭林遺書十種（門人潘耒編刊本爲十種）

亭林先生遺書彙輯（吳縣朱記榮槐廬重刊本　青浦席氏掃葉山房重刊本）

四　學侶考

按交游之廣，無過寧人，故寧人之學，雖功力至厚，然取於人者亦獨多。寧人一生，奔走道路，來往大江南北，所更非一，故所交之友，亦非局於一地之人。是欲知寧人之友，不可不先述所處之時及其所屬之地。

（一）寧人生於萬曆四十一年癸酉，是時黨禍最盛，先正典型，多罹於禍。天啓七年間無一善政可舉。崇禎繼立，雖立誅奄黨，然朝政紛紛，未幾清兵窺邊，流寇日熾，卒至崇禎十七年甲申，清兵入關，北京陷，崇禎崩，福王由崧立於南京。次年乙酉南京破，福王被殺。是年唐王聿鍵立於福州，魯王以海稱監國於紹興。丙戌唐王被殺於汀州，魯王亦勢日微。是年桂王由榔立於肇慶。清辛丑，清順治十七年鄭成功入南京至蕪湖，未幾敗退。十八年辛丑桂王被殺於雲南。是年有奏銷通海諸獄，江南人士罹禍者最多。清康熙十七年戊午以纂修明史特開博學宏儒科，以網羅明季人士。二十一年壬戌寧人卒。蓋寧人所處之時，無非滿目傷殘，最難

處之時也.

(二)寧人生於崑山.侍母遷居於常熟之唐市及語濂涇.亦常至越.後避怨家之難.由淮上至山東.徧遊青萊諸府.復由山東入都.從北京轉而之西.由太原至陝西.終老於華陰.語詳傳略.蓋身處明清交替之時.足履大江南北.數省之地.於是於寧人之學侶吾從而考之.最少吾可以見.

晚明之學風及當時學者之分佈.與地理時代之關係.

今與寧人出處交游之年代可略得而考見焉.

明季江南坊社之風最盛.所謂坊社者.蓋士習制藝之業.以得科名爲志.於是士或立一坊.或建一社.揣摹風氣.以得科名.其間亦有一二志士.策勵名節.爰成社集.洎夫清兵入關.人士激奮.於是由談文一變抗清.激昂慷慨.至死不渝.此革命風氣所由來也.(詳拙著晚明黨社考)當時立社之風.大江南北無地無之.其最盛者.東越則甬上.三吳則吳中太倉.知名於世者.若復社.幾社.應社.驚隱社.雲龍社.此均在吳或在皖者.若登樓社.讀書社.則均在甬上.其

在吳中者多半與寧人有關係焉。今請先言復社。

（一）復社。復社倡之於孫淳吳翻。成之於太倉張溥天如。連合數十大社而成。（見朱竹垞靜志居詩話）其中眉目寧人似不及與之友。然寧人早年與同邑歸莊入復社。歸莊為寧人摯友。實為一代怪傑。譜寧人之學。不可不知者。按歸莊事蹟。流傳頗尠。今據趙經達歸玄恭年譜。張應麟撰傳。文獻徵存錄諸書。略可輯其事略如下。

歸莊字玄恭。號恆軒。崑山人。太僕震川公之曾孫。遊錢宗伯謙益門下。為人豪邁尙氣節。年十四補諸生。縱覽六藝百家之書。尤精司馬法。早歲入復社。甲申國難。嘗與吳生其沆起義兵於吳中。而玄恭行遯荒野。服終其身。人鮮知者。玄恭既遭家難。遂浪迹江湖。間嘗南渡錢塘。北涉江淮。所至遇名山川。憑弔古今。輒大哭。見者驚怪。而玄恭不顧也。能詩文。善書畫。寫擘窠大字。及狂草墨竹。醉後揮灑。旁若無人者。乙酉亡命薙髮。僧裝。稱普明頭陀。後乃廬舍漧里。先人墓側。生平最善寧人。以博雅獨行相推許。有歸奇顧怪之目。性好奇。世目為狂生。其名字屢更。或稱歸妹。或稱歸乎來。表字。或稱元功。或稱園公。或稱懸弓。恆號普明頭陀。又號鏖鏊山人。

嘗自題其草堂聯曰．兩口寄安樂之窩．妻太聰明夫太怪．四鄰接幽冥之宅．人何寥落鬼何多．吳俗每歲改歲．必更易紅箋．以吉語書門．忽一元旦見其門有北平都督僉事南臺御史大夫一聯．賀歲之客．訝而未解其意．玄恭答曰．我亦欲「集福壽來平安」耳．一時遂有歸癡之目．然玄恭實不癡也．世所傳萬古愁曲．全謝山卽以爲出玄恭手筆．沒後女壻金侃爲輯其遺文及傳．生平著述半皆遺失．可考見者據年譜所載．有西漢地理志注（書未成而失）自考錄（佚）懸弓集三十卷（佚）恆軒文集十二卷自訂時文一百六十篇恆軒詩集十卷尋花日記上下卷（顧氏小石山房刻本誤作一卷）歸文考異駁（駁鈍翁也）孔廟兩廡位次考哀江南賦注（刻入昭代叢書中）尺牘一卷．山游詩落花詩（共十二首）看牡丹詩．蘇城東望詩．看花雜詠．小石山房叢書本甲辰唱和集三册．病言一册雜著一卷．隨筆二十四則（附文續鈔後）玄恭晚年以震川文集四十卷付梓未成而卒．後人所編玄恭遺文．玄恭文鈔七卷太倉季錫疇菘耘編燬於火．傳本罕見．（今有中華排字本）玄恭文續鈔七卷．裔孫曾郁編（神州國光社本）歸高士集十卷崑山朱飴成編．玄恭遺著不分卷崑山徐崇恩編．以上

三種均非完善之本。

玄恭爲寧人之摯友，故不憚煩詳述於此。其傳中所云吳其沆，亦寧人之摯友也。其沆字同初，嘉定縣學生，能詩文，有奇才。弘光乙酉五月，爲寧人母王碩人誕日，玄恭同初及從叔父穆菴，姊子徐履忱，持觴登堂爲母壽。退而飲，至夜半，旦日別去，未旬日而南都陷（張譜）。與玄恭起義吳中，不克死之。後寧人嘗三過其居，撫已則遺僕夫視焉。其沆所爲文最多，在其婦翁處，不肯傳。傳其寫錄者，寧人輯爲二卷。寧人集中有吳同初行狀。

（二）幾社。楊鍾羲雪橋詩話續集卷一云：「雲間幾社李舒章與陳臥子承復社而起，要以復王李之學。共七十二人，王砎石爲首。」按幾社首創於陳臥子，與宋徵輿、夏允彝、徐孚遠、李舒章等爲幾社六子。其中惟李舒章降滿外，餘均以節烈聞。寧人與陳臥子爲友。臥子名子龍，青浦人，有異才，詩古文辭卓絕流輩。崇禎丁丑進士，官兵科給事中，受魯王部院職，與松江提督吳勝兆通謀，清順治四年夏，勝兆反事泄，逮臥子，臥子乘間赴水死。同邑顧推官咸正，吳縣楊主事廷樞及推官二子天遴天逵，先後死難。蓋是時唐王已被殺汀州，明勢已不能支。

於是奮激之士。各思起事。有以報明。臥子諸人。此在三吳起義犖犖大者。寧人各有詩以弔之。而懷念顧推官尤篤。每見之於詩。以見寧人眷念故國之篤。而感慨故人之深矣。廷樞字維斗。庚午舉人。以文章氣節負重名。為士林模楷。因其所居臯里。稱臯里先生。門弟子著錄者二千人。亦一時之雋者（以上見張譜及江南通志。）

（三）應社　顧湄楊子常行狀云「子常嘗與顧麟士集三吳名士為文社。就所居之園。名應亭。因名曰應社。」按張溥即名列應社後糾合諸社而入於復社者。復社自此始有名於天下。當時士林最知名者。惟復社幾社與應社而已。於此知應社見重於天下也如此。楊顧二君實其首也。楊名彝字子常。常熟人。顧名麟字麟士別號織簾。太倉人。萬曆之季。士之為文者。喜倡新說。畔違傳注。子常與麟士力明先儒之說。天下翕然從風。稱楊顧學。（汪琬楊顧兩先生傳）寧人則嘗為楊子常作祠堂記。顧麟士及其子湄。寧人則與之交甚篤。恆有詩懷之。

（四）驚隱社　唐湖風景為吳中冠。有煙水竹木之勝。葉恆奏之家在焉。於是有驚隱社之集。一名逃社一作逃之盟。蓋亦有為而作也。雅集之士每於歲五月五日祀三閭大夫。九月

九日祀陶徵士，除夕祀林君復、鄭所南，同社賡集，咸記以詩，頗極一時之盛。其中如吳振遠、吳宗潛、潘檉章、吳炎，均一時知名之士。然未幾而吳振遠、吳宗潛以殉國難死，或以觸忌諱死，而潘吳二子以挂誤莊氏史案遭極刑矣。炎字赤溟，更字力田，又字如晦，號媿庵，以遭逢鼎革，更號赤民。檉章字聖木，更字力田，均吳江人，均爲寧人之契友積學士也。（以上見楊鳳苞秋室集）先是朱文肅公國禎撰明史概，成有明大政記、大訓記、大事記，及開國遜國諸臣二列傳，闕天啓崇禎二朝史事。南潯莊廷鑨乃招積學之士，續天啓崇禎兩朝事，名曰明書輯略，故禮部主事李令晳爲之序。列吳越名士十八人爲參閱，十八人者，歸安茅元銘、吳之銘、吳之鎔、令晳子礽燾、元銘子次萊、烏程吳楚、唐元樓、嚴雲起、蔣麟徵、韋全祐、全祐子某、吳江張雋、董二酉、吳炎、潘檉章、仁和陸圻、海寧查繼佐、范驤諸人。若潘吳二子，均以有良史之才而約之者也。

潘吳二子，舊作有明史記、今樂府、國史考異諸書。力田之弟潘耒國史考異序稱「其兄尤博極羣書，長於考訂，謂著書之法，莫善於司馬溫公，其爲通鑑也，先成長編，別著考異，故少牴牾。斯足徵潘吳二子有良史之資。其同時與潘吳二子明史記之書，尚有吳江戴笠與吳喬

合作流寇長編。（即寇事編年）及殉國彙編等書。近今樂府已有刻本。流寇長編海鹽張菊生先生有藏本。斯莊氏之書本滙合諸人之書而成。而潘吳二子之書亦集數子之力分編而成者。似此書果成。必有可觀。然竟遭極禍。亦云慘矣。赤民繫虎林軍營中有詩云。

一半春光縲絏過。睡壺敲缺待如何。鶯聲啼老聽難到。柳絮飛殘撲轉多。晼晚斜陽連雉堞。朦朧短夢繞巖阿。不堪往事成回首。總付錢塘東逝波。

均以其歲五月磔於杭之弼教坊。先一日吳語其弟曰。我輩必罹極刑。血肉狼籍。豈能辨識。汝但視兩股上各有一火字者。即我尸也。（臨野堂別集）其言絕痛。寧人哭之尤哀。有詩紀之。寧人之於次耕。教之獨切者以此。寧人詩集中有贈王仍者。仍字雲礀。亦驚隱社中人也。

（五）雲龍社。當時復社幾社。既盛行於三吳。其在皖中人士起而應之者。宣城則沈眉生。池陽則吳次尾。桐城則錢飲光及方密之。飲光名秉鐙。字澄之。桐城人。與陳臥子交最深。遂爲雲龍社。以聯吳淞之士。以期接武於東林。飲光實其首領。飲光後入雲南。應永曆時試。授編修。熟於南明史事。著有明末野史。所知錄。清康熙間刻有田間遺書。爲詩直接陶杜。有清逸之

趣．斷句有「荒路行愁逢牧馬．舊交老漸變高僧」之句．其情可見．寧人之與歆光之友．有贈歆光之詩．似非在少年．然亦寧人所識江南之友也．

由上所述．明季江南士林風氣可見．至寧人在江南．其他所識之摯友．崑山葉奕荃字元暉則為寧人少年交．崑山令楊永言舉寧人於朝．為兵部司務．其他則有賈必選（字徙南號直生江都人有松蔭堂學易）王潢（字元倬上元人有南陔集）林古度（字茂之福清人鼎革後貧甚夜眠敗絮中．兒時一萬曆錢終身佩之．有辛亥以前詩二卷）顧夢遊（字與治江寧人寧人有為作詩序）呂成章（字裁之餘姚人寧人有為作千字文序）朱明德（字不遠吳江人著有句吳外史紀鼎革時事甚悉．寧人為作廣宋遺民錄序．）朱鶴齡（字長孺吳江人長於箋注之學）瞿元錫（常熟人式耜子有學行紀事）申稔（字叔旂進士吳梅村稱之）譚吉聰（字舟石嘉興人入清官翰林同知寧人嘗云舟石勤於讀經．叩其書齋插架十三經毛施朱墨始終無一誤句．我行天下僅見此人）趙吉士（字恆夫休寧人著有續表忠記寄園寄所寄諸書）陸慶臻（字集生金山衛人時吉士為交城令寧人與吉士慶臻剪燭賦

詩）方月斯（佚其名穀城人爲作詩序）蕭企昭（漢陽人尊朱子之學有闇修齋稿）李績（字子木官侍御寧人有哭之詩）陸元輔（字翼王嘉定布衣著有續經籍考說者謂朱竹垞之經義考卽竊取此書）薛寀（字諧孟武進人崇禎進士官開封知府晚爲僧號米堆山人）朱四輔（字監紀少負異才寶應人）錢肅潤（字礎日明諸生有詩贈之）錢邦寅（字馭少明季諸生兄邦芑走閩粵不歸所著有南忠錄）張愨（字洮侯華亭人有浴日樓詩稿）汪琬（字苕文號鈍翁長洲人舉鴻博授編有堯峯文集）施閏章（字尙白一字愚山宣城人舉鴻博授翰林院侍讀有學餘堂文集）俞汝言（字右吉秀水人熟於有明掌故著有明大臣年表寧人有書贈之）李良年（字武曾秀水人應舉鴻博有秋錦山房集）浙中學者若黃宗羲陸世儀亦常與先通問訊太冲所著明夷待訪錄卽請寧人爲之序寧人嘗與梓亭書極崇拜之

其宦遊江南者若進士耿橘者字蘭錫獻縣人工水利之學所著水利全書其立說以水利用湖不用江寧人著郡國利病書卽采取其說頗備教諭劉永錫字欽爾魏縣人謁選長洲

教諭，明亡以憂積卒，處士趙士完字汝彥，山東萊州人，崇禎舉人，明亡，棄家南徙，有璞庵詩稿，寧人皆有詩懷之，

統上而觀，明季社集之風，實含政治運動，而寧人亦實與其役，其所交者大半，皆明末遺民，非殺身成仁，即窮老故鄉，發之於詩，以抒其鬱抑不平之聲，洎夫南都已亡，閩粵漸失，即局促一隅之桂王已被執死，未幾而通海抗糧及文字之獄又作，所謂當日汐社月泉詩酒雅集之作，已於時禁，好友良朋已作雲煙之散，而仇家所迫，以至悍奴輩欺，乃欲致之死命，此寧人之所以不能不北遊者此也，

寧人之北遊也，先至淮上，淮上有賢主人焉，則閻古古萬年少是矣，閻君名爾梅，字周卿，號古古，自號白耷山人，有白耷山人集，（近人張相文爲刻之）萬君名壽祺，字介若，一字內景，世所稱年少者也，均彭城人，二君皆明季遺民，有奮發之志，秉卓絕之才，閻君詩文以豪邁勝，其所著沛縣歌風臺八首，徐人至今能稱誦之，萬君則以雋逸聞，工詩文書畫，能寫美人，他若琴棋刀劍百工技藝，細而女紅刺繡，無不通曉，風流豪宕，傾動一時，晚家淮上隰西，有園林

雲水之勝。著有隰西草堂集。寧人一至淮上即與定交。且極稱道之。是可謂同明相照同類相求者矣。近上虞羅叔蘊已爲年少撰年譜。刻其遺文閣萬之集。至今乃能昭人耳目。此不可不稱快者也。張弨字力臣。山陽人。傳見下。

又有山陽王君起字田略者。好客尙俠。見義喜爲。至家破不恨。與寧人爲同年生。交最篤。時潘力田懷才遭禍。子弟流潛。時弟耒年甫十八。北走燕都。寧人介之與起田。起田曰「潘君力田賢士。不幸以非命終。而寧人之友之弟。則猶之吾弟也。」毅然以女妻之。及其卒也。寧人爲撰墓誌。言之最篤。若諸君者。斯獨不可記者乎。

山左之地。崇山襟海。人民樸素。故治學純篤。宗程朱之學。洎王士禎貽上出。提倡華藻。頓起文采之風。其崇尙樸質者。亦漸入切實一途。有淸一代金石考訂之風。以山左爲最盛。張稷若馬宛經斯任唐臣諸儒實啓其端。

寧人由淮上至濟南也。遊步街市。偶聞人談儀禮。駐聽之。儼然數千言。條理純貫。大驚問館人曰「彼何者。」曰是鄉里句讀師張生也。厥明寧人肅名刺。修古相見禮。相與議禮。恨相

見晚定交別去。此則山左大儒張稷若也。稷若名爾岐號蒿菴。濟陽人。尊程朱之學。攻三禮。有儀禮鄭註十七卷。蒿菴文集三卷。最知名。其餘著述尚夥。寧人過東萊主趙士完任唐臣家。士完舉山左大社以響應復社。國變後舉家南徙。已見前。唐臣字子良。號歷山。掖縣人。治音韻之學。寧嘗借吳才老韻補正讀之。寧人治音韻之學自此始。子良抱道守缺。獨攻絕學。闇然無聞。盧雅雨山左詩鈔。僅有其傳數十字。欲考其行事而不可得。不遇寧人則恐將姓名亦不得傳於後世。人各有幸有不幸。亦因其時然也。寧人至鄒平識馬宛斯。宛斯名驌。一字驄御。順治己亥進士。攻古史。人稱馬三代。著繹史百六十卷。纂錄開闢至秦末事。博引古籍考訂甚勤。寧人稱其必傳之作。至長山識隱君子劉果菴。名孔懷。精於考覈。寧人嘗主其家至章邱。寧人於此地盤遊最久。識張元明名光啓。棄舉子業樂道不仕。皆一時之隱君子也。蓋南人之學崇尚辭藻。北人之學崇尚純樸。寧人至魯。魯之人士。名爲之一彰。而寧人之學亦爲之一變。

魯人工文章者。自王漁洋提倡風雅以後。稱都中十子者。(爲田雯宋犖王又旦丁澎等)寧人識其二卽曲阜顏光敏字遜甫及其弟光猷光斅。及德州謝重輝方山也。是時德州名士

最多．寧人嘗講易於程工部先貞家．先正字正夫著有燕山游稿．所識又有李濤字紫瀾李源字江餘有見可園詩．其在魯中隱居能詩最有名者．則有徐夜字東癡．新城人初名元善．字長公．鼎革後居東皋．掘土室居之．絕跡城市．詩宗陶韋．王漁洋目之爲磵松露鶴．有拜謝翺羽墓句云．「生爲信國流離客．死結嚴陵寂寞鄰．」寧人嘗與之爲友．寧人山左所交之友大抵如斯矣．

寧人之至河北也．永城孫夏峯已避地百泉．夏峯少與鹿善繼張果中救楊魏諸君子．以三烈士聞．晚乃一歸於純儒．寧人嘗至徽縣謁之．是時冀北澤申涵光殷岳最知名．涵光字孚盟．一字凫盟．永年人少穎異．尤善爲詩．嘗立觀社招三郡名士舉集問難．晚乃與雞澤殷岳字伯巖同邑張蓋避地廣羊山．鄉居力耕．足跡絕於城市．著有聰山集．伯巖少與其兄淵起義雞澤．兄以殉國難死．伯巖後官睢寧．聞凫盟隱居廣羊．巽官來歸．亦當時之隱君子也．寧人嘗過從之．（以上據張譜碑傳集諸書）

關中之學．盩厔李二曲以堅苦卓絕聞．寧人嘗訪其廬．遂訂交其他朝邑王建章字仲復

郃陽康乃心呂賜。皆關中名宿。寧人皆與之爲友。

是時關中人才獨出。而學風亦最盛。名士好客之興不亞江南。其時有戴廷栻楓仲者。號符公。祁縣人。甲申後無志仕進。居丹楓閣。著書操選政。鋟板數十種行也。一時名滿天下。仰之如泰山北斗。名士擁集。海內名流聚集之盛。南方則冒氏水繪園。北方則丹楓閣。寧人嘗主其家。楓仲側爲築室於祁之南山。寧人因之置書堂焉。其時聚集之盛。可以想見。（據祁縣志）

寧人之友其在山西者。以傅山青主爲最篤。山字青主尊改字青主。或別署曰公之它。亦曰石道人。又字嗇廬。陽曲人。名號之多。無過青主者。爲海內宿儒。亂後以醫爲業。工詩文書畫入逸品。著有霜紅龕集十二卷。出醫疾病。應手立效。寧人往還山西。數主其家。青主有弟子曰胡庭字季子。汾陽人。隱居不仕。於易詩書春秋皆有論著。又有衞處士蒿字匪義與汾陽曹良直青主相友善。晚關絳山書院。教授其中。人稱絳山先生。寧人亦與之爲友。

寧人至陝西則友李因篤王宏撰。因篤字天生。更字子德。富平人。邃於經學。著有受祺堂。寧人嘗集杜句贈子德云。「文章來國士。忠厚與鄉人。」寧人出遊。子德必與之俱。嘗脫寧人

於厄。宏撰字無異。號山史。華陰人。明諸生。耆古好學。收藏法書名畫金石最富。熟於有明掌故居於華下。有讀易廬。撰易象圖述。及山志。砥齋集。寧人數主其家。嘗與同造朱子祠堂於華陰有終老之志焉。

寧人之在秦晉。識流寓於此者。於太原則識秀水朱彝尊於晉藩署。彝尊字錫鬯。號竹垞以布衣試鴻博授檢討。又嘗遇閻若璩於太原。寧人出所撰日知錄。嘗爲改訂數條。寧人虛心從之。若璩字百詩。山陽人。著有古文尚書疏證。爲開有清好古之風者。於秦則識屈大均。大均初名紹隆。番禺縣學生。亂後棄爲僧。名今種。字一靈。久之出遊吳越。返初服。更今名。字翁山。遊秦隴。與秦中名士李因篤交。又稱三外道人。蓋所著詩外文外史外也。寧人遊太原。大均嘗由秦中來會。翁山嘗至雲南勸吳三桂反正。見其不足與謀。乃返。所著甲寅乙卯軍中集。即記其事實。一代怪傑也。（詳粵東遺民錄）是時又有代州守陳祺公。字上年。與寧人厚。後爲重刻其唐韻正於淮上。斯亦足記者。

吾嘗疑關中僻壤塞西。何以人文獨勝。久疑之不決。後讀及楊鍾義雪橋詩話。始知其意。

詩話云，

「天山史山志云，青門七子皆宗室之賢而篤於學者也，各有詩文集，皆卓然成家，余所及與之友者，子斗翁而已，嘗與顧亭林言及，亭林入青門，特訪之，時翁已歿，見伯嘗索翁著作讀之，今伯嘗已歿，其子孫皆楊氏，蓋從翁之母姓也，亭林有朱子斗詩序，伯嘗變姓名楊謙，住西安府南八里大塔堡內（雁塔也）其子烈及甥王太和皆受業於亭林，亭林將去關中，別中尉存杠於慈恩寺塔下，有詩紀之云……」

蓋關中僻遠，清人勢力尚未能顧及，故明末宗室及二三遺老，尚得盤遊其間，遯影無涯，是以遠方之士若屈大均，顧寧人，皆不遠千里而來，亦卽其因，吾卽有此證，更有進而言者，及後三藩之亂，吳三桂獨立雲南，王輔臣卽相應於陝西，蓋與此二三遺老不無有相當之原因，當夫清初之時，其內地各省故已帖服，然若西北而山陝西，東南而閩粵，均有二三遺老倡社結和，外以吟詩為名，內卽有起義之意，若陝西之雁塔諸賢，及粵中之函是函可，以釋為名，招徒聚講，若金堡，陸圻，屈大均，均歸其門下，後金堡名今釋，主持丹霞，乾隆時卒，有丹霞焚寺之

舉，蓋與反清之運動不無關係，即如遼東寧古塔之地，爲明末遺臣遷播之所，亦有冰天詩社之舉，於無可已處，猶作寒蟲之吟，是其例也，詳見粵東遺民錄及葉廷琯吹網錄中，

寧人之至關中，安知不懷此意，觀寧人嘗與李子德輩墾荒於雁門之北，寧人有云「北方開山之利，過於墾荒，畜牧之獲，饒於耕耨，」又曰，

「華陰綰轂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一出關門，亦有建瓴之便，」

由此可知寧人之寄居北方，豈無因而然哉，

至清康熙十七年博學鴻儒科開，在野遺民競相羅致，其幸而得免者僅寧人太沖數人而已，然當時大臣秉於君相之意，懷於處媚之心，其薦寧人與鴻博者，則有同里葉方藹，長洲韓菼，其薦寧人修明史者，則有尚書熊賜履，勸寧人應舉者，則有李天馥至封疆大吏湯文正公斌亦與寧人致拳拳之意，寧人有書答之，此數君者其心雖不可知，然不可不謂有厚於寧人者也，

寧人爲人梗介。與世多忤。故所處之境至困而屢遭不測。爲人所陷其幾罹於危者凡數次。在張譜中可考見者（一）清順治七年。時怨家有欲傾陷之者。乃變衣冠僞作商賈。游金壇登顧龍山再至鎮江登北固樓。已復往嘉興。（二）十二年五月擒叛奴陸恩數其罪沈諸水。叛黨復投葉氏訟之移獄松江。（三）十三年獄解後至鍾山舊居。葉氏憾不釋遣刺客偵所往至是追及於金陵太平門外。擊之傷首。遇救得免。（四）清康熙七年在都聞萊州黃培詩獄。牽連卽星馳赴鞫。三月下濟南府獄。按此四次之厄。以第二第四次爲最烈。陸奴之叛投里豪葉氏。以歸玄恭營救之得免。黃培詩獄爲黃培及黃坦家僕姜元衡訐告。稱有忠節錄卽啓禎集一書。陳濟生所作係崑山顧寧人到黃家搜輯。此書中有黃御史（宗昌坦之父）傳一篇。有云家居二年握髮以終。以爲坦父不曾剃父不曾剃頭之證。又有顧推官咸正傳一篇有云晚與寧人游。有云有寧人所爲狀在。以爲寧人搜輯此書之證。按陳濟生名皇士太僕仁錫明卿子。所選啓禎詩選恐卽啓禎集。使例如錢牧齋列朝詩集每卷首有傳。遭此厄後書已久佚。晚近陶蘭泉湘藏有數册。傳沅叔增湘亦藏有數本傳顧氏家乘甚詳。似此書當時政府

若見寧人之禍更不知伊於胡底矣（濟生倘有再生記略又命工寫有明三百年來忠臣義士像裝以成册）斯獄也李子德走燕中告急諸友復馳至濟南省視救之最力朱竹垞時客山東撫院劉君幕中寧人之脫於難竹垞亦與有力焉顏修來有送竹垞之濟南詩云「攜手河梁悵去塵歷山遙望柳條春訟庭尚有南冠客莫向燕臺思故人自注時亭林以詔獄在濟南」是則知友相好愛護寧人者正多患難相須之情固勝於徵聘延薦違負寧人之意者多矣

總上而觀寧人之友大要如此而寧人所生之時與所處之境大略可見矣吾復更進而考求寧人學術淵源所自與夫所以響應之故按亭林文集有廣師一篇述其最契之友及其學術品格薰陶之關係頗詳斯諸友者固可謂取數於寧然亦可謂寧人之學由諸友而化成者足以瞻寧人品格之宕落學問之旨趣是不可不亟錄者廣師云

廣師云「炎武自揣鄙劣不足以當過情之譽而同學之士有苕文所未知者不可以遺也輒就所見評之夫學究天人確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詩集有寄王高士錫闡詩數首傳別見）讀書爲己探賾洞微吾不如楊雪臣（詩集有寄楊高士瑀一首）獨精三禮

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文集有儀禮鄭注句讀序　張譜順治十四年由青州至濟南與徐東癡及張稷若爾岐定交　詩集又有赴濟陽訪張稷若等詩）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青主（年譜康熙二年至太原訪傅青主　詩集有贈傅處士詩數首）堅苦力學無師而成吾不如李中孚（年譜康熙二年十月過訪李處士中孚於盩厔遂訂交　詩集有重過代州贈李處士詩傳別見）險阻備嘗與時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年譜順治九年過路舍人澤溥於虎邱詩集有贈路舍人詩數首）博聞強記羣書之府吾不如吳任臣（待考詩文集中無可考者）文章爾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錫鬯（年譜康熙五年游太原時秀水朱錫鬯彝尊客晉藩署過訪先生於東郊因與訂交　詩集有與竹垞詩數首）好學不倦篤於朋友吾不如王山史（年譜康熙二年游西嶽太華過訪王山史宏撰於華陰十六年六謁天壽山及懷宗欑宮與山史偕入陝當主其家十八年山史欲建朱子祠兼督書院以居先生因遷入山史家　文集有華陰王氏宗祠記又有與王山史書數通　詩集又有和王山史燕中對菊等詩）精心六書信而好古吾不如張力臣（年譜康熙六年開雕

晉學五書於淮上張力臣弨父子任校寫之役詩集有寄張文學弨詩數首）

右述諸友大半已見前文。今復將前文所未載諸人姓氏略述於后。

王錫闡字寅旭又字昭冥號曉庵。又號餘不。又號天同一生。吳江人。少友張履祥。講學以濂洛爲宗。壯益耽心曆象之術。通中西之法。梅氏之學實開其端。著有曉庵新法六卷（文獻徵存錄）楊瑀字雪臣。毘陵人少日好立奇節。旣而厚自刻厲。率諸子鍵戶讀書自經史而外。分授天官地理曆律兵農之書。出則與惲遜初講學東林書院。如是者三十餘年。著有飛樓集一百二十卷。（張譜）路澤溥字徵吾。一字安卿。明都御史振飛子。負奇才踔厲駿發。尤篤孝友。客蘇時與顧寧人友善。假顧金無一人知者。顧沒。償其家。嘗言人生無論出處當有惠澤及物。故居雖約而親族賴以舉火者常數十家。以好義敦篤稱於鄉人。著有宜軒詩一卷。草堂雜著數卷。（廣平府志）吳任臣字志伊。一字爾器。初字征鳴。號託園。浙江仁和廩生。薦舉鴻博授檢討。志行端慤。博學而思深。兼精天官奇任之術。射事多中。時人比之管郭。嘗撰一書補梅氏字彙之缺。廣郭景純山海經註。又剌取諸霸國事爲十國春秋一百十四卷。又有周禮大義

禮通．春秋正朔考及託園文集．（文獻徵存錄鶴徵錄）張弨字力臣山陽人．父致中爲復社魁首．如力臣不應試．隱於賈．雅博好事．問學於寧人．究心小學．嘗校婁機字原．謹守叔重之說．辨鄉壁虛造之字．其學識出戴侗楊桓之上．雅好金石文字．過荒村野寺古碑殘碣．埋沒榛莽之中者．靡不椎拓．年老耳聾．攜兩子一孫客京師．著述不輟．書法唐賢．世稱能品．爲寧人寫廣韻及音學五書．今世傳雕本是也．（漢學師承記文獻徵存錄）清同治間盱眙吳氏有張亟齋集刊本行世．

寧人少能詞章．重義氣．秉其家學．故善長於史．及長乃一意於經．觀張譜有「寧人年三十讀經始有劄記」．又云「吾年五十始有志於經」．其得於朋友切磋之益．舉其犖犖大者．若聞儀禮之學於張稷若．假韻補於任唐臣．習水利之書於耿橘．著金石文字之學．無不與吳志伊張力臣有關．故寧人於此數學．皆有著述．至其品德學問．一節一行．聞人之善．無不力從．是知寧人之學．取於人者．獨多也．而其學問之變遷．與時代朋友之關係．亦可於略見者．至寧人剛方之氣．敦篤之情．廉隅之節．其奮發有爲之志．濟物利民之心．無日而不與之俱矣．

右既述寧人之學侶及與寧人學術之關係竟。吾再更進而言明清之際之學術界。有明一代。學術空虛。除王學而外。實鮮專長。至清乃光輝博大。一變而爲切實。要之明清之際。爲政治混亂之時。而實亦卽學術過渡時代。各種學術皆有其萌芽。而啟其端倪。晚明學風實有其特色在。茲可分爲數端言之。

一學術思想　爲各種學術出發之點。明季崇尙王學。末流之趨。至滿街皆成聖人。徒成叫號。而已。而當坊社盛行。干政之風甚烈。於是士子束書不讀。徒成標榜之習。於是學者鬨之競相起而爲之矯正。亦略可分爲數流。（一）宗程朱之學者若張楊園履祥陸桴亭世儀。以程朱下學功夫來矯王學空疏之弊。其他則若黃太冲鄧思復廷寀等本王學之徒。力趨於躬行（二）講思想哲理者若王船山夫之。由思想上而更加以精密認識之論斷。（三）通經致用者若顧寧人顏習齋費此度唐鑄萬等。皆欲有所建設。冀以有功於世者也。

二經學　自明季陳第等研聲音訓詁之蘊理。於是人士始有理董經子之學。若顧寧人閻百詩則精於小學考訂。若姚際恆則長於辨僞。此其尤著者也。

三史學　晚明擾攘之時史學最盛．雖野史傳聞．間多臆說．然爲史之法亦多有可取者．若譚孺木遷．查伊璜繼佐．李映碧清等剪裁得宜．有述作材．其他黃太冲撰宋元學案開學術史之體裁．成浙中史學之風氣．又若徐霞客宏祖顧寧人顧祖禹之於地理均於史地之學有所發明者．

四文學　自何李七子之文與．模倣前人．文乃無創作可言．鍾譚繼之．亦八比之餘而已．洎後若張宗子岱．王季重思任．乃由文學中而認識生活之藝術．其後詩家若吳梅村．錢牧齋．龔芝麓等．皆能眞抒胸懷．可歌可詠．爲一代作家．其他若錢澄之秉鐙彭茗齋孫貽等皆明末遺民．皆長於詩．當時詩僧野老．何止百家．要皆淸眞俊逸．成爲風氣．在詩家自成一格．

要之．明清之際．學術勃興．人材倍出．開有清一代學風．而晚明學者．自有其旨趣流別．實吾人所不可不研究者．故述寧人學侶之際．復將其當時之學風．約略述其大概於此．知人文之興起．與時代之關係．不爲無因也．

寧人不喜講學．僅在程工部先貞講易一次．前已言之．故弟子甚罕．其弟子可知者惟潘

耒．陳芳積．毛今鳳．數人而已．惟潘耒侍寧人最久．故能傳寧人之學．侍寧人亦最篤．寧人之先人．世有達者．故寧人得於家學者獨多．（見鈔書自序）惜不甚傳．每欲輯之而不可得．今春見陳濟生啓禎詩選．述其家世頗詳．乃撫鈔其事．及從學者行略．籠爲家學門人二篇．徐元文兄弟爲寧人之甥．亦附於家學之後．以見寧人學術之淵源云爾．

家學

陳濟生啓禎詩選．書已久佚．近江安傅沅叔先生藏有殘本．書同錢牧齋列朝詩集體例．每本首均有著者傳略．斯本首顧氏家傳數篇．皆張石洲輯亭林年譜時所未及見者．爰依其原文．逐錄於此．以見顧氏家學之淵源也．

太學顧先生紹芾

先生諱紹芾．字德甫．號蠡源．南京兵部侍郎公諱章志之仲子也．天才駿發．下筆數千言．貫穿左氏史記．出入諸子．旁通金丹釋氏之學．其詩豪宕深穩．不入時人蹊徑．七言歌行．髣髴太白．其文亦磊落可誦．書法遒徑．上逼虞褚．而負氣伉爽．不肯少徇俗流．以是多不合於世．爲

諸生．數試不售．後入太學．京師諸公重之．所與交皆一時臺省錚錚有聲者．萬曆之末．臺省擢勳天下．而先生未嘗以交故干請一字．重意氣．輕生死．陳公祖苞爲縣令．尤禮先生．陳公爲縣劾擊奸爲邑之豪紳排訐以去．先生獨走輦下．抵諸公直其事．邑人譁齕．先生幾殆．諸公聞之．益知先生之名義．不漫爲然諾也．先生讀史漢及通鑑．皆標記其地形兵法．及有一策可田者表而出之．東隨事與．先生居家．與故人籌畫邊計多中．自小從侍郎之官．足跡半天下．復能通曉國家典章．至崇禎之末．吳中耆舊無在者．而先生壽至七十九以終．未卒時猶目錄邸報．每紙一幅．至二千餘字．草書精絕．凡二十餘帙．濟生從其嗣孫縉得而觀之．顧氏言詩者．自給事公當正嘉間．獨爲雄博深厚之作．其後贊善公萬曆初入翰林．爲詩清逸雋永．先生神格獨出．古體長編．復在二公之上云．給事集燬於火．不俟存詩十餘篇．刻石崑山．贊善有實菴集行於時．不具錄．先生子同吉早卒．婦王氏持服過門守節．及年五十．巡按御史以聞．旌表其門．國變時不食卒．先生所著述最多．今藏於家．

按張譜侍郎公章志生子三．長紹芳．次郎德文也．

紹芳字寶甫號學海萬曆丁丑進士翰林院簡討經筵日講官左春坊左贊善、卒年四十七、衍生書目有寶菴集十二卷、

隱士顧先生紹芬

先生諱紹芬、字昌甫、崑山人、性孝友、重然諾、篤學力行、里中稱長者、父南京兵部侍郎章志、伯兄春坊贊善紹芳、仲兄太學生紹芾、少與王少白、歸季思、張烈愍輩爲忘形交、不屑一切干瀆、試輙下第、遂棄擧子業、專志性命之學、以王龍溪、盧近溪二先生爲師、宗族貧而貸予者、金不問償否、某幼聘女病瞽、翁請謝婚、某終諾伉儷、先生達其誼、捐金鋼之、不能筆研者、助其資、不能棺葬者、厚其賻、建石梁於千墩、甃碰路於徑山、其好行義、大抵如此、平生揚善隱惡、坐有述人過者、先生愀然不欲聞、人亦爲之輟止、於藝無不通、尤精岐黃之學、臨沒呼子囑之曰、「吾母崇信釋典、遺命獨葬西山、伯兄與我弗敢違也、今道遠墳孤、後人貧有不能省覩者、我目不瞑矣、汝可葬我骨於我母之傍、而題其石曰白雲常在目、明月一無心、我死且不恨」及卒如其言、遺語鐱脈症書啓若干篇、行於世、

太學顧先生同應附子孝廉湘

濟生自五六歲時.每閱崑山顧先生.先君子必呼生出侍坐.先生略爲指示文字.其時少.未有所識.然亦顧先生爲天下之賢君子也.天啓丙寅間.先生沒.先生之長子遐篆.以廕補國子生.受業於先君子之門.崇禎癸酉.順天中式.又一年.先君子見背.又二年.濟生乃得爲先生子壻.因稍讀先生之遺詩.古文.又六年而遐篆復逝.上下三十餘年.存亡盛衰之感.已不可言.而遺文零落.亦僅有存者.悼風韻之不傳.念斯文之有自.得不爲之撫卷而垂涕乎.是篇之所爲錄也.先生諱同應.字仲從.號實璐.曾祖諱濟.刑科給事中.上疏多切直載.世宗實錄.祖諱章志.官至南京兵部右侍郎.以船甲事.都人立祠祀之.父諱紹芳.官至左春芳左庶子.世以清節著聞.先生少補郡學諸生.七試不售.兩中副榜.以父日講學.廕入國學.先生爲人內行淳備.幼孤.讓產爲宗黨所稱.動止有法.與人交重然諾.敦行義.初爲舉子業.時與同邑諸生爲遺清堂社.其文海內傳之.其詩古文.幾不存.僅藥房秋嘯二草行世.王平仲謂先生天性仁厚剴切.其詩辭沖澹.意遠.有白雲自出.山泉冷然之旨.根於忠孝.有三百篇遺音.亮哉其言之也.先生終

不遇。而遐篆乃得乙榜。遐篆天才雋逸。爲古樂府。下筆便成。風骨踔厲。不減古人。而當崇禎之中年。天下多故。天子側席。英豪磊砢之士。而遐篆自負其才。每譚兵餉農田水利事。肝衡扼腕。幾願空其儕輩。而年未四十以沒。先生之家亦遂式微矣。今遺詩具在。余與遐篆之弟寧人。輯而刻之。遐篆名湘。寧人名絳。出嗣其叔父仲逢。其人亦好學多聞。余所論著。多取正云。其叔季日繼繩。俱以崑山破死難。

右三篇均見陳濟生啓禎詩選。詩獄之連及寧人。蓋以此也。

處士顧先生蘭服

蘭服字國馨。別號穆菴。崇禎時諸生。爲寧人之從叔父。寧人有行狀記之云。余與叔父洎同縣歸生。入則讀書作文。出則登山臨水。間以觴詠彌日竟夕。近屬之中。惟叔父最密。叔父亦豪宕喜交遊。里中賓朋多會其宅。而又多材藝。好方書。能診視人病。與人和易可親。人無不愛而敬者。已而先王考捐館。余煢焉在疚。而閔侮日至。一切維持調解。惟叔父是賴。又十年而叛奴事起。余幾不自脫。遂杖馬箠跳之山東河北。而叔父獨居故里。常鬱鬱無聊。子姪不才。所遇

多拂意者，叔父弱人也，又孤立莫助，內憤懣而所發遣賦日積，久無以償，余既爲背人所恃不敢遽歸，而叔父年老望之深切，貽書相責，以爲一別十有八年，爾其忘我乎，炎武奉書而泣，終不敢歸，而叔父竟以昭陽赤奮若之春二月甲寅棄我而逝，嗚呼痛哉，」有子一人名巖，（亭林餘集穉庵府君行狀）

處士顧先生紓（子洪愼）

紓字子嚴，同應弟三子，少負經濟才，明亡後隱居千墩舊廬，居喪過哀，目遂盲，秉性耿介，寧人先生講學秦晉間，屢徵不起，先生寓書益相砥礪，徐乾學兄弟勢望方隆，先生獨養高自重，華陰王宏撰稱其闇修，於不見不聞之地，不愧隱君子，洪愼字汝嘉，試成均，得州倅，以親老辭歸，寧人先生卒於晉，走三千里，扶櫬葬祖塋，遺命以子宏佐爲寧人先生殤子詒穀後，性愛客，就所居疏泉壘石，與故人嘯詠以終，（光緒蘇州府志）

尚書徐先生乾學（生於明崇禎四年卒於康熙三十二年）

乾學字原一，號健庵，（鄭方坤撰小傳）九世祖良自常熟遷崑山，遂爲崑山人（據張

玉書徐公元文神道碑）父開法恩貢生勇於爲善兄弟四人次秉義次元文次亮采先生其長也（據韓菼撰徐公元文行狀及張穆顧亭林年譜）母顧氏寧人先生第五妹也（據張譜）八歲能文爲顧錫疇所知康熙庚戌進士第三授編修壬子主試順天健庵嘗病士子治經義不務實學專趨時好人才日壞至是苦心搜閱拔韓菼於遺卷中明年菼遂魁天下文體爲之一變世服其藻鑑之精升右贊善丁內艱歸服除補故官充日講起居注官明史總裁又命總裁一統志會典及明史纂輯鑒古輯覽古文淵鑒凡著作之任無不領尋戊辰充會試總裁轉刑部尚書以湖廣巡撫張汧罪被逮誣上疏乞歸不聽令解部務仍領各作總裁明年復爲副都御史（石韞玉撰傳）爲許三禮所劾與高士奇苞苴招搖有五方寶物歸東海萬國金珠貢澹人之對（節錄國史本傳）寧人所謂以七十老舅尚不忍睹此蓋以此再疏乞歸命攜一統志宋元通鑑即家編輯後坐朱敦厚事落職（鄭傳）卒年六十有四（韓菼撰行狀）

健庵慷慨有大志生平敦兄弟之好急友朋之難尤勤於奬進人物海內之士輻輳其門

名既高。而又與者不相下。故卒爲其逐。爲文章原本經史。旁通諸子百家。開闔變化。歸於安適。（石傳）

健庵之丁內艱也。感喪紀闕不講。輯成讀禮通考一書（石傳）於儀禮喪服士喪既夕士虞等篇。及大小戴記。則倣朱子經傳通解。兼采衆說。剖析其義。於歷代典制。則一本正史。參以通典及開元禮政和五禮新儀諸書。立綱統目。其大端有八。一喪期。二喪服。三喪儀。四喪儀節。四月葬考。五喪具。六變禮。七喪制。八廟制。喪期歷代同異則有表。喪服暨儀節喪具則有圖。縷析條分。頗爲詳備（唐鑑國案小識）古未有也。（石傳）

其於史學。宋元通鑑已成。方博採羣書。爲日錄考異。尚未就。明史稿中議大禮三案。東林理學諸源流。皆出健庵之筆。足爲實錄。而一統志古今沿革山川形勝都邑人物田賦戶口。考之詳。而辨之明。意在爲經世之書。以佐史家。尤有筆也。

其於詩學。則論古今之詩。三百篇爲源。漢魏爲盛。而唐以下爲委。論唐則貞觀永徽爲源。開元大曆稱盛。而元和開成以下爲委。其與宗深厚。辭義古質。從容諷諭。微婉含蓄者正也。刻

露峭厲，裏凡豪蕩者變也．識者以爲知言．（韓狀）沈確士謂「健庵融貫古今學人非詩人，而其詩醇雅可傳亦復諸體愜當．藝林謂酷其舅寧人先生信然．」（國朝詩別裁小傳）

健庵既黜．欲廣著書以自見．（韓狀）所居傳是樓藏書甲天下（石傳）坐擁數萬卷，晨夕讎比．學益博以精．凡唐宋以來先儒經解世所不常見者．靡不搜覽參考．雕板行世．有所獨得著爲論辨．又以諸經大全一書最舛陋．欲薈萃古今經說採其正義別其當否．各爲一書．以正羣謬．嘗曰「經解絕佳者尙有四十餘家吾將次第出之．」惜未能就．所著有讀禮通考一百二十卷．文集二十四卷．外集四卷．詩有虞浦集詞館集碧山集共十卷．其奉命纂輯之書不與焉．又著有歷代宗廟考輿地備考．輿地記要．輿地志諸書未卒業．（韓狀）（國朝耆獻類徵國史館本傳　韓菼撰行狀　石韞玉撰傳　鄭方坤國朝詩鈔小傳　唐鑑國朝學案小識沈聽濟國朝詩別裁小傳）

侍郎徐先生秉義

秉義字彥和．號果亭．崑山人．康熙十二年癸丑第三人及第．官至吏部侍郎．內閣學士．

（據張穆顧亭林年譜）著有耘圃培林堂代言集．（國朝耆獻類徵吳修撰傳略）念鼎革之際死事者多．因廣搜紀載自崇禎以迄淸著忠烈紀實一書．謹愼詳覈．足稱信史．（崑新合志）

學士徐先生元文

元文字公肅．別號立齋（張玉書徐公神道碑）自少端重有大志．就傅沈潛習誦不假勞．年十四爲諸生．時吳中盛爲文社．立齋偕兩兄家庭間講閱切究．獨倡爲古學．汎濫於百家．而根柢六經．務於明理致用．特肆其餘．爲舉子家言．輒傾其儕．順治甲午舉於鄉．己亥成進士第一人．除翰林院修撰．會江南奏銷案．謫鑾儀衛．康熙己酉起補原官．尋私書院侍讀．秋主試陝西．所錄多單寒苦志力學之士．秦人言士子鼓舞讀書自此榜始．歷官至文華殿大學士．戶部尙書．掌翰林院事．充政治典訓．平定三逆方略．一統志．總裁官．

立齋嘗以事鐫職．仍留監修明史．乃專意史事．考據國史．參用諸家之說．年經月緯．手自編輯．客有熟於前朝典故者．公奉書幣延致．遇有疑誤．輒通懷商榷．嘗至夜分．積年成紀傳十

之六七尋續紀七卷傳十五卷。嘗疏請如唐太宗序晉史例。稱制論斷。並出三朝實錄。以便參稽。明祚訖於愍皇。福唐桂三王。大命已傾。覆亡之蹟不可以不著。請說宋史益衞二王。遼史耶律大石之例。以愍帝終本紀之篇。三王從附傳之列。至明末之臣盡忠所事。考之史例。均當采拾。奏旨報可。

立齋性方嚴。造次進退。必以禮法。與客議論。古今。終日無狎言侮色。在臺省時。以身總風紀。尤兢兢於振飭紀綱。澄肅吏治。省察地方利弊。一生大節。均在政治經濟者獨多。故不備錄。卒年五十有八。所爲詩文有漢魏風致。有奏疏若干卷。明史稾及雜文若干卷（據碑傳集十二韓菼徐公元文行狀張玉書徐公神道碑節錄）

成均徐先生履忱

履忱字孚若。應聘曾孫。九歲能作詩歌小賦。十五。補諸生。尋依其舅寧人先生避兵尙湖之濱。朝夕討論讀書郡城。與諸名流結社倡和。嘗北渡江。過江淮。過中都。遊汴梁。亳潁之墟。南渡錢塘。抵閩粵。遇讀書稽古者。往復論議。兼搜山水古蹟碣。入成均後。往來齊魯燕趙間。記遊

益富。所著匏翁詩鈔。葉方靄及徒弟乾學。序而行之。（光緒蘇州府志）

門人

受業

檢討潘先生耒

耒。字次耕。又字稼堂。晚自號止止居士。（沈彤撰行狀）江蘇吳江人。（鶴徵錄）生而聰警善記。或試之曆日。過目倍誦。不舛落一字。（行狀）兄檉章有史才。頗承受其學。（鶴徵錄）既遭莊史之難。力田羅禍。次耕匍匐北來。易名曰吳開奇。依於顧寧人先生。次耕少師事徐枋俟齋。戴笠耘埜。問推步之術於王錫闡曉庵。（以上據張穆顧亭林年譜趙經達歸玄恭年譜錢林文獻徵存錄節錄）比長受學於寧人先生。寧人先生不輕授徒。而於次耕則教誨者備至。

寧人與次耕書曰。「接手書具感急難之誠。凡今之所以爲學者。爲利而已。科舉是也。其進於此而爲文辭。著書一切可傳之事者。爲名而已。有明三百年之文人是也。君子之爲學也。

非利已而已也。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撥亂反正之事。知天下之勢之何以流極而至於此。則思起而有以救之。不敢上擬孔孟。且六代之末。猶有一文中子者。讀聖人之書。而惓惓以世之不治民之無聊爲亟。歿身之後。唐太宗用其言以成貞觀之治。而房杜諸公皆出於文中子之門。雖其學未粹於程朱。要豈今人之可望哉。仰惟來旨。有不安於今人之爲學者。故先告之志。以立其本。惟願刻意自厲。身處於宋元以上之人。與爲師友。而無狗乎耳目之所濡染者。則可必其有成矣。愛之也切。故責之也深。」徐原一之召。寧人雖以與原甥舅之戚。而以跡近榮利之嫌。而遂書切責之。（書見寧人先生本傳）嘗與次耕書「昔有陳苑工與吾同居荒邨。堅守毛髮。歷四五年莫不憐其志節。及玉峯坐館連年。遂忘其先人之訓。作書來薊干祿之願。幾於熱中。今吾弟又往矣。此前人墮阬之處也。楊惲所云足下離舊土。臨安定。而習俗之移人者。其能自保乎。時歸溪上。宜常與令兄同志諸友往來講論。一暴之功。猶愈於十日之寒也」（以上二札見亭林餘集）又與次耕書曰「於天空海闊之中。一旦爲畜樊之雉。才華累之也。雖然無變而度。無易而慮。古人於遠別之時。而依風巢枝。勤勤致意。願子之勿忘也。自今以往。當

思中材而涉末流之戒．處鷹鈍守拙孝標．策事無侈．博聞明達．爲文常多累句．務令聲名漸減．物緣漸疏．庶幾免於今之世矣．若夫不登權門．不涉利路．是又不待老夫之灌灌也．」（亭林文集卷四）其敎篤期望之殷也如此．

故次耕於學經．史詩賦．古文．詞曆算聲音訓詁課習討論無不洞達．（行狀）嘉定陸翼王．平湖陸稼書．交口許爲淹洽．（先正事略）雅博明涑．號爲通人．（徵存錄）旣秉寧人先生之敎．飭志廓清．不慕榮利．（行狀）淸康熙己未．雖以布衣薦鴻博授檢討與修明史．充會試同考官．又充起居注．然未幾旋去．（據鶴徵錄）

其時與館選者．皆起家進士．惟先生及朱竹垞．嚴蓀友．獨由布衣入選．文最有名．凡館閣文字必出三布衣手．同列忌之．（徵存錄）先生傲睨一世．又偏急不能容人．（鄭方坤撰小傳）坐是廢退．遂不復出．康熙四十二年淸聖祖南巡．復原官．陳文貞欲薦舉之．次耕曰．「止止吾分也．賦老馬以見志」．然嘗應詔陳言．湯文正公斌撫吳時．先生贈以文．力言浮賦之害．爲畫三策．文正且疏陳得酌減．蓋用先生守策也．（先正事略）

先生晚究心易象數與曆算之學．爲詩文多扶樹風節．裨於治道．卓然有立．於聲音反切．幼而神悟．及往來四方．盡通其變．著類音八卷．寧人先生欲復古人之遺．先生．則務窮後世之變．（國史本傳）嘗以爲聲音者先文字而有也．人生而有聲．旣長乃能識字．字造乎人．而音出乎天．中古以降字日繁．音日變．昔人思有以綜理之．而字書韻書出焉．然不得其天然之條貫．則如散錢錯雜．而不可整齊．自字母之秘啓．反切之法傳．而後衆音衆字．一以貫之．如錢之有繩．如卒之有伍．字母之功偉矣．然而等韻之書．立法未善．使人不能無議焉．夫立母以貫天下之音．則其所列爲三十六母．必無複無漏而後可也．乃知徹澄孃同於照穿牀泥．非之與敷異呼．而同母．皆復出也．影喻曉匣旣分陰陽．而羣疑並明等不分陰陽．可添之母尙有十餘．非缺漏乎．旣同爲母．自當並列一班．乃以知徹澄孃列於端透定泥之下．非敷奉微列於邦滂並明之下．照穿牀審禪列於精清從心邪．爰有類隔交互振救諸門法紛然淆亂．而困人以披尋．所貴乎字母者．以切字也．類隔交互．則出切不得其眞．誤人實甚．是以不可以不正也．正之如何．亦審其天然之音而已矣．天然之音可立爲母者五十．（潘初堂集聲音元本論）寧人欲

復古人之道．次耕則務窮後世之變．以爲舊字母三十六．有複有漏．今删五增十九成五十母．各具陰陽．每母之字橫播爲開口齊齒合口撮口．四呼．四呼之字．各從轉爲平上去入四聲．四聲之中各以四呼分之．惟入聲十類．餘三聲皆二十四類．凡有字之類二十二．有聲無字之類二．以有字者排爲韻譜．平聲得四十九部．上聲得三十四部．去聲得三十八部．入聲得二十六部．共爲一百四十七部．（國史本傳）卽少攝多．正轉從轉．旁轉．別轉．條理井然．舊切同母同韻之字．皆通用．今同母之中必用同呼．同轉．同韻之中．必用元音．分陰陽．皆天然之音而無有譌闕．論者謂古今音學中．實成一家之言．（行狀）

先生於史學亦具特識．在史館時嘗爲明史議．其言曰．明有天下幾三百年．而未有成史．今欲創爲一書．前無所因．視昔之本東觀．以作後漢．改舊書以修新唐書者．其難百倍．然國不可以無史．史不可以難而弗爲．誠得邃於史學．識著作之體者．經理其事．縱不敢希遷固．若陳壽歐陽修之史．尙可企而及也．請言其概曰．搜採欲博．考證欲精．職任欲分．義例欲一．秉筆欲省．持論欲平．歲月欲寬．卷帙欲簡．此其大要也．前代有起居注．日曆會要諸書．明代獨有實錄．

建文景泰兩朝之事旣略。熹宗以後遂缺焉。鄭氏今言。王氏史料。朱氏史概。何氏名山藏。諸書皆詳於隆萬以前。若璫禍之終始。金陵閩粵破亡之本末。皆茫無所考。非下求書之令。除忌諱之條。悉訪民間記載。與夫奏議誌狀之流。上之史館不可也。實錄旣多舛錯。錢氏辨證略見一班。家乘爵里年月可憑。而多虛美。野史記事言人人殊。影響傅會。十居七八。必也分割排纂。以類相從。騐其虛實。參伍衆說。歸於一是。若溫公之修通鑑。先作叢目長編考異諸書。乃可下筆。是故搜採欲博。而考證欲精也。史文備各體。作者無兼才。唐修隋書。魏徵等撰紀傳。長孫無忌等撰志表。而天文律曆五行三志則李淳風獨作。宋修新唐書。本紀歐陽修主之。列傳宋祁主之。而劉羲叟志天文五行。王景彝志兵志禮樂。梅堯臣表百官方鎭。溫公通鑑分任官屬。前後漢則劉貢父。三國至隋則劉道原。唐訖五代則范淳夫。皆妙極天下之選。各因其長而任之。今亦宜博求才彥。因能器使。表志宜彷隋唐書以事類爲斷。紀傳宜彷通鑑以年代爲差。職有專司。則人之心思萃於一途。而易爲精密。所慮者畛域旣分。彼此不相通貫。昔人譏唐書傳有失而紀不知。表有訛而志不覺。爾元史遂有一人立兩傳者。大凡作書最重義例。唐修諸史令狐

德棻先爲定例。敬播等又考正類例。今爲史亦宜先定規模。發凡起例，去取筆削略見大旨，何志當增。何志當裁。何傳當分。何傳當合。先有定式。載筆者。奉以從事。及其成也互相鉤勘。總其事者。復通爲鉤考。俾無疎漏舛複之失。乃可無憾。是故職事欲分而義例欲一也。史家大端在善善惡惡。所謂「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者。其權至重。少有曲筆。便名穢史。孫盛書桓溫枋頭之敗。吳兢載張說譖魏元忠之事。當朝將相。尚直書無隱。況隔代乎。明之亡亡於門戶。不特眞小人不容借貸。而僞君子亦不當包容，若忠臣烈士。抗節致命者。宜如文天祥。謝枋得之例。大書特書。以勸忠義。無或如五代史。不爲韓通立傳。見譏通人也。至於議禮之得失。奪門之功罪。從亡之疑信。康齋白沙陽明之學術。茶陵江陵太倉之相業。論者互有同異。或激揚過當。或剟毀失中。惟虛心斟酌。勿主一說。而後是非可定。是故秉筆欲直。而持論欲平也。司馬遷。班固。李百藥。姚思廉。皆父子世於其職。然後成書。其餘亦竭一生之力爲之。晉隋唐書。設官開局。久者二三十年。少者亦數年。遼金宋元諸史。爲期太速。故不稱良史。明三百年事跡繁多。功緒棼錯。其勢不可以速就。若勒限太促。必至鹵莽。至於史文貴有體要。以斷制爲重。不以繁

富爲工．班固敍二百年之事．爲書百篇．論者尙嫌其繁．而宋史乃至五百卷．蕪冗甚矣．今宜酌詳略之中．明歷年與唐相準．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今史約略相當．過此則非體．是故歲月欲寬．而卷帙欲簡．也博則無疎漏之譏．精則無牴牾之病．分則衆目之有條．一則大綱之不紊．直則萬世之公道伸．平則天下之人心服．寬則察之而無疵．簡則傳之而可久．於以備一代之制作．成不刊之大典．斯無愧矣．所舉四要八事．實修史正則．當時議者莫或過之．（梁任公師語）明史食貨志．及洪武以下五朝紀傳．皆其所定．（行狀）於易象數著論十三篇．（沈彤撰傳）詩不事雕飾．直抒所見．登臨懷古諸作．尤光燄騰上．文蹊徑較平．而氣體渾厚．空所依傍．（國史本傳）有詩集十六卷．文集二十卷．別集四卷．合名遂初堂集．與甌香並行於世．其明五朝史稿若干卷藏於家．（行狀）夙敦古誼．徐俟齋卒．周恤其孤．務俾得所．（鶴徵錄作徐昭法）寧人先生所著．日知錄遺書詩文集若干種．皆先生刻．惟郡國利病書卷帙繁重．未及開雕而卒．（徵存錄）卒年六十三．（行狀）

性好山水（沈傳）所編詩以游草名集．自少游．近游．以及海岱台蕩．黃廬．閩豫．楚粵等

編．外而玉堂之作．則曰夢游．晚歲林居諸什則曰退游．無適而非游也．昔莊生著書首以逍遙名篇．其說鵾鵬之運甚怪．屈原作騷．雲車風馬有侈詞焉．要以寫其幽憂之思．奇怪不可云物之氣．固不必其有事實也．次耕之以游名詩．其卽此物此志也夫．（鄭方坤撰小傳　碑傳集沈彤潘先生行狀及傳　文獻徵存錄　鶴徵錄　先正事略　國史本傳　遂初堂集）

處士陳先生芳績

芳績字亮工．常熟人．（張穆顧亭林年譜）祖諱梅．字鼎和．別字明懷．爲諸生時以通經著聞．中年旁覽諸子．及醫藥卜筮種樹之書．以及田賦水利一切民生利病．無不通曉．不嬰心於名利．里中凡有繇役爭訟之事．君未嘗不爲之調劑．或片言立解．寧人先生日知錄．論保甲．曾採其說．蘇州府志．（顧亭林陳君墓誌銘）與顧寧人先生交．寧人先生避地來虞．偕居常熟經者五載．（張大鏞歷代地理沿革表序）鼎革之變．常語客謂寧人曰．「不幸遭此大難．不能效徐生絕脰之節．將從衆剪髮．念餘年無幾．當實之於棺．與我俱葬耳．徐生者名懌先生之同學．全髮自經者也．」又謂芳績曰．「吾窮老無所恨．惟母節未旌．奄遭國變．以此爲終天

之痛。」又曰士不幸而際此。當長爲農夫以歿世。一經之外。或習醫卜。愼無仕宦。性孝友睦婣。內行備至。與人和厚。能忍詬。不爭。題其居曰守拙之門。卒年七十有一。（顧誌）

亮工既秉其祖鼎和公家學自甲申後棄舉子業。究心於天文地理之書。著天下郡縣輿圖。博觀二十一史。廣搜天下志乘。按其山川城郭形勢位置。究其歷代淵源。幷編地理沿革表四十七卷。分三等。一曰部表。二曰郡表。三曰縣表。自古至今。凡添設並省更名徙治之類。纖悉俱載。綱目經緯井然有倫。譬如千枝萬葉。總由一本。使閱者開卷瞭然。按古則知今尋今則見古。凡說有不同者。皆明辯而詳註之。俾後人不執兩端之惑。其未能確然者。兩存之。以俟將來。夫歷代之興廢不一。地理之沿革各異。或因其地而易其名。或變其名而遷其地。又或地他徙而名隨以革。昔人有云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不可移。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不能遷。緘能彙數千百年九州六合之記載。參對詳核。卽不能盡明。亦什得八九矣。（地理沿革表自序）其歷代地理沿革表淸道光十三年。其鄉人張觀察大鏞。爲刊行之。（張譜　張穆顧亭林年譜亭林餘集陳君墓誌銘　歷代地理沿革表自序張大鏞序）

處士毛先生今鳳

今鳳字錦銜。長洲人。己未年來受業。庚申寧人先生有與毛錦銜書云「比在關中。略仿橫渠藍田之意。以禮爲教。夫子嘗言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又云。憶昔萬曆庚申吾年八歲。今年元旦作一對云「六十年前二聖升遐二歲。三千里外孤忠未死之人。」便中有字與吳門。可代爲錄此。與一二耆舊知心者觀之。知此迂叟猶在人間耳。又有答錦銜書論異姓爲後言晉書周逸事與家君相類。似錦銜本非毛姓。(顧詩箋註)

私淑

訓導黃先生汝成

汝成。字庸玉。一字潛夫。江蘇太倉人。黃忠節公族裔也。縣學廩膳生。官安徽泗州訓導。仁厚豪達。狀貌瓌偉。善辨說。樂任人艱鉅。而內行誠謹。無過差。平居衣食率儉節。其爲學自天文輿地律曆聲音訓詁以及水利。河渠漕運。賦稅鹽鐵。錢幣。莫不洞其奧賾。參諸世會。詳其所以利病得失。而爲文則又明博簡愼。敍事繁簡廉內率中體要。又喜蓄古書畫碑刻鼎彝錢鑑。毛

獄生李申耆均盛稱之．著有日知錄集釋刊誤古今歲朔實校補文錄凡四十四卷．未成者春秋外傳正義若干卷袖海樓雜著計文錄六卷古今歲實考校補一卷．古今朔實考校補一卷．日知錄刊誤合刻四卷．卒於道光十七年年三十有九．（耆獻類徵毛嶽生黃君墓誌銘養一齋文黃潛夫傳）

人名別錄

先生之學侶．見於年譜及詩文集者．

瞿元錫（常熟人大學士式耜之字）

郎繼思（張譜先生贈郎處士詩云年年尋杜甫一過浣花溪郎賈藥揚州先生頻過之）

范養民（文集有爲作復庵記）

（詩集有贈之詩）

郝太極（有贈之詩）

王仍（有贈之詩）字雲頑松江人入驚隱詩社。

張應鼎（字騶如卉布荷衣鴻冥塵外）

張允掄（字慈叔萊陽人崇禎甲戌進士官至饒州知府）

錢祚徵（字君遠掖縣人知汝州知州罵賊不屈死先生有爲作行狀按與先生似交不甚篤者）

王思齡（先生之摯友出處無考）

張奉之（比部藏書最多善本寧人先生抵鄒平訂其縣志悉授以校之）

黃師正（建陽人生平無考）

朱存杠（字伯常明宗室朱子斗誼泙之字王山史山悉青門七子皆宗室之賢而篤於學者也各有詩文卓然成家余所及游者子斗翁而已先生有爲子斗作詩序）

史可程（字赤約可法同祖弟京師陷降賊賊敗南歸可法請置之法福王以可法故令養母寓南京及宜興者四十年乃卒）

劉大來（無考有詩贈之）

孫思仁（寧人先生入都從孫君借得春秋纂例春秋權衡陳祺公賚之蘄水紙筆傳寫以歸）

王國翰（字翼之路安卿之舅亭林餘集有爲撰墓誌銘）

周樹（字計百太原知府寧人先生嘗爲點貲荀悅漢紀）

蔡湘（字竹濤竹垞阮亭均與倡和後客死交城）

張雲翼（字又南咸寧人靖逆侯甘肅提督勇之長子寧人著左傳杜解補正三卷又爲捐貲刻之）

張帝臣（無考）

沈三曾（字尤斌無考）

沈涵（字度汪一字心齋康熙丙辰進士嗣之衍生嘗附其舟北上）

楚僧元璞（無考有爲作清湖南三十年來事作四絕句）

李又泉（嫁委於李又泉無考日知錄月食條下有云靜樂李䲭習西洋之學）

郭傳芳（字九芝大同人官富平令迎先生於二十里外爲官有康濟才）

朱澍滋（字長源故巡撫都御史之馮之長子長齋繡佛以終其身）

李既足（字雲沾衍生之師吳江人）

王爾謙（字二華華州吏目寧人先生嘗寓其家）

張簡可（先生與衍生行父子之禮於其家其人無考）

曾畹（字庭聞初名傳燈寧都舉人弟名傳燦字青藜皆駿雄自命有雙丁之目先生有與之書）

胡戴仁（字狷庵北直容城人官潼商道欲聘先生至署亦辭不往）

馬嗣光（字右實山東臨朐人順治丙戌進士官至甘肅道時右實亦患病寧人先生止之未聽）

朱敏浮（無考汾州志有朱敏灤字龍澤慶成府鎮國將軍李自成之亂罵賊死未審

執是寧人先生曾訪之於汾陽）

李模（字子木天啓乙丑進士官至河南道御史先生有哭李侍御詩）

韓鏡

韓宣（字旬公康熙乙未進士館寧人先生於宜園先生沒被親含斂撫幼子收其四方遺賢去書告其家并維持還里）

黃表（字褒園康熙庚戌翰林官鹽運使嘗來會先生）

王攄（字虹友時敏子著有蘆中集太原王氏昆季多才不啻過王謝而蘆中一集尤爲矯矯）

周籀書

王時沐（字惟新歙縣人寧人爲撰墓誌）

熊僎（字匪莪順治乙亥進士官曲沃縣嘗命輿迎先生入城）

仇昌祚（字振先生溯賢里人官潞州府同知會總兵劉進忠叛逼授僞職昌祚引錐

自刺餓十二日竊賊巢者三年湖平得昔從優議敍授惠潮兵備道旋以艱歸）

徐嘉霖（嘉興　以上四人均爲衍生議昏媒人）

王式吾　王九如（二人無考先生嘗奠之見年譜）

陸貢士　來復見（顧詩箋註）

先生之家人姻婭可考見者

顧蘭服（字國馨別號穆庵諸生能詩先生之叔少先生二歲先生有爲作行狀生子巖巖字大雲好學工詩嘗作落花詩百首傳誦輦下）

顧遐篆（先生之兄）

顧纘（字叜先生弟生子　洪善　洪泰）

顧子嚴（先生弟生子洪愼字汝嘉）

顧衍生（先生嗣子）

陳濟生（字皇士以廕歷官至太僕寺丞經亂歸田緝啓禎兩朝遺詩又命工傳寫明

三百年來忠臣義士像裝以爲册可稱好事矣見靜志居詩話）

申穟（字叔旂號梅江吳縣進士先生女甥壻）

王昊（字維夏號園前明諸生由薦舉授內閣中書舍人善詩歌呈吳梅村嘗歎其才爲天下無雙有當恕軒偶筆纂輯未覓見國朝耆獻類徵）

寧人先生門人之可考見者

朱烈（存杠子年譜中有王楊二門人疑楊卽以宗室之嫌冒姓名者）

王太和（以上二人見學侶考）

裘和敏德（嘗來受學年譜未詳其人）